

长桥万里

新嘉坡工厂

新嘉坡工厂

www.duxiu.com

丰台桥梁工厂史 长桥万里

中共丰台桥梁工厂委员会宣传部編
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单麻�胡同3号）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95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 印张：4 12/16 · 插页：4 · 插图：9 · 字数：103,000

1959年9月第1版 195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500册

统一书号：10071·407

定价：(6) 0.72元



1958年，朱副主席来厂视察。

CAERS/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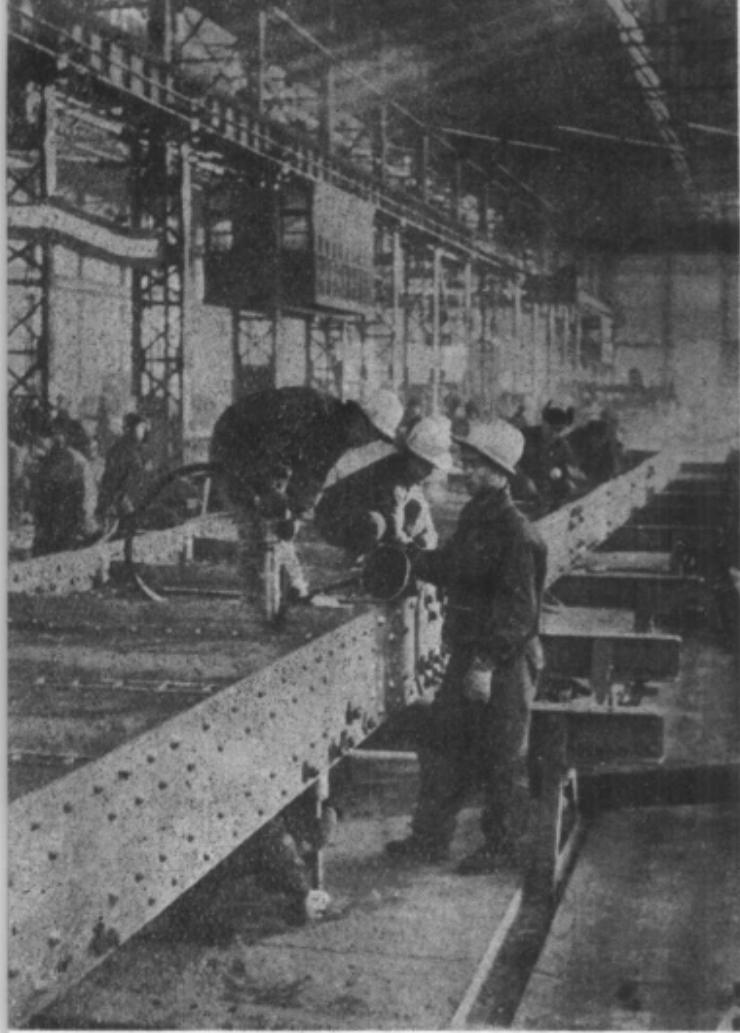
丰台桥梁工厂新建的厂房和工地。





丰台桥梁工厂輸送的鋼筋混凝土桥梁架設在我国各地長川大河上。





车间一角。



苏联专家来厂帮助工作。



工人的文娱活动。



工厂的宣传活动。

萬里長橋路已長
船台折扇天涯桑
廿年苦半懷故恨
今日宏圖志在陽

陳竹遠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五日

丰桥十八年

代序

回想当年桥梁厂，
毒蛇狐狸满地跑，
水坑葦子到处是，
工伤生病交厄运，
一天三顿混合面，
夜宿街头寻常事，
咚咚倉！咚咚倉！
高大厂房平地起，
生老病死有劳保，
一日三餐滿口香，
住的新房和大楼，
闲时打开收音机，
看看今天想过去，

工人处境太凄凉，
全厂只有几间房，
工人干活把水趟，
布告一贴开出厂，
小孩冬夏光脊梁，
屋檐下是“上等房”。
解放以后大变样，
水坑葦子一扫光，
劳动保护事故防，
歇班假日尽新装，
冬暖夏凉真舒暢，
听了北京听中央，
恩情要归共产党。

這是我們工厂工人的詩歌，它反映了工厂过去和現在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工厂十八年的历史使我們看見了过去的苦难，更感觉今天生活的幸福。通过新旧鲜明的对比，确实起到了工人自己教育自己的作用。我們想在厂史《长桥万里》誕生的今天，

在开头介紹一下我厂基本历史面貌，也許使同志們在閱讀工人所寫的文章時，能有較系統的幫助吧。

當同志們乘坐的從首都開出的列車，駛進了丰台車站，如果是夜間，你會從列車前進方向的左邊車窗上看到巍然矗立的煙囪，吐着煙火，直沖雲霄，在煙囪的下面，是一片明亮的電燈，照亮了豐台的南方；如果是白天，你就可以看到一片雄伟高大的厂房和迭放在附近的一些龐然大體積的銀灰色橋梁。稍留心一點，還可以看到廠的周圍，環繞着一大片建築群，它們是：子弟學校、夜校、托兒所、衛生所、食堂、俱樂部、浴室、照明球場、宿舍大樓和能容納千人的大禮堂……。更引人注目的是一座特殊高大的建築——自動化攪拌樓。這就是現在我們的工廠——豐台橋梁工廠的新面貌。

在閃爍着“豐台橋梁工廠”六個金字的大門下，每當汽笛一響，自行車成群結隊地馳馳着，幾千工人匆忙地從這裡進進出出。在總路線的照耀下，他們正以沖天干勁，在這新建的厂房里，為加速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緊張而愉快地勞動着。每年從這裡輸送出几百孔鋼筋混凝土橋梁，架設在各地的長川大河上，真是長橋萬里。於是許多天堑變成了通途，火車飛奔而去。長橋溝通了南北，為社會主義祖國盡了我們微薄的力量。

我們工廠的前身是一個破爛攤子，在日寇侵佔時代是兩個相鄰的工廠，一個名“橫河橋梁制作所北京工場”，一個叫“豐台洋灰制品廠”。前者建立於一九四〇年，日寇利用它來修理線路上拆換下來的破損鋼梁。這個工場雖然占有足足六萬多平方公尺的土地，却只有幾間極簡陋的放大樣和堆機器的棚子，總共不過六百平方公尺，占全廠面積百分之一。實際到處是水塘、雜草，工人都在露天底下干活。當時有一首刻划工廠的歌謠道：

工厂四大宝：
毒蛇、
兔子、
狐狸、
麻雀吵。

在这种低劣的条件下，日寇和他的监工每天瞪着三角眼，还动不动就拳打脚踢，迫害工人；工人们受着极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丰台祥灰制品厂”是伪华北交通公司在一九四四年建立的，专门制造混凝土电杆，厂房设备比桥梁工场虽然多了一些，但建筑质量非常低劣，接连发生塌墙事故，死伤了不少工人。厂内总计只有几十个工人，大部分随着生产的忙闲，时聚时散，产量很低。日寇投降后，这两个工场被国民党劫收，归伪平津铁路局工务处管辖。

那时，工人生活的痛苦是一言难尽的。吃的是混合面、棉花籽面、豆饼、黑豆、橡子面。混合面中还掺合着牛毛、驢毛等脏东西。有的甚至象工厂老工人王维乔回忆起当时所說：“我曾經检出粪里的粮食，冲冲洗洗，便煮着吃了。”即使如此，他們还經常挨饿。穿的情况更糟糕：单的改夹的，夹的改棉的，棉的改单的。工人每人只有一身破衣服，一年到头也不能换洗。住的是街头、屋檐、馬棚和席棚，工人中当时流传着一首歌謠道：

夜里更难熬，上面飞机（蚊子）叫，
下面榴弹加坦克炮（蚤子、虱子、臭虫）。

在日寇和国民党的反动統治时期，在地下党员的领导下，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了，向敌人展开了各种斗争：如反解雇斗争、

驅逐國民黨偽廠長、懲嚴他們的爪牙……等等，給廠史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一九四八年解放的炮声响了，丰台解放，工人的苦难从此結束。受迫害受剝削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新来了厂长和軍事代表，党的組織也建立起来了。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工人阶级啓蒙教育，开展了新紀錄运动，职工觉悟逐步提高，不仅迅速恢复了正常生产，新紀錄一个紧跟一个，并且为支援大軍南下貢献了力量。一九四九年春天，全厂工人以两天時間，突击修复了卢沟桥鐵橋，給大軍南下打除了障碍；軍区领导为表揚工人忘我的干劲，授予了一面紅旗，这是工厂有史以来的第一面奖旗。从此以后，工作分成两起：一部分工人不畏酷暑严寒，不怕山高水深地克服了无数艰险困难，繼續修复了京山、津浦、京汉、隴海、北同蒲等铁路上的許多桥梁（其中如京山綫的金溪河大桥、津浦綫的馬厂河大桥，破坏得极为严重，但是都提前完成了修复任务）。另一部分在厂里的工人，则积极改制和修理旧鋼梁，使产量不断提高。在一九四九年的紅五月，产量突破一百吨，达到了解放前的一倍。

經濟恢复时期，在党的领导下，厂內掀起了坚决鎮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群众运动，职工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检举反革命，打击貪污犯，自动踊跃报名直接参加抗美援朝斗争。在工厂生产方面出現了大革新：由过去只能修理变为制造，这时已經制造出二十公尺跨度的鋼板梁（在过去这些都是依靠进口的）。除工厂职工組織了志願支援朝鮮工作队，前去朝鮮參加工作外，在工厂中还生产了活动站台、軍用油罐和其他一些朝鮮前綫急需的物資。一九五一年工厂获得了全国铁路工厂优胜循環紅旗。

在經濟恢复的年月里，苏联专家对我厂进行了直接的帮助。

一九五〇年，苏联专家巴格洛夫来厂，他严格認真地指出了我們工厂当时在質量方面的缺点，并热情地提出了改进的建議。从此，全厂展开了抓質量运动，使鋼梁質量有了迅速的提高。一九五二年，铁道部苏联专家西林同志又来工厂，看到工厂所生产的混凝土管桩，引起了他很大注意，在他的創造性建議下，試制成功了“螺栓連接法兰盘式桩接头”。因而使管桩在工地上，能連接到任何需要的长度；同时还可使管桩接出水面或地面，直接做成墩台。使用这种管桩做桥基，可以代替过去既費錢費時間又不安全的沉箱基础，給桥梁工程帶來了重大的革新。

一九五三年，大規模經濟建設开始了。工厂进行大規模地扩建。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增产节约、先进生产者运动。这时在苏联专家魯达的具体指导帮助下，一个年產能力一万五千吨、建筑面积一万三千平方公尺的新型机械化制造鋼結構的厂房开始兴建了，到一九五四年五月全部建成投入生产。工厂鋼梁鋼結構的生产量，就驟然上升了三倍。鋼梁方面除提高到制造三十二公尺的跨度的板梁外，并进一步制造更大跨度的桁梁。其中技术复杂，質量要求极严格的，如湘江大桥铁路公路两用桁梁——跨度长达六十点五公尺，在这项工程上，工厂采取了“无孔拼装”、“套鑽胎型”、“机器样板”等工艺方法，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工厂生产的这些桥梁，除供应國內新綫铁路建設的需要外，并且支援了朝鮮、越南等兄弟国家。而鋼結構方面由鉚結发展到全部电焊，也更有力地支援了首都建設和國內各个兄弟厂的建設，如北京怀仁堂、北京政协礼堂、北京体育馆以及北京展览館、吉林化工厂、北京永定河的閘門等工程便是。

由于工厂混凝土桥梁制造部分的迅速发展，铁道部在一九五七年把全国桥梁工厂的生产进行調整，我們工厂便主要进行混凝土桥梁的生产了。这样，就使原来培养出来的一大批鋼結構

制造人材，大力地去支援了全国各地的其他建設部門。由此在混凝土产品方面，就得到了更迅速的发展，管桩的生产和使用范围也扩大了，全国各地公路、铁路桥梁以及海港工程，都大量采用着，并曾有力地支援了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設。

一九五三年下半年，工厂試制成功了普通鋼筋混凝土梁，最大跨度是十六公尺。一九五五年我們又新建了正式灌梁台座，改善了作业布置，使混凝土梁的生产能力，得到了成倍的提高。同年还試制成功了跨度二十三点九公尺的“預应力混凝土梁”，首批二十八孔架設在隴海綫的新沂河大桥上。一九五七年又試制成功了二十七点七公尺的“預应力混凝土梁”。由于这种大跨度混凝土梁的发展，大大减少了对鋼梁的需用量，为国家节省了巨量鋼材。

在以混凝土为主的发展方向中，工厂接連有更多的新产品試制成功。一九五七年試制成功的还有各种“預应力混凝土軌枕”和“电气化鐵道用預应力混凝土接触网支柱”。这一年，党又領導我們，将原来生产鋼結構的厂房，改建成为生产“鋼弦式軌枕”和“接触网支柱”的車間。这个車間每年生产的軌枕，足够供應鋪設三百多公里的铁路新綫。这种軌枕不仅在使用寿命上比普通木枕长三倍，而且为線路上节省了大量的維修費用。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工厂和上海大和石棉瓦厂一起，試制成功了高压石棉水泥管，耐压力达到国际标准。在党的支持和鼓励下，工厂的技术人員設計了成套的制管机和厂房。这种石棉水泥管，可以代替鐵管用于上下水道，以及用于輸油、通风和煤气等，对于节约鋼鐵管材，起了重大的經濟上的作用。

在党领导生产高速度发展的同时，更不断地关心着职工物质及文化生活。历年来新建的宿舍，有三万二千多平方公尺，达到解放前日本、国民党两个时期的建筑宿舍的八十四倍。解放

前的宿舍都是騎在工人头上的老板住的，工人哪能住得上？現在住新房的是新的主人——工人自己。生活上正如前面工人在詩歌中所写的“一日三餐滿口香，歇班假日尽新装，住的新房和大楼，冬暖夏凉真舒暢。”这与过去在旧社会是无法对比的。在公共福利和卫生設施方面，一九五三年工厂就蓋起了容納千人以上的大礼堂，同时建了能容納一百人沐浴的浴池。另外卫生所、工人俱乐部、职工子弟小学、食堂、各种球場等都陸續兴建起来。职工們的文化娱乐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工厂有自己的京剧队、話剧队、評剧队，各車間有自己的文娱活动和球类活动組織，經常举行会演和比賽。每星期自己还放映电影和电视，經常不断地邀請专业剧团来厂演出話剧、評剧和京剧。文化教育方面，也有自己固定的夜校教室和专职教員，并开办了扫盲、小学、初中、高中等各个班次。另外，还組織了技术学习，开办了技术課。

解放后的十年，工厂面貌日新月异，生产、技术上也不断有飞跃的新的成就。就拿管桩和电杆生产來說吧，在原設备的基础上，从平均日产四十多根起，一九五七年提高到五十多根；而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更进一步出現了日产一百五十多根的更高紀錄。八年来，在群众中涌現出不少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他們提出了无数的合理化建議，不断地改进工具設备、操作方法，解决了生产中的关键問題。象大家所熟知的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土专家佟兆珍同志，他改进了丁梁車間的蒸汽养固方法，不仅縮短了生产周期，也保証了产品質量。軌枕車間試制“鋼弦軌枕”期間，在佟兆珍同志創造性的建議下，利用普通鋼材和簡便設备，解决了需要几个厂协作才能制造出的“波紋卡具”。另外，象轉业軍人薛友同志，也創造了“冷压桩尖”的办法，代替过去“热煨操作”。类似这样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在工厂

里一下子很难叙述得完。

一九五四年以来，苏联、波兰、罗马尼亚、越南等兄弟国家的科学技术代表团以及在首都在我国其他城市工作的许多苏联专家，不断地来厂参观；一九五六年二月间，苏联政府派了三位专家来我厂考察管桩生产，工厂所编写的“管桩制造工艺”，列入了中苏技术合作协定项目，作为我国的技术出国资料。朝鲜和越南，也曾几次派员来厂实习。一九五七年在苏联运输工程部副部长列温同志的建议下，由中国铁道科学院主持，成立了“中苏合作丰台科学研究所”，进行混凝土新技术、新产品的科学的研究。一年多来，已取得了不少成绩。

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一九五八年是个不平凡的年头，工厂在整风、反右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光辉照耀下，掀起了学先进、比先进的生产竞赛，工人以冲天的革命干劲，胜利地完成了全年的跃进计划，生产总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八十。

苦战三年的第二年——一九五九年，是我国经济建设继续大跃进的一年。目前，全厂职工在党的领导下，以排山倒海的声势，大搞技术革命，开展高产、高质、高效率的红旗竞赛，创造更好的成绩，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在基建方面，工厂又要出现规模巨大的机械车间、铸造车间和专为试制新产品用的试验车间。全厂职工以最旺盛的斗志，豪迈的步伐，正在继续向前跃进，再跃进……。

(丰台桥梁工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 张志良

丰台桥梁工厂党委宣传部长 于 起)

目 录

丰桥十八年(代序)..... 1

在日寇、国民党的統治下

一、苦难的岁月

麦子回家	1
魔鬼大金牙	4
为了活路	8
惨痛的搬家	10
血和泪	13
父亲的死	15
我的学徒生活	17

二、我們要活下去!

桥头风波	21
洋灰厂的几件事	25
盼来了这批坏蛋	28
孟宪德的拳头	32

三、斗争! 斗争!

要面的故事	35
反解雇斗争的胜利	41

临时工的故事.....	51
-------------	----

在解放了的日子里

一、我們是新社会的主人

在解放的炮声中.....	64
从此我們永远解放了.....	71
治桥太夫显神通.....	73
第一面紅旗.....	80
搶修悟空河大桥.....	84
一个家屬的話.....	88
乔迁.....	93

二、友誼之花

和朝鮮人民相处的日子.....	95
越南散記.....	99
中苏友誼的花朵.....	105
支援首都建設.....	110

三、大跃进

胜读十年書.....	115
老徐师傅.....	120
土专家修兆珍.....	125
朱副主席来厂.....	129
从无到有的丁梁车间.....	133

編后記.....	140
----------	-----

苦难的岁月



麦子回家

鬼子厂长的办公室盖好了。孟家村的村长孟得有和警察所赵巡官，进进出出，和鬼子来往十分密切。这孟得有是这一带有名的地主，残害百姓可厉害着咧！自从投靠了鬼子，更是火上添油，他說杀誰鬼子就杀誰。这天他照例地带着酒肉奉承鬼子来了，吃喝之間，鬼子掏出一迭联合准备銀行的鈔票送給孟得有。

原来鬼子初到丰台时，划下鐵路北边孟得有的几十亩地做厂址。后来受了孟得有的贿赂，却改划鐵路南边这块“王八地”。“王八地”上零零散散的全是小戶人家的土地。这时麦子正熟，

還沒有收割。鬼子的鐵絲網一圈，窮人們一粒糧也拿不到了。而鬼子買這塊地的錢，却又都落到了孟得有的腰包里。鬼子廠長說：“你的以後大大的效勞！”

“一定的，一定的！”孟得有不住地點頭哈腰。

“你的效勞得好，廠里的麥子統統的給你！”孟得有聽罷，更加高興。

孟得有出了辦公室，高興得臉象紅燒豬頭似的，背着手，一搖一晃地在廠里轉了一圈。看到四旁無人，就停下來掏出怀里那迭鈔票，伸出指頭，沾着唾沫點了一陣。他看着這一片麥子全要歸他了，心里洋洋得意。又想收割以後，一定還得好好地報答日本人一番。

我們廠的一部分工人住在劉家村。下了班，他們常在道口那一排槐樹下和村里老乡們聊天。這天，給鬼子扫地的年紀小的工人，問一位大爷道：

“大爷，鬼子圈了你的地，給了多少錢？”

“鬼子不給皮鞭就好了，還能給錢！”

“我可是亲眼看見鬼子交給孟得有一大迭鈔票。聽他們在說，每畝地出價九十六元，每座坟是二十元哩！”小工人急急忙忙地說。

“什么！每座坟二十元嗎？”一個老乡問，“昨天孟得有怎么只給我七元呢？”

“這道理還不簡單，那些錢全吃到孟得有的肚子里去了！”

“孟得有這家伙嘴真饑啦！吃了活人还不够，還要啃起死人來啦！”

大伙兒越說越氣憤，這時我說：“聽說鬼子已經答應麥子歸他了。孟得有明天就要來廠里收麥子啦！剛才我在廠里見到他時，他还說：‘你們替我拔麥子，我請你們吃炸醬面。’”老乡們听

了，人人不安，但又没有办法。大伙心里却十分愤怒，有的說：“咱們找孟得有算帳去！”有的說：“誰吃他的炸醬面！咱們今夜就把麥子拔了，一粒也不留給他！”工人們听了，都說這办法好。老乡們感動地說：“只要你們能把麥子拔了，扔到鐵絲網外邊就行。外邊出事我們頂，要打官司我們跟姓孟的干！”

這時天已不早，住在劉村的鐵工、起重工等都來到了廠外。幾個人和打更的一說，拉了閘，鐵絲網上就沒電了。大家一起鑽進鐵絲網，五十個工人七手八腳地就拔起麥子來了。有个鬼子還以為這是給孟得有拔的，也過來拔了一會兒，還點点头說：“拔的好！拔的好！”二三十亩的麥子，就這樣很快地拔光了。老乡們早在鐵絲網外邊等着，等工人們把麥子一捆捆地扔出去後，便各自連夜搬回家去了。

第二天，孟得有帶着十來個長短工來了，一看麥子全沒了，便向鬼子廠長做了報告。鬼子廠長把工人叫到辦公室去，問道：“麥子誰拔的？”工人齊聲回答：“大伙兒都拔了！”孟得有一旁瞪得眼珠子都要掉下來了，恨不得上來給每人一巴掌。鬼子廠長又問：“為什麼拔的？”工人答道：“麥子在廠里就是我們廠的！”“我們沒吃的，麥子拔去吃了！”鬼子廠長無心多問，便喝道：“隨便拔廠里的麥子，大大的坏，每人打一棍，統統地滾！”二個早已拿着一根大棍子在門口等着了，工人們出去一個，他就狠狠地揍一棍。

孟得有着急地說：“皇軍，我的麥子就这样白白地沒有了嗎？”他急得几乎要掉淚了。鬼子廠長拍拍他的肩膀，兩手一張，顯出了无可奈何的样子。

(王新成談 黃修己整理)

魔鬼大金牙

一九四一年春天的一个中午，一列从石家庄开往北京的火車在丰台站停下。車上下来一个五十多岁的日本人，身穿黃呢制服，猴子脸上的三角眼显出凶象。站上几个小鬼子，这时正东张西望地寻找他們的主子。当他們发现一等車旁这个猴子脸的日本人，都連忙迎了上去，露出皮笑肉不笑的熊样。

原来这人就是横河大柜老白毛屬下的二包工，名叫山方吉太郎。早在一九三八年，在皇姑屯横河修造所时，不少工人已經認識他了。因为他滿嘴金牙，又毫无人性，大伙兒就叫他“魔鬼大金牙”。那时他还只是个小包工。因为压迫工人十分厉害，便升为二包工。这次进关来，关內除老白毛外，就数着他了。

不一会儿，几輛車載着大金牙的万貫家私，經過孟家村，来到了专为他修建的“鐵門宿舍”。最后两輛車上，坐着个胖得象头肥猪似的女人和两个小孩，这就是大金牙的一家。从此，丰台桥梁工厂便来了“太上皇”。

大金牙来厂后，要工人们提早上班，延迟下班时间，每天都到伸手不見五指时才收工，有时还开灯加班。大小工头也盯得更紧，象狼狗一样地監視工人。大金牙的点子很多，除了在厂里到处溜蕩外，还經常躲在厕所、旧桥梁存放处、葦塘的东南两头，看到誰要偷偷休息，上来便拳打脚踢。那时，工人真是沒一个不挨打受罵的。

起早摸黑地干不多久，工人們個個眼睛布滿血絲，又餓又睏，身子沒有力量。下了班回到工房，往坑上一躺便呼呼睡去。有一天一睡睡到天亮，大伙兒醒來吓得額頭直冒冷汗。偏偏這天大金牙天剛蒙蒙亮就已經起來了，起來後就去敲上班鐘。可是好久不見人來，到車間一看，一個人也沒有。氣得他直奔廠門口，工人們進來一個，就給一個巴掌。

大金牙這一怒，中午也不讓工人們休息。大伙兒精疲力盡，連口熱水也沒喝上，肚子里拼命“打官司”。大金牙喝足老酒，吃飽飯，來到廠里一看，大伙兒停下來準備下班了，頓時臉黃臉色變成鐵青，大喊大叫，命令工人們繼續干。大金牙一時兽性發作，見人就揍。大伙兒只好忍着火、壓住餓，又干起來。當時有個陳起，他家里還有老母親。那時的工錢自個兒都吃不飽，那能維持兩口人的生活。陳起每天都只喝兩頓稀的。日子長了，餓得皮包骨頭，身上沒多大力氣。經過這天一上午的勞累，到中午實在干不下去了。看見大金牙過來，只好咬着牙強撐着干。不一會兒，眼裏冒金花，天旋地轉，便暈倒了。大金牙過來，狠狠地朝他身上踢了兩腳，看看旁邊有人圍上，又伸出拳頭，向他們揍去。這時陳起瘦巴巴的臉變得灰白，四肢發涼。大伙兒看大金牙走遠了，偷偷地把他背到一旁，摸摸胸脯還跳動，便給他喝了几口涼水，才慢慢地醒了过来。

下午落起雨來了。露天干活的工人們，全身都被淋濕了。地又濕又滑。鑽孔工人王慶山正在鑽眼，不小心滑了一腳，把眼鑽歪了。這時，身穿雨衣，腳穿大皮靴的大金牙，氣凶凶地過來，不問青紅皂白就是一耳光。王慶山剛要開口解釋，大金牙又一脚踢來，氣得老王放下工具就跑。

在廁所里，大金牙已經呆了好久。這時候，給打風機挑水的老高風賓來了。大金牙一步串上去，迎面就給了老高一巴掌。老

高摸不着头脑。到厕所解个手也挨揍？不想大金牙又是一脚过来，还骂道：“磨洋工的大大的打！”老高见势不妙，赶快逃跑了。

大金牙就这样天天打骂工人。工人們恨死他了，背地里詛咒他一定沒得好死。

* * * *

三九天，粘土冻得比石头还硬，葦草枯黃，积水成冰。有的工人們还穿着洋灰紙袋做的衣服。小土屋兒，炕蓆已經磨破，被子稀烂得象网子。深夜里狂风一陣紧似一陣。破被子只能盖住半截身子。劳累了一天的人們又被冻醒了，在床上打着哆嗦。这就是穷哥兒們的生活。

这时候，“铁門宿舍”里灯光亮得象白天。四周有两只狼狗来回巡逻。三更半夜了，屋里玩麻将的声响唏哩嘩啦的。大洋爐里烈火熊熊，屋裡温暖如春。大金牙和一群日本大小包工头，喝着酒，抽着烟，正在賭錢。就象一群野狗爭食似的，輸了的又詛咒又謾罵，贏錢的哈哈狂笑。那个肥得象老母猪样兒的女人，一会儿扭着屁股招待客人，一会儿一屁股坐在大金牙腿上，一只手搭在他肩膀上，嘰嘰咕咕地发着議論，殷勤獻策。大金牙的儿子小金牙，也站在他老子身边，問这問那地学得起劲。

真是“兔子尾巴不长”。大金牙要滿足他的酒肉生活，自然得加紧压榨工人、貪污錢財。但是工人哪有心思好好干活。这一来，桥梁厂的生产降低，收入也减少了。而且大金牙的腰包又是个无底洞，錢經過他的手再交上去，就不多了。頂头上司老白毛刮不了油水，对大金牙就大不满意。于是便狗咬狗地咬起来了。大金牙自然敌不过老白毛，一九四三年，便被老白毛甩到济南去了。大金牙到了济南以后，狗性难改，仍然是花天酒地胡搞一气。不久据济南来人說，大金牙因为斗不过老白毛，肚子里先

憋了一股气，加上喝多了酒，酒在肚里烧了起来。一陣絞，一陣抽，就裂开来了。这个欺压中国工人多年的魔鬼，就这样的見他媽的天皇去了。

(王不鈞、洪英秀談 呂惠文整理)

为了活路

一九四零年，我家乡連年閑水，村里人都說：这年头是“爹死娘嫁人，个人顧个人”。我由丰台回家，看到家里的人餓得面黃肌瘦，脖子細长，說話都上氣不接下氣了。实在不忍心，就把他們全接到丰台来，在刘家村西头找了一間房安置下来。

当时我在厂子里，每月的工資是十六元五角。豆餅面二角一斤。厂里每天发三斤粮食，月底扣錢。工人們每天上班都帶个口袋，下班时就排队領粮食。发給工人的粮食全是发霉的麦子、高粱、混合面、毛面等。如果发麦子，当晚就得推成面，不出麸子就吃。有时忙到夜里十时还吃不上。如果发毛面，还得用篩子篩。篩里要放块棉花把毛滾出去，否則窝窩头里就千絲万縷的尽是毛。但有时也只好連毛一块兒吃下去。

每天三斤粮，一家四口人怎够吃？有錢时就到市上买点花生餅、豆餅摻合着吃。有一个星期天，家里沒有粮，晚飯沒着落，我把一个自己造的鐵洗衣盆卖了三块錢。当天赶进了城，到广安門一家粮店去买粮。粮店前面排了很长的队，我挨在后边。等我买到了十斤花生餅、五斤玉米面、十斤白薯干时，天已經黑了，就赶紧往回赶。

回到家里，已經有十點鐘了，我說咱今天吃个好的。什么是好的？就是用棒子面做几个“两面焦”。那天我真餓急了，一气吃了四个“两面焦”。我老婆看着我那餓样，說：“什么时候咱們幹

餚盆里能有剩窝窝头，就知足了！”我老婆連窝窝头还舍不得吃，她只拿些花生餅在爐上烤烤，吃上一些，再喝杯水，就算饱了。

实在吃不饱时，心想：鬼子是明着搶劫我們，我們也就只好暗着拿。开始用厂里的鐵板做成水壺、爐子、水桶等东西，再拿出去卖。后来連电石、油等什么都偷出来。偷的方法神出鬼沒，想尽一切办法不叫鬼子发现。那时天天下班要搜腰。偷油的就作个半圓的洋鐵筒，弧度和大腿一样，綁在腿上打好裹腿，不注意就摸不出来。我們給偷起个名兒叫“上貨”。下班前半小时是“上貨”时间，彼此互相看着鬼子和工头。“上貨”以后，心里咚咚直跳，总担心被鬼子們发觉！当时，也知道发觉以后就得被抓到宪兵队去灌凉水，叫洋狗咬。但是为了活下去，只得拚着性命偷！

一天晚上，西北风呼呼地刮得天昏地暗。我想今天天气不好，正是偷的好机会。就捆好两領席子，悄悄地順着鐵柵栏抛到厂外去了。十一时下班后，看看四下无人，扛起就走。刚走到孟村拐角南边，电筒一亮，迎面传来噠噠的皮鞋声，吓得我那么冷的天还出了一身汗。我想：这下子要完了，非弄到宪兵队去灌凉水不可。当时也巧，孟家村园子边上有个玉米秸夹的厕所，我把席子往道边一扔，就蹲在厕所里裝大便。刚一蹲下，过来了四个人。我順着玉米秸偷偷地往外一看，原来是四个下夜的警察。等他們走远后，我从厕所里出来，还不敢扛起席子走。我想从此再別冒险去偷吧！但是肚子吃不饱，不能白白等着餓死呀！我搖了摇头，舒了口气，順着材料厂东边的小道，又把席子扛回家去了。第二天卖了一块錢。

(翟文煥)

慘痛的搬家

日本鬼子进关的第四个年头上，还有三天就过旧历年了。按乡间流传的俗语，这时正是“腊月二十七，家家杀年鸡”的日子。可是我家哪有一点儿过年的味儿。

那几天，连日下着大雪，东北风吹来，寒冷刺骨。道路上结着冰，一走一滑。傍晚下班后，我急急地回家了。只穿着一件七零八落的破棉袄，和一条油包一样的夹裤，走在路上冷得要命，全身发抖。走到门前，看见我老婆蹲在井台边洗衣裳。我们家里穷得连一只洗衣盆也没有。这么冷的天，只好到井边在井槽里砸开冰凌洗。她在这儿搓啊搓啊地洗着，看着她那样儿，我真心痛。说话就到大年了，她怀孕已九个多月，眼看就要临产。可是我那时一个月只有十五块钱的工资，买粮食、买煤球、交房租已经全用光了，还什么都没有替她办哩。

晚上，我们烤了一会火，到西屋里跟孙大嫂商量过年包顿饺子吃的事，忘了料理一下火。一会儿，忽然闻到烧布的气味，我连忙跑出来时，黑烟已从我家的窗子里冒出来了。走近一看，火苗子上了顶棚，人进也进不去了。我搬开窗户冲进去，邻居们也急忙提水，帮着救火。好久，火才熄灭了，可是屋里一片焦黑，仅有的一床破被和炕席也都烧了。我老婆低着头，瞅着那些烧得焦黑的布片发呆。

第二天，我只好回到老家，又拿来一床七零八落的旧被，她

七拼八湊地加上燒剩的破布頭，縫縫補補的算是成了一條被。這個年頭我們就是這樣過的。

過了年，正月初十，我老婆告訴我，她肚子已痛了好幾天。對第一胎小孩，我們都沒有經驗，我還想她是不是受了涼呢？就給她弄了一碗姜湯，以為暖一暖肚子就會好的，誰知肚子痛的更厲害了。半夜里，我把同院的劉大嫂、孫大嫂叫起來，她倆說我老婆要生孩子了。我急着想出去找個接生婆，可沒等我出門，孩子就生下來了。我們什麼東西都沒準備，就連一張草紙都沒有，只好用一些被火燒焦的破棉絮，把娃娃給包了起來。我看著孩子那張疼人的又紅又圓的小臉，鼻子里一陣陣地直發酸。本來，孩子出生後，大人得吃點有營養的東西，可是家里什麼好吃的也沒有，只好向隔壁孫大嫂要了塊餅給我的老婆壓壓心口。

真是姜太公賣面——倒霉的事都趕到一起了。天亮的時候，院里來了幾個戴墨鏡拿文明棍的家伙，洋里洋氣，嘴裏嘰哩咕嚕地說著什麼。我暗想，遭殃的事又要臨頭了。果然，第二天房東告訴我說：“新民會”看中了這所房子，要我在三天以內搬出去。天啊！搬到哪裏去呢？那年月找房子可是比什麼都困難呀！晚上，我躺在床上翻來覆去，天明也沒合上眼。早晨，我找房東呂六奶奶商量，是不是可以緩些日子搬。呂六奶奶也為難地說：“新民會的命令，不敢違抗呀！你還是快想办法搬吧。”我回到屋裡，看到剛落生的小孩，面黃肌瘦的妻子，心裡象刀割一般難受。窮人真沒個活路啊。我眼眶里充滿了淚水，但我忍住了沒讓它掉下來。

在工人們的帮助下，費了許多周折，最後总算找到了一個安身的地方。那是村南一間存柴草放農具的小棚，很矮，進去直不起腰。窗戶是麻杆編的，上面糊着几片洋灰紙，風一吹，呱噠呱噠地直响。

搬家那天，我老婆身子軟的不行，腿直打顫，但只好咬着牙下炕来了。我搀着她，替她在耳朵里塞上棉花，包好了头。千万别受了风呀。照平常的說法，产妇在月子里見不得风，說受了风，就沒法治。我把孩子也裹了起来，抱在怀里，扶着我老婆，就这样地搬了家。那天天气寒冷，我老婆平时受惯折磨，倒沒发什么大病。孩子受不了这风寒，着凉了。孩子生了病，又沒有足够的奶水吃。又冻又餓，沒几天，可怜的孩子就死了。

我們的第一个孩子，就这样地被搬去了他那小小的生命。

(翟文煥)

血 和 淚

听石景山鋼鐵厂的几位工人說，那边的情况好一点。那就碰碰运气唄，也許在那里能混飽肚子。我和几个难兄难弟，就是怀着这种希望，走进石景山鋼鐵厂大门的。

看起来好象不坏，蚕豆面里虽然掺着烂毛，但还能吃饱。可是一吃下去，才知道誰的肚子也受不了。吃上这种东西，要喝大量的水，肚子胀得象桶一样。这且不说，最难受的是消化不了，肚里象装滿了生铁。日子久了，跑肚拉稀，成为人人必得的病。

工厂差不多变成垃圾場了，到处是粪便，臭气熏到洋鬼子的嗓門上了。不久，厂子里就流行起霍乱来了，工人們每天都有倒下去的。鬼子看見事情不妙，馬上把病人隔离开来。一間屋里只要有一人拉稀跑肚，整个屋子就被封锁起来。不准走动，誰也不能出屋。因此，誰要是有了病，都不敢讓人知道，也不敢呆在屋里，只好偷偷地在高粱棒子地里来回跑。有的人在半路就倒下去了。

第一天，万恶的鬼子指揮着一批汉奸、伪警、狗腿子，把一批病人拉出来，在鋼鐵厂南門外的臭水坑里活埋了。那些臭水坑里积滿了烏黑的臭水，看着都叫人噁心，可是，狗腿子們就把六、七个病人，一个个活活地扔进去了。扔进去的病人，在里边喊叫着，挣扎着；可是那些狠心狗肺的家伙，还往里边撒石灰。灰粉和黃土攪成一片，不多一会，水坑填滿了，喊叫的声音也慢慢低

下来了。我看見有两个病人，用尽最后一把力气，喊叫着爬了出来。可是立刻又被端着枪、穿着大皮靴的鬼子踢下去了。人命就是这样地不值錢啊！

在那伙遭難的工人中間，有一個裝吊工仇道山，他原來和我同在橋梁廠干活，因在橋梁廠里過不下那些苦日子，才換了地方。可是尋找到的却依然是這樣一條死路！當時他拚命掙扎着，剛從泥糊里探出頭來，還沒有挺起腰，就被鬼子一脚踢倒下去了。狗腿子們怕他再爬出來，又在上面壓上了厚厚的黃土。他們都這樣慘遭毒手死去了。想想過去，能夠活到今天是多么不容易啊！我永遠也忘記過去那些血和淚的日子！

（王丕鈞談 呂惠文整理）

父 亲 的 死

一九四三年的一天，我下班回到家中时，看見炕上躺着一个人，有六十来岁，只穿着一件破大褂，光着脚丫子，瘦得只剩骨头。那人听见有人来了，忙从炕上爬起来。啊！这不是我的父亲嗎？“爹！你怎么来了？”我問。他只答了一声：“沒吃的。”

我的老家在山东。家里有父亲、嫂子、妻子、两个侄兒和一个孩子。这年閹旱，我們全家出外討飯，拔野菜。父亲年老受不了，就跑出来找我。他一路拿着信，問到丰台来了。可是，那时候我一天工資只能买一斤半棒子面，一个人吃都不够，那能再养得活我父亲呢！我只得找到厂里的工人們說：“爺們！怎么办？我父亲来了，給想些办法吧！”工人們帮我在厂里检了些破銅烂鐵。但我看到厂門口那几条鬼子豢养的大洋狗，心里就直害怕。想想這事兒干長了还是不行。怎么办？只有在吃上打主意了。就买了棉花籽，每一斤棒子面里摻上三斤。

每天，我和父亲在房子外边燃紅了鍋，把棉花籽倒下去炒熟了，就在石碾上碾碎。碾碎后，一斤棉花籽只能篩出一两面。我們不敢篩，連皮帶絨地一起摻到棒子面里。吃了这样的窝窝头，別的不說，拉回屎就得一小时。父亲年紀大，每天帮着我轱辘轱辘地碾一陣。蒸出窝窝头来，他只能吃一个。老人家吃下这东西，身子頂不住啦！不久就得了病，一天到晚直打嗝。

自从父亲有了病，我就十分担忧。万一有个三长兩短，离家

这么远怎么办？我每天把窝窝头端到他面前，他啃两口就吃不下了。我东奔西走的，希望找一个比較好的活来干，多掙几个錢，讓父亲养好身子。最先我离开了桥梁厂，到天桥一家鐵鋪去干活。后来工人們又拉我一起上了石景山鋼鐵厂。我每天干完了活，买了吃的，就从石景山老远老远地赶回丰台来。我把吃的給了父亲，又請邻近工人的家屬多照顧一點兒，就摸黑趕回鋼鐵厂。可是我父亲的病还是越来越沉重，开始还能掙扎着下炕去拾些柴火，过不多久，只能整天躺在炕上喘气。我看父亲再不治就完了，拚着餓几天肚子也得請个医生来。就到丰台一家小藥鋪，請了个中医。医生草草一看，說：“你父亲的病，我沒把握，這是內里中了毒。你准备吧，五天以內好就好，不好就完了！”我求他給开个方，他說：“吃藥也是白搭！”这时，父亲喘得更加厉害。我坐在炕边，他看着我想說什么，可是已經一句話也說不出来了……。

三天以后，我下班回家，父亲已經咽气了。几块木板，几根鐵釘，就这样地埋了我父亲。連一張紙錢也沒燒。

走出我們廠的北門不远，現在還可以看到右边有兩棵白楊樹。我的父親就埋在那兩棵树下啊！

(董家森談 黃修已整理)

我的学徒生活

当我走进机配车间的时候，被那高大的厂房吸引住了。我看見許多紅光滿面的青年男女，站在崭新的机床旁边，为了祖国的建設事业紧张地劳动着。这是多么愉快和幸福的事啊，使我情不自禁地回忆起我过去的学徒生活。

一九三六年，我才十六岁，托人介紹，到了天津河北三条石三义成铁工厂去作工，从此我便开始了学徒生活。

在旧社会里，当一个学徒可不容易啦。首先得签一份象“卖身契”一样的合同。合同中規定：学徒时间是四年，期满后要謝师，如果不謝师，那么还要延长时间。同时还規定：在学徒期间，徒工要是投河、跳井以及发生其他伤害事故，厂方概不負責。这样一来，資本家、老板的血腥剥削，牛馬似的打罵，便成为合理合法的了。

刚去的第一年，就是給老板盛飯、买菜、搭床鋪、扛行李。工作也只是抬抬扛扛，根本摸不到技术活干。一到晚上，收拾摊子，扫地，倒铁末。一天工作完了，累得人两腿直打哆嗦。

吃饭时候也有規矩：掌柜的和师傅坐着，徒弟站在一旁。他吃着一碗饭，就赶快得准备盛下一碗。稀的稠的，要听吩咐。更可恨的，是吃饭前讓你买东西，一个銅子要买三样。吃早点时买几个小子兒的虾皮，几个小子兒酱油，另外还加点香菜。吃晚饭时，又要买麻酱、虾酱，还要点辣子。这还不說，买小菜一定要东

北城官銀號“東仙居”醬園的，來回三、四里。有時等買菜回來，飯涼了，菜盤也空了，只好到廚房去吃點殘湯剩飯，但還得挨廚房大師傅的一頓訓。

提起睡覺休息，就更糟糕，每天得給老板、師傅搭鋪，扛鋪蓋，扫屋子，一直侍候老板上了床，這才能上自己的小樓。所謂小樓，是用幾塊木板釘好吊在半空中的床。人在上面站不直，只能彎着腰。鋪蓋破爛肮脏，穿着滿身油泥的衣服，一躺在床上就睡着了。可是天不亮，掌櫃的就叫：“起來呀！起來！”要是起得晚一點，就有人站在梯子下面等着，下來一個打一個，不管腦袋屁股就是一棒子。

大家知道旧社會里做童養媳的苦難，可是那時我們學徒也好不了多少。我記得當時有首歌謠是：

當學徒，	苦黃連，
勤雜事，	一大串：
買醬醋，	帶油鹽，
洗衣裳，	尿盆端，
要喂鷄，	帶刷碗，
領孩子，	把門看，
從早起，	忙到晚，
學技術，	沒人管。

* * *

當學徒，	不給錢，
穿和戴，	自己管，
衣服破，	鐵絲纏，
擰疙瘩，	心里酸。

* * *

夏日到， 心里烧，
汗流油， 实难熬，
想洗澡， 沒有票，
連吃飯， 都不饱。

我整天光着膀子干活。除了白眼珠以外，浑身上下全是漆黑的。由于生活的折磨，我长了一身铁刺，几乎成个铁刺人。坐不下躺不得，又发高烧，吃不下东西，走路也沒力气。

老板見到这种情形，把我叫到賬房說：“給你两毛錢，回家休养吧！”我家离天津有五、六十里地，买一張車票也得四毛五分錢。没有办法只得下地走。第二天，我很早就起床，浑身痠痛，迷迷糊糊地动身了。走了一段路，实在走不动了。我买了两个餅，喝了点水；又花了一毛錢，坐了一段大車。快到家时，太阳已經落山了。一到家，睡了个两天沒起床。自当学徒以来，也沒有睡过这样的飽覺啊！家里东借西凑地给我买了几付中药，可是吃了不見效。后来找了西医，每天抹点药膏，一个月后，才又回到工厂。

在我們那个厂子里，每年九月九日要吃一顿犒勞（掌柜請徒弟吃一顿好的，所謂好的，也不过就是干飯、汆丸子），以后就开始干夜活，一直干到过年。每天名义上說干到十点，可是常常过了十二点才能休息。日子久了，困得連眼也睜不开了，于是就用冷水去浇头，稍微清醒一点又接着干，困了再浇。就这样身体漸漸地垮了。眼睛发紅了，得了夜盲症。这吃人的社会吸干了我的血，弄得我皮包骨头，精疲力尽。最后又病倒了。

等病一好，我又回到工厂，繼續干夜班。有一天夜里，我在刨床上干活，快十二点了。多日来的夜班，实在困极了，能睡一下多好呀！我想着、想着的……忽然看到了一个干净明亮的工

厂，白天干完活后，就可以回家。家里不愁穿，不愁吃，真好呀……咚！不知哪儿一声响，我惊醒了，原来是一场梦。睜眼一看，糟了！刨刀走过了刀架子。师傅看見后，二話沒說，立刻給了我一个耳光，打得我眼里面直冒火星，耳朵里呜呜直响，好半天說不出一句話来。

那时学徒要是把活干坏了，师傅就找两个人接着头，用脚狠狠踢。什么时候踢累了，打累了，挨打的人也“口服心服”时，这才了事。

就这样，我熬过了四年的学徒生活。我虽然作了正式工匠，可是压在身上的担子，仍然使我喘不过气来。老板不敲打你的身体了，却更残忍地榨取你的血汗。我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一九四零年，听说石家庄桥梁厂招人，我和几个师兄弟，扛着行李，告訴老板說回家拆洗去，趁机就跑来了。

石家庄桥梁厂不久就迁到丰台。我原想寻找一个比較好的地方，可是跳出了火坑，又走进了枯井，我在丰台还是过着苦难的生活。

(翟文焕写 厂史编写小组改写)



桥 头 风 波

一九四三年的初春，鬼子下了一道紧急命令，叫工人們出发到楊柳青去修桥。这年春寒，天气暴冷，冻得人手指都伸不出去。工人們穿着破烂的单衣服就出发了。

到了楊柳青，民房住不下，只得在工地上搭工棚。晚上睡到半夜就冻醒了。吃的是发霉的高粱面。可是就连这个东西，也越来越少，漸漸吃不飽了。

說到干活，鬼子是不管你死活的。規定每天劳动十小时，可是天天总是两头摸黑，要干十二小时以上的活。遇上风雪天，工

人們就更遭殃啦，有時几个人抬一根粗重的木梁，搖搖晃晃，走不到地頭就有人倒下了。腦袋縮到皮領子裏的鬼子哪管這些，走過來冲着头就踢几脚。

大伙兒再不能忍耐下去了，喊着要散伙。工人們向鬼子一再提出的按工時發給工資的要求被日本工頭西山拒絕了。有的人卷起鋪蓋就走，可是大部分工人因無處可走，便起來向鬼子進行鬥爭。

一場風暴起來了。一天，以王丕鈞為首的起重工和其他工種的工人洪英秀、徐大田等人，聚在一起討論罷工的事情。大家議定，當舊橋拆卸下來，新橋沒有安裝好的時候，來個全體罷工。

罷工的頭天晚上，工人們回到住地，各自尋找好隱避的地方，躲藏起來。決定第二天誰也不去上工，只讓王丕鈞和洪英秀去“頂杠子”。

第二天，天一亮，他們兩人就到了工地。工地上靜悄悄的，那些拆卸下來的橋身、破梁架、起重工具都亂堆亂扔在地上。他們走進工棚，劈了些木柴燒起火來，身上暖和了，好象添了一股子力量。

王丕鈞是個性子剛強的人，吃過無數苦。自進了橋梁廠，他已和工人們在一起，向鬼子作過幾次鬥爭了。這次鬥爭，他懷着滿腔熱火，就是天塌下來他也要用身子去擋。老洪却有點不安，他一邊烤着火，一邊說：

“老王，萬一鬼子蛮不講理，就拿我們兩個問事，那我們可對付不了啊！”

“那有什么，”老王說，“該怎辦就怎辦唄！有大伙兒哪！”

“可是我們得防備着點喲！”老洪說。

兩個人商量好了，如果鬼子來得少，他們要是先動手，那就撲垮他們；要是來得多，動起手來抵擋不過的時候，那就向楊柳

青跑。这时，弟兄們在下面也已做好了准备，都在窺望着工地上
的动静。他們兩人各自拾起一根錘把，靠在門邊等着。

木柴劈哩巴拉地燒着，黑煙冲到了棚外。这时工地上已經
大亮。几个鬼子看到別的工棚都靜寂无声，就直向王不鈞、洪英
秀燒着火的工棚走过来。

打头的正是西山，他一跨进門来，就气势汹汹地問：“人的沒
有？”

“沒有，人的不干了！”王不鈞和洪英秀都站起來了。

“不干的什么？”西山吊起了他那两只凶恶的眼睛，又問道。

“不够吃，人的不干。”老王和老洪帶理不理地回答。

“不干的不行。”鬼子西山急了，发青的脸冲血了。

“沒錢哪有人！”王不鈞毫不示弱，手里紧握着錘把。老洪也
警惕地守立在門邊。

西山滿臉凶相，在工棚里向王不鈞他們两个看了半天，从地
上拾起一根錘把，走出工棚去了。他在別的工棚里出来进去，沒
有找到一个人。最后跑到伙房，在厨工王春成头上，打了个大包。
他还不甘心，怒气冲冲地跑回来問王不鈞：“人的哪里去？”

“有的上北京，有的回家了。”

鬼子西山提着錘把，干瞪着眼，站在那里。老王和老洪緊盯
着他的举动，和西山相持着。就在这时，鬼子大老黑、大金牙也
都赶来了。一看到这种僵局，几个鬼子一咕噜，沒有动手，却軟
下来了。大老黑說：“你們要錢的給，人的能來嗎？”

老王和老洪彼此看了看，說道：

“人都走开了，这是大伙的事，要是不給漲錢，他們是不回來
的！”

“漲，漲，一定要回來。”鬼子們說罢，便匆匆地走了。

工人們看到鬼子一走，大家都高兴地圍了過來。聽說鬼子

要給漲工錢，有的人活動了，也有人悶悶地想着心事。後來，你一言、我一語的，說鬼子的話禁不住。可是為了生活，大伙兒只好決定先復工再說。“看他回去后拉什么屎！”有人這樣氣憤地說。

等到修完了橋，工人們挨餓受凍，一个个都面黃肌瘦了。在回廠的路上，哪個不想漲工錢，家里老婆、孩子都等着哪。一回到廠里，王不鈞和王新成就去揃鬼子西山，工人們眼巴巴地等着。

在修橋期間，鬼子為了安定工人們的心，曾經實行了糧食配給制，這時要算老帳了。算來算去，工人們的工資被克扣得沒有幾個了。工薪低的工人還得倒貼。原來說要按十二小時開支的工薪，鬼子也不認賬了。西山摊開兩手，得意地說：

“還說的什麼，好好干活吧！”

王不鈞被激怒了，他大聲質問鬼子：

“你說的話算不算話？”

鬼子西山突然從炕桌旁站起來，冷不防給了王不鈞一耳光。打得王不鈞頭里發悶，眼冒火星。一股怒火實在壓不住了，“揃就揃唄！”他從地上拾起一根搗火的鐵棒，就沖着西山的頭上打去。但被王新成擋住了。

工人們聽到了這消息，個個都切齒痛恨，決定再也不干了。大家散伙回家。

當時大伙的情景是十分淒苦的，大多數工人窮得精光。工人們有的甚至抱頭互相哭起來了。但還是忍痛散伙，各自尋找生路去了。

儘管在幾個月之後，鬼子又從石景山鋼鐵廠等地，把他們找了回來，儘管後來工資也有點提高，但水漲船高，物價一天數變，工人的生活還是無法維持；那種沉重的權壓依然象大山一般圍在工人的肩膀上。

（王新成、王不鈞、洪英秀談 張時魯整理）

洋灰厂的几件事

(一) 康金铭用计玩鬼子

一九四四年六月间，工人們干一天活，一頓飯只給两个混合面的小窝头。小伙子們哪里吃得饱呢？每天只是空着肚皮干活。干慢了一点，鬼子的皮鞭就会落在身上。那时候，真是眼泪流到肚里，憤恨藏在心里。可是只要包工头子一走开，弟兄們就給他泡上了。日子久了，工人們覺得光泡還不解恨，于是捉摸着要用其他更妙的办法。

康金铭綽号小孔明，是个开旋轉机的。有一天，他把卡瓦上的大輪往邊一靠，使电动机干轉吊不起車，弄得变速机过力，吸力閘也不灵了。康金铭裝着很着急的模样去找鬼子說：“太君！机器坏了，我修了半天也沒修好。”鬼子一听，連忙走到机器跟前去检查，但看看这，摸摸那的，却找不出个毛病来。这时候，康金铭裝出很着急的样子，手忙脚乱地修理，旋轉机却越修越坏了。机器老是修不好，别的工序也只好停工。这一次工人們足足有三个月沒有干活。

(二) 干磨机器

自从康金铭用計玩鬼子之后，大伙兒都說这种办法妙，脑筋都轉到机器上来了，总想法要把鬼子的机器搞坏。

洋灰厂所有的机器常常都要加油。当时，电机使用的是花生油，机器轴使用的是車軸油。但有时都用花生油。不加油，就会磨坏軸，烧坏机器。于是有人提議把油全拿走，来它一个干磨机器。大伙全說：“对！”从那时起，无论是否是开吊車的，开旋轉机的，开混合机的，挂勾的……吃完午飯后，只要瞅見包工头不在，就裝上一飯盒油。下工后便带回家去。碰到装上的是花生油，还可以吃上一頓炸油餅呢！

机器沒有油，当然要坏。

机器坏了，厂里就停工。工厂一停工，鬼子就哇哇地直喊。工人们听到鬼子喊，心里都逗得直乐。

(三) 痛打长谷川

一九四三年九月的一个下午，日本瓦工包工头的綫垂丢了，楞說是中国工人王鑫偷的。工头找大包工长谷川告状。指着王鑫說：“王鑫坏了的，有小偷的干活，良心大大的坏了。”鬼子长谷川听后，咧着大牙說声：“巴嘎！”就朝王鑫走去。

王鑫正在制圈房外面干活，看見长谷川和瓦工头怒气冲冲地直往他身边走来，还没弄清楚是什么，长谷川的拳和脚都一起往王鑫身上落下来。

工人们馬上把这件事告訴了开吊車的魏德祿。魏德祿是一个爱打抱不平的人，在工人心目中威信很高。他听到后，連忙招呼了几个工人，每人提了根木棍，赶到制圈房来了。刚巧在门口，碰上了长谷川，魏德祿就問：“你为什么要打王鑫？”长谷川看見中国工人竟这样的对他說話，二話不說，随手就給魏德祿一嘴巴。魏德祿一面說：“你講不講理？”一面左手一晃，右手却对准他的脸门就是一拳，刹时长谷川鼻血直流。鬼子当然不会罢休，刚想动武，魏德祿右腿一勾，又給鬼子来个倒栽葱。摔的鬼子啊

呀呀地直叫。

这时工人们都围了上来，大喊：“打！打！”长谷川见势不妙，便鑽出人群，往北逃跑。一边跑，一边嘴上直嚷：“找衙門去！我衙門去！”大伙兒哪管这一套。不知誰喊了一声，“追！”大家齐声响应，都朝长谷川追去。

长谷川看見工人们都追来，心里真着慌了。他加快速度沒命地直往北门外逃去。却又碰上了謝同玲的爱人。她看見长谷川跑过去，捡起一块砖头，直朝长谷川的后心打去，不上不下正好打在长谷川的后脑勺上，吓得他跨过刺綫时，不但衣服被撕破了，而且还摔了一大跤。但长谷川却一点也顧不得这些，逃出北門后，直往丰台奔去了。

(周永福談 厂史编写小組整理)

盼来了这批坏蛋

日本鬼子投降了，抗日战争胜利了，人们一陣欢笑，紛紛議論道：“再不当亡國奴了！”“再不会受气了！”“該过好日子！”“这回可盼到头了！”

我心里也盤算开了：往后吃饱穿暖总不用发愁了吧！咱多卖点力气，掙些錢来換換棉被、棉袄。那床破被蓋了八、九年了，老伴身上的棉袄，唔！更不用提了。

誰知国民党一来接收，工厂关门，工人失业。大家四分五散，各自寻找活路。

希望落了空。落空先不說，眼前的日子可怎么过呀？真是連立錐之地、隔宿之糧也沒有呀。

我的老伴在旁边瞅着我。見我眼珠一动也不动，就知道我又在发愁了。其实在一个碗沿上吃饭的人，怎能不晓得我为什么着急？她說話了：

“別想了，沒法子就再回老本行吧。”

我心想也对，再要我的老手艺吧。我被老伴这句话說得心里开窍了：“有办法！憑我这十來年的白鐵匠还发愁混不出一口飽飯来？”我心里越想越有劲，两眼也觉得发亮了。

可是問題多着哪。材料哪里来呢？我的心又凉了半截。工具凑凑合合还能用，沒有材料总不能开张呀！真是：夜想九条路，日里条条走不通。

一条新路想出来了：厂里有那么多材料呀，工人饿着，材料撂在那里长锈。为什么不能悄悄地利用起来？这虽说是“偷”，咱从来没有做过，可是，又一想：为什么你们不讓工厂开工，不讓我們活下去呢？拿定了主意，先到厂里偷一点，以后慢慢再說。拿定了主意，也就行动起来了。

就这样，我又开始做起白铁匠来。买卖开张以后，生意还算不错，本钱小，盈利却不少，吃窝窝头还能凑合。

有一天，我的同行李长全去丰台，在大桥底下看見躺着一个人。走近了才看清楚这个人是桥梁厂的老工人乞振行。自从工厂关门后，他也一直沒找到职业。他无家可归，又害着胃病，这天由于饥饿过度，昏倒在桥底下了。老李一見，心里直发酸。他把乞振行扶持起来，跑到不远的小鋪里买了一包藥，老乞慢慢吃了，稍微好了一点，他又把他扶持回刘村来。老李本想留他在家里帮忙，可是他們那个房东怕国民党宪兵来查戶口，不讓住。只得把他送到我家里来。穷人扎着一条根，从此我們就住在一起，同吃同喝，他也帮我做些活兒，日子就这样过下去了。

不久，在石家庄的同事王文柱和我师傅的侄子閻永志也都来到这里，大家在一起混饭吃了。

人多好干活，可是人多，吃饭就难了。一个小鋪子供不来，收支常常不能平衡，得想个办法呀。大伙商議做小平車。这种貨是先付錢后交活兒的买卖。制作的材料除自个买一点外，还可以从厂子里找一些。

可是沒过多久，灾难就临头了。有一天伪保长領着几个张牙舞爪的国民党宪兵来了。这批烏鵲来了哪有好事，一进门就問：

“这些鐵是哪里来的？！”

“买来的。”我回答。

話声刚落，宪兵上来就给了我一个耳光。我被打得迷迷糊糊。这些耀武揚威的狗腿子們，提起这件，踢倒那件，乱搜了一頓，开了个清单，罵着走了。这些家伙和鬼子一样，張口就罵，动手就打！我盼星星盼月亮，沒想到盼来了这批坏蛋！

第二天，这批黃狗又来了。象一伙强盜似的，二話沒說，唏哩嘩啦地把鍊子、鐵皮、小推車……全部家当統統給拿走了。

怎么办呢？材料拿光了，工具也搶完了，昨天一巴掌，今天搶东西，明天呢……？再說小推車的訂貨錢都已下肚了，不交貨怎么行呢？真沒个活头啊！

屋子里搶得一空，我的老伴又害怕，又气憤。大伙兒也都閑着两只手，呆着发愁。就在这时，一个带枪的宪兵又来了。看样子还要帶人了。我叫那几个伙伴躲起来了。有什么事我去頂着！

“跟我走！”这个黃狗喊道。

“走就走吧。”我心里想着，硬了硬头皮跟着走了。躲起来的人心里着急，也不敢出来。我那可怜的老伴流着泪，两眼緊緊地望着我。

到了宪兵队，宪兵头子审問我了：“鐵到底是哪兒来的？”喊得房頂都要坍塌了。我当时心里想，你們这些狗东西，就能欺压小百姓。狗日本的来了，你們象兔子一样，逃得无影无踪。如今却回来逞凶作霸了！想怎办就怎办吧，总有一天你們要完蛋！审了一会，不知这回怎么也审不出道理来，最后放我回来了。

家里人一見我回来，心里都放下了一块大石头。可是东西家具都被搶去了，下一步該怎么办呢？三个臭皮匠，賽过諸葛亮。大伙商量着，想出了个办法。因为那时候做官的，个个都愛錢如命，也就想法來喂他們一喂。于是大伙決定湊点錢，給保长送礼。

果然不錯，伪保長見錢眼紅，連忙答應向宪兵隊要東西。真災驗，當天下午，就被允許拿回一半工具和鐵皮來。可是其余的無論如何不給了。不過，要是咱再能湊起一點錢，抹一沫宪兵的嘴，那事情也還好辦。可是當時咱家的鍋也已揭不开了呀……。

(貴庚山談 厂史編寫小組整理)

孟宪德的拳头

孟宪德被厂长开除了。两三天以来，他坐在伙房里呆呆地发愣，想呀想呀的，想不出一条活路。他老家在山东烟台，早已无亲无故，在这里更是人地两生。工人们也为他发愁。没有饭吃，这是一个逼在眼前的問題。他越想越深，就对那些手里握着工人生死簿的家伙們越仇恨。

他翻来复去想着：“厂长、工程师可以随意貪污、偷盜工厂物資，敲榨工人。我吃饭連鍋都买不起，用块破铁皮做个小鍋，就被开除了。这算什么世界！”这个麻脸的、身体象牛一般結实的小伙子，再也憋不住这口气了，他想：反正也沒有活路，我要跟你們拚一拚！他就这样决定要干一場。

第二天傍晚，工厂下班的鐘声刚响过，厂长汪雪俊就走出了厂来了。平常他总在三四点钟就下班了。这天虽然晚些，但还是照常往丰台車站走去，准备跨上火車，回城里过夜。这时候，孟宪德早已在孟家村旁边的路口旁等着他呢！

汪雪俊（工人们叫他汪二禿子），嘴里叼着一根烟，手里提着皮包，逍遙自在地走过来了。过了小木桥，太阳正照着他那又黃又瘦的脸，使他眼睛看不清前方。他低着头，大搖大摆地往前走。

当他跨过材料厂的专用綫时，看見前面有一个人直向他走来。他放慢了脚步，用手遮着阳光，瞅着。他看見孟宪德气势汹

汹地走过来挡住了他的去路。汪雪俊瞪大眼睛，拉长了脸。但他没有吭声，装做若无其事地从旁边走过去了。可是孟宪德赶了上去。

“有什么事？”他还装得满不在乎，用平常喝骂工人那种傲慢的腔调问。

“有什么事？你大概不知道肚子饿是怎么回事！我沒錢花了！”孟宪德攥着碗口大两只拳头，两眼冒火，直瞪着厂长。

汪雪俊的脸色变得灰白灰白。也許是由于气愤，这样一个穷小子，竟敢把他当厂长的拦在半路；同时也許由于害怕，說不定真会挨一頓揍。他向后退了一步，說道：

“有什么办法，这是規章……”

“規章！什么規章？你們貪污、偷盜是什么規章？沒那么簡單，你开除我，讓我上哪去？我要吃飯，……”这小伙子真楞，說着說着就卷起了袖子。

太阳落山了，周围显得昏糊糊的。汪雪俊左顧右盼，路旁却没有一个人。在孟宪德的拳头面前，汪雪俊有些害怕了，于是假惺惺地笑着說：

“嗨，兄弟，何必动气，要錢嗎，这兒有……”

他忙从口袋里掏出几块錢来，手象通电一样，打着哆嗦，塞进孟宪德怀里，扭头就向丰台車站奔去了。

“嗨！兄弟，要錢嗎，这兒有——”小伙子想着刚才发生的一切，望着汪雪俊那副抱头鼠窜的背影，狠狠往地上吐了口唾沫，真丢他媽的脸！前几天再三叫你厂长、先生，好話說了九千九，就是不理，今天我豁出去了，在拳头面前，却又来称兄道弟了！不知怎的，孟宪德虽然拿到了三块錢，但心里的气愤却并沒有解除。他想到自己和工人們整天象牛馬一般劳累，結果吃不饱，穿不上，还要受这批家伙的克扣、打罵。而他們呢，工作时悠悠晃

晃，晚来早去；每月拿那么多的錢，城里有公館，厂里还得雇厨子做飯，吃得油嘴发亮的，回头再看哪个工人不順眼，两指寬的一个紙条子就把你开除了……。他越想越氣，自言自語地說：“你他媽的开除我，我就找你要飯吃！”小伙子一拍大腿，決定就这么办。

几天过去后，孟宪德肚子里又唱了空城計啦！他几次在道口上等着，可是連汪雪俊的人影都沒見着。原来这个天天跑通勤的厂长，被上次的拦路虎吓坏了，他不敢回家了。可是老不回家不行哪。有一天，他硬着头皮，走出厂去了。

将到孟家村时，汪雪俊远远地又看見孟宪德了。揍一頓的滋味不是好受的，汪雪俊离着老远，就把錢准备好了。他边笑边点头地走过来，迎着孟宪德說道：

“沒錢花了？拿着用吧。”

汪雪俊赶紧把錢塞給孟宪德，一扭头又急急忙忙地逃跑了。

这件糟心事兒，使汪二禿子很伤腦筋。怎能老跟一个穷小子泡？他的命值錢呀！尽管他后来不再单独回家，常常有宋瘸子、老高等心腹陪着，但心却还是象吊在半空似的，安定不下。直到听说孟宪德已到了石家庄干活，确确实实已不在丰台时，这个欺軟怕硬的厂长才又恢复了原样。他又象凶狗一样向工人吠叫起来了。

(董家森談 厂史編寫小組整理)

斗争！斗争！



要面的故事

国民党时代，洋灰場里有个工人名叫李克俭。个子小小的，却有一身楞劲。日伪时代，他在天津修过飞机场，每顿饭只能吃到一小碗混合面，还得挤着搶。这种混合面吃下去，拉屎都得用手扣。他从小就受折磨，懂得要恨什么人，亲什么人。来到洋灰場以后，对工人们真是挺热心的。当时我们都住在樊家村，宿舍里沒有灯油，李克俭自告奋勇地就去向厂里要，要不就等星期六那些官兒們回家以后，偷它一瓶揣在怀里。冬天房间裡沒火，大伙兒冻得真受不了。李克俭又想法到鍋爐房去拣煤焦来烧。大

伙兒都夸他好。

厂里的官兒們看到李克儉在工人中有些威信，很想拉攏他，便叫李克儉的工長、國民黨員章兆瑞拉他加入國民黨。

一天，章兆瑞在厂里遇着了李克儉，他开口就問：

“想好了沒有，李克儉！入党嗎？”

“不入！”李克儉看見當官的已經有些恼火了，說要他參加國民黨，更不想搭理。便冷冷地回答了。

“为什么不入？入了有好处啊！”章兆瑞趕上來拉李克儉。李克儉看見章兆瑞還要來拉，可火了。不禁罵了起來：“入他奶奶的！入党有什么好处！入了党能不干活嗎？”說完，一甩肩膀就走了。

第二天上班時候，章兆瑞斜楞着三角眼，對李克儉說：“你想不干活嗎？行！今天打洋灰瓦，別人打八百，你打两千四！多嘴打好，多嘴走。今天打不完，就沒你的命！”

到了下班時間，章兆瑞來了。一看真打了两千四。挑挑剔剔可也沒找出什麼毛病。把嘴一撇說：“好！算你有本事！從今以後，你每天給我打两千四！”

從此，李克儉就得每天這樣地豁上老命拚着干。日子真難熬呀！他咬着牙，尋思着：我沒命給你們找着，看你們能拿我怎的！可你們這帮人，哪天要叫老子瞅到空子，就別想好受！

李克儉那股楞勁，倒使那幫官兒有些害怕了，想設法暗算他。一天，一批電杆要裝車。章兆瑞操縱着牽引機，往敞車上滾電杆。本來電杆滾到車上兩根道木的中間，就應該停下。這姓章的黑了心肝，看到李克儉在車旁倒鉤，便故意讓電杆滾過道木的中間，直向李克儉滾去。李克儉十分機警，一眼看到道木和電杆直向他身上壓來，一轉身就鑽到車子底下。只聽得“轟”的一聲響，十三米長的大電杆，正砸在李克儉剛才站的地方。李克

俭从車底下爬起来，啥話也沒說，只朝着章兆瑞那边看了一看。但心底里的仇恨却更深了。

一九四八年的夏天，工人們正在为老吃棒子面的事兒，紛紛議論着。这时，来了个樊村的理发匠叫曹文秀的。曹文秀常給警察、勤務們剃头，所以是个消息灵通的人。

这曹文秀和工人們也都熟悉，他告訴李克俭說：“你知道嗎？北平市郊有正式戶口的人，每月都配給白面十八斤。這些面給我們村的大甲長劉真濤串通了你們二方，吞吃了五、六个月啦！”李克俭一听，血就涌上来了。他想：这回你們这伙可往哪兒跑！他急忙回到宿舍，告訴大伙兒說：“咱們的面叫人家吞沒啦！”工人們半信半疑的。李克俭就把曹文秀的話，一五一十地全給大家講了。当时，在房間里的工人們个个气得都罵起來啦。

李克俭問道：“大家看怎么办啦？”

“老李替我們領頭，找劉真濤要去！”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行！只要大伙兒一条心，撐着我的腰，我就什么都不怕，一定把面給大家要回來！”

大家說：“你只管干去，討面是大伙兒的事，大伙兒一定給你撐腰！”

老李就叫大家赶快去准备些棍子、鐵叉等家伙。他自己也做了个鐵扎槍，掖在腰上，这就直往十八村聯保主任常玉海那里去了。保公所在一座廟里，廟門口站着两个拿枪的卫兵，看見李克俭走来，把枪一指，喝道：“干什么的？”李克俭一点不怕，答道：“我是洋灰場的工人，有事到這裡來見大保長。”卫兵說：“站在这等一等！”有一个就进去报告了。一会出來說：“进去吧！”李克俭进了屋子。聯保主任常玉海躺在一張沙发上，斜着眼睛把李克俭上下打量了一番，冷冷地問道：“什么事？”李克俭說道：“我們是住在六號的工人，劉真濤他們把我們的面給吃了，現在我們

工人尽吃的棒子面。”

“当真？”常玉海又斜着眼睛往这边一瞧。

“当真！”李克俭斩钉截铁地回答。

“要虚了怎么办？”

“脑袋给你！”

常玉海鼻子里哼了一声，奸诈地一笑：“好啊！你先回去，有什么风声我再找你！”一挥手让李克俭出去；一面喊道：“勤务兵，把刘真涛找来！”刘真涛那天正在保公所。李克俭刚走出庙门口，他就从保长那里追了上来，喊道：“爷们，爷们！”到了李克俭跟前又假惺惺地陪着笑脸道：

“爷们，你说点好话吧！而我给不起。”

“刘真涛！”李克俭大声地说，“我们吃不上面，还要给你说好话？而一定要给，一两也不能少！”说罢便走了。

过了几天，事情还没有结果，李克俭有一天从厂长办公室的门口经过，只听得里边闹得乱成一团。他想今天又不过年过节，厂里干什么呢？看见迎面来了个厨子，正捧着一盘炒菜。李克俭便问他，今天干什么。厨子说：“今天请客！樊村的大保长、大甲长请厂长哩！”李克俭想这可能是为了面的事情，便跟着厨子走去。到了办公室门口，见事务员唐生玉也在席间，他正对刘真涛说：“给他几袋面堵嘴不就完了嘛？”李克俭一听这话，下了决心，迈脚就往屋里走了进去。

屋里的人见来了李克俭，光着膀子，巨人般地张着两脚站着，心里都有些发慌，屋子里刹时静了下来。李克俭开口便问：“今天请客是不是谈还我们的面？什么时候还我们的面？”屋里的人都一时竟都愣住，没有一个人回答。倒是唐生玉吃油了嘴，走到李克俭跟前说：“回去吧！请客就是为了你们的事！”说着就想推李克俭出去。李克俭胳膊一甩，走前几步对厂长说道：“厂长，

你們怎么吃都行，可是面粉不給不成！”他說完話，就退了出來。唐生玉見他去了，却又叫嚷着道：“嗨！你还能撒出一丈二尺的尿啊！”厂長強作鎮靜地說：“生玉，別理他了，一个跳蚤頂不了一床被！”他看看常玉海和劉真濤象紙扎的一樣地坐在那裡，便連忙举起杯子，說道：“我們還是喝酒。來，來，喝酒，喝酒！”這時，常玉海已經無心取樂，喝了几杯酒，就和劉真濤帶着厨子，灰溜溜地走了。

第二天李克儉到了廠里，就得到通知，要他馬上出發到北倉去修橋墩。大家見他要走，急得直嚷：“你別走！你走了，這裏要面的事兒怎麼辦？”老李眼珠子一轉，胸有成竹地說：“不怕，我很快就能回來。咱們的面一定要奪回來！”

果然，沒幾天李克儉就回來了。大家十分歡喜，都圍着他問道：“老李，你怎麼一個人回來啦？是不是偷跑的啊？”老李向大家打了一眼，眼睛里閃閃有光，笑道：“偷跑？咳！我才不干那種事呢！你們看，”他從口袋里掏出一張紙條說，“有條，領工具開的證明條，我可是正正當當回來的呀！”

原來李克儉到了北倉後，領工具傅星源和廠長串了鼻子，成天讓他揜十八磅的大錘。李克儉想：好啊，你們計算我，我也有辦法。於是錘子就老往鉗子上打。傅星源扶着鉗子，震得手發麻，胳膊發痛，錘得傅星源一下一松手，兩手拚命地抖，嘴里還直喘氣。有幾回，傅星源一松手，鉗子、沖子一塊兒都滾到橋下去了。李克儉還說：“誰叫你松手！”傅星源沒了辦法，只好把他打發回來。

李克儉回廠的當天，就遇上了唐生玉。他問：“給不給面？”唐生玉還想要強，說：“你這小子別這樣！”李克儉火了，心想：今日有你沒我，有我沒你，上去一把抓住他的領子，喝道：“到底給不給？”唐生玉象被老鼠夾子夾住的老鼠一樣，半死不活地連連

求饒說：“給，給，一定給！”

第二天，送來了八袋面，大家一算，被吞沒的面粉總有三千斤，八袋面才有四百來斤。還差得遠哩！但四百來斤總比沒有好，當下大家就分了。李克儉說：“不行！吞了多少，得還多少！你們的拿去，我這一份不要了，我要全撒在洋灰場里給他們看看！”他抱起自己的面粉就走。大家從他手里奪過面粉，揣在怀里，勸道：“老李，就是為了這幾袋面，也玩了半天的命了！還是拿回去嘛！這口氣，總有一天要出的！”

回到樊村宿舍，李克儉告訴大家今后可得小心點。沒登記戶口的工人，先搬回家去睡。又說：“他們決不會甘心的，一定要來找岔子。”果然，半夜二點鐘，國民黨丰台戰車營的軍隊，來查戶口了。半夜三更叫工人們出來排队點名，誰答應得慢些，上來就是一槍托。但連着幾次他們也沒查出什麼來。過了幾天，李克儉和一部分工人就從樊家村宿舍遷到劉家村去了。從此大家更團結，每天回到宿舍都先聊一下各人聽到的消息。大家生怕李克儉再被人暗算，進進出出，总有許多人和他在一起。

(厂史編寫小組)

反解雇斗争的胜利

一九四七年二月。

这一天下了班，哥兒們個個心裏惶惶不安，這個見了那個說：“老王，刷的有你！”①

那個說：“刷的也有你！”

“這消息可靠嗎？”

“怎不可靠！章頭兒的消息！”

章頭兒是丰台橋梁廠廠長汪雪俊的一個親信。前一天，受了廠長的指示，拉了幾個人在豐台一家飯館里拜把子。大家稱兄道弟，你一杯我一盞地好不熱鬧。不一會兒，幾個人都有那么三分酒意了。章頭兒一看時候差不多了，便把早已準備好的話滔滔不絕地大說特說起來：“俗語道：胳膊扭不過大腿，老紅是個頭，頭兒打個工人算得了什么。有些不識好歹的人要告，告就告吧，你看怎么样，一礼拜不到，还不是廠長把工頭保回來了！工頭這一回來，那些鬧事的就得……咳咳！我可告訴你們一個消息：要不了多久，咱們廠就要解雇一半人啦……”

這話剛出口，幾個義兄弟都你瞧着他，他瞧着我地楞住了。章頭兒乘機接着說：“咱們弟兄沒事！今天拜了把，从此端的就是鐵飯碗啦！……咳咳，只是這個消息還是個秘密，弟兄們可不

① “刷的”是工人的一句行話，即解雇的意思。

要隨便傳出去啊!……”

第二天，廠里就起了風，工人們都知道解雇的事了。

* * *

上月里，從柳辛庄修橋回廠時，姓紅的工頭發了脾氣，在丰台車站，拿起鐵棍打了工人祝長生，把祝長生打傷了。帶領工人修橋的工務員高鳳會，串連了工程師宋化月等，又吞吃了工人們在柳辛庄剩余的面粉，這兩件事湊在一起發生，引起了工人們極大的憤怒。大家湊錢給祝長生治傷，又告了這個姓紅的工頭。廠方看見工人們竟敢這樣大膽頂撞，便又使上了毒招。這毒招是：先分化，後解雇！

工頭們在拉人拜把，工人們難道等着被宰割？當然不能這樣，必須馬上把工人組織起來，向那幫壞家伙進行鬥爭。當時，豐台地區地下党的力量主要都在長辛店活動。黨通過我們廠的電焊工人地下黨員梁善德，領導了這場鬥爭。

梁善德剛從外邊趕回來，便找來了韓永長、李金銘等四個人。他們都是從長辛店一塊來到橋梁廠的，在一起工作多年了，感情很好，又都很講義氣。梁善德屋裡一張桌上擺一副麻將，他們幾個人就圍着桌子坐下。大家說：“姓紅的回來了，這就叫放虎回山！告狀是咱們幾個打頭的，這回解雇，少不了也是咱們打頭！”梁善德說：“咱們不能等着他們來動手，不能讓鬼子們實現他們的詭計，得趁早先下手！”當下五個人便商量起來。高工務員貪污面粉的事，最能激起群眾的公憤，便決定借討面粉的事兒，發動大家組織起來，迫使廠方不敢解雇。於是確定：先分散串連一部分苦頭吃得多容易發動的群眾，激動他們的仇恨和鬥爭決心，讓他們精神上有所準備。然後，再利用韓永長的偽工會幹事的身份召集工會大會，發動廣大工人起來鬥爭。對豐台的偽鐵路工會，梁善德這些人早已心中有數，知道它的底細，郭真

珠是个工会代表，这个家伙也不是好人，但为了拉拢工人，扩张自己的势力，姓郭的曾经假装同情工人。那好，咱们就乘这机会揭一揭伪工会的底。大家商量好了，如果斗争出了事，就去找姓郭的，他要不管，就算工人撕破他的假面孔。

就这样商量妥了，几个人便分头去找自己平日接触多的工人进行工作。有的在宿舍，有的在野地，三五个人一伙，纷纷酝酿要面粉的事。

梁善德找了几个有胆量的在一起聊天。大家一扯到面粉的事情上就都火了，梁善德进一步引燃点火地说：“面还是小事，他媽要是解雇了，只有等着喝西北风。”马上就有人气得暴跳起来，一个个都义愤填膺。梁善德抓住大家的情绪，急躁地说：“咱们不能眼睁睁等着被人整死呀！”“那又怎么办呢？”“咱们得斗！”大家更加激动，有个楞小子想起了前些时丰台铁路上闹罢工的事，兴奋地说：“那天下班，咱们一伙刚走出北门，就被一种和往日不同的景象愣住了。这儿是丰台车站的倒车站，在往日，车皮来来回回的热闹得很，可是那一天，铁路上清清静静，再往丰台那边一瞧，嘿，机车都不冒烟了。当时大伙心里一阵嘀咕，一会儿有人传来消息说，丰台罢工了，我心里一亮，可一想又有点纳闷：‘怎么咱们不知信儿呢？憑咱们吃的这苦头，也真该罢他媽一家伙’……”小伙子越说越兴奋，没等他说完，好几个人同声说：“是呀，是呀！”老梁见势就把话头接过来，意味深长地说：“咱们也得斗，一定要斗！”大伙都把探寻的眼光投在老梁的脸上，信赖地等他说出组织斗争的办法来。老梁机警地向四周扫了一眼，招呼大家围的更紧，就把早已商量好的办法说了出来。大伙一听，个个精神振奋，老梁又交代了几句要团结要机警的话以后，大伙才慢慢散去。

另一个地方，韩永长向围着他的一伙人在講八路军的事。

他家在良乡，八路軍常到那兒活動，他有機會也接觸到一些工作組的人，一回兩回，這就自然受到不少影響，明白了不少道理。他講着親身的體驗：“八路軍跟國民黨軍隊完全不同，他們住在老百姓家里，總是客客气氣，臨走，還得把屋子收拾得干干淨淨。”大伙聽得入神，忘了所處的環境，都興奮地扯起了自己听说的或亲眼見到的有關八路軍的話題。有的說：“听说前天又崩了一列車，死了不少國民黨。”有的說：“我小舅的一個姑娘，前不久從那邊過來走亲戚，說起那邊過的日子，可真有點叫人不相信。”這時候，韓永長看到大伙談的起勁，順着就把話題一轉：“唉，咱們什麼時候才能過上那種好日子，眼看高鳳會那幫家伙就把咱們往死路上逼呀！”經他這一說，大伙的注意力被拉回到現實生活里來，有人就嘆氣：“又有什么辦法呢？”韓永長緊接着說：“那一回，八路軍的同志聽我說起工人的苦，就告訴我：‘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這話也真有點道理……”他接着又把八路軍告訴他的一些道理學着講給大家聽，末了，才慢慢引到要面粉的事上來，大伙也都慢慢動了心，這才扯到正題上去。

這天夜里，表面上象往日一樣平靜，可是這些三五成群的小會，却給工廠造成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氛，眼看暴風雨快要來了。

梁善德幾個人一碰頭，決定馬上行動。第二天工會的屋裏，由韓永長出面召集了一個工會大會。到會的都是現場工人，韓永長向大家說：“廠里對我們工人死活不管！上個月到柳辛莊去連飯都不給吃，還是大伙兒湊了些錢，才吃到些糧。出差回來，剩下四百多斤面，又叫姓高的這家伙貪污啦！他騎在我們頭上不算，又要吃我們的糧。這哪行！我們向他要而去！”

“對！要而去！要而去！”大伙兒都喊起來了。

“他要不給怎麼辦？”人群里有人問道。

“不給！不給就揍他！”

“对！对！不給就痛痛快快地揍他一顿！”

这时，梁善德站起身來說：

“要干得先講理，先提出咱們的要求。要是他們不講理，我們再想別的辦法也不晚！”

他这么一說，大伙兒都說對，就紛紛提要求：開除工頭；罷免高鳳會；不得解雇工人；歸還面粉等等……七湊八湊的就湊了整整的十條。並且當場推定了代表去講理。

大會剛散，梁善德等二、三十人又湊在一起合計了一下。大伙兒都堅決表示：“廠里要解雇，這是逼着我們工人往死路上走。哥兒們一定豁上命拚了！要活一起活，要死一块死！”

* * *

敵人的耳目很多，我們還沒來得及动手，廠長汪雪俊就聽到音信了。这家伙是日本鬼子投降後到工廠來的，就住在鬼子包工頭大金牙住過的那座洋房裏。他同日本包工頭一樣，也騎在工人的頭上。這個廠長作威作福得厲害，廠里人員不多，他手下却使換了七、八個。汽車、電驥子停在門前。每天十點多鐘才到廠里辦公，十二點就走了。他一到廠，就到現場來轉圈圈，看到哪個工人稍為動作慢些，上去就是几巴掌。有時還掏出個小本本，問工人，“你叫什麼玩意兒？”或者問，“你叫什麼東西？”然後把名字記下。工人的名字只要被記上了這閻王本，災難就來了。輕一些的被罰薪，重一些就被記過、開除。他聽說工人們提出了十條要求，便找了宋士蘭等幾個人，去教訓了一頓。還威脅說：“你們要鬧，就立刻開除！”

大伙兒又立刻聚在一起商量开了。梁善德站在一座破鐵橋上說：“大伙兒看到沒有，廠方一定要開除咱們了。要是再不干，這窩窩頭就保不住啦！要干么就得團結，團結起來廠方就不敢

怎么着！咱們是一人出事千人担当，各人只管大胆拼！”李金銘也站出來說：“聽老梁這話沒錯，咱們要活路，就只能这样干到底！”

当时大家緊緊腰帶，湊了些錢，买了些面，在孟家村找間小房子藏起來，准备接濟出事工人的家屬。現場的百多个工人，几乎全发动起来了。

正在这时候，姓紅的工头，却奉命帶走了一些工人，离厂修桥去了。那些“端鐵飯碗的”，大都跟着走了。厂方貼出了招收新工人的布告，准备新工人一来，就向留厂的这些人开刀。

形势越来越紧张，必須立即动手。二月二十四日，正赶上厂里的警卫队到丰台警务段出操，咱們就瞅这空子，先向高鳳會和宋化月这两个汪孽俊的得力帮凶开刀。对这两个家伙，工人們沒有一个心里不恨他們的。宋化月这小子的左腿跛了，大家送他个外号叫宋瘸子。高鳳會經常帶着工人跑外勤。他們兩人詭計多端，平日打罵工人，克扣工資；这次又串了鼻子來貪污面粉。这天下午一点多鐘，大伙一边朝他們的办公室涌去，一边想起种种旧恨新仇，个个眼睛里火星直冒，斗争的决心越来越坚定。

当时宋化月坐在办公室里修着指甲，一边和高鳳會閑聊。管发材料的事务員，也在一旁帮腔。这时候，工人代表进来了。他們見来了几个工人，并不在意，但还是习惯地把門關上了。

代表們一見高鳳會，就問剩余面粉的事兒，并且要他还給工人。高鳳會还要抵賴，这就爭了起来。这时在办公室外面的工人，早已按照預先商量好的办法安排好了。梁善德、李金銘等守在办公室门口，觀察屋內动静。另外有几个工人等在工場前面，只看梁善德手势。只要梁善德一摆手，就立刻招呼工人們行動。工具房、公事房前也都布置了工人，他們監視着几个厂长亲信和厂门口两个警卫的行动。

李金銘在門外等了一个多小時，見屋裡爭執不休，就上去敲門。高鳳会在屋裡問：“誰？”李金銘說：“領電石的，找材料員開票。”屋裡答道：“先等一等！”李金銘哪裡等得住，把門擂得咚咚地响。領班徐大田不知底細，過來把門開了。李金銘一步竄進屋裡，只見高鳳会正氣勢凶凶地紅着脖子和代表們吵着哩；李金銘趕緊向門外面一擺手，門外的梁善德也向工場一擺手，在工場外守望的工人便喊道：“大伙兒到辦公室講理去啦！”剎時間，工場上乒乒乓，工人們放下工具，停了機器，全都涌出了工場，象沖破堤壩的洪水一樣，沖到高鳳会辦公室去了。

高鳳会平時欺壓工人慣了的，見來了這麼多人，還是不識高低地瞪着眼珠喝道：“你們工作時間都上這來干什么！”大伙兒答道：“就找你！找你要面！”高鳳会听了，破口大罵：“你們全是混蛋！”大伙兒本來還準備要好好的說一說理，但被高鳳会這一罵，工人們可都火兒了，一拥全上去了。老工人李伯延双手抓住高鳳会的头发，把他直往門外拉去。有的工人指着高鳳会的鼻子問：“誰是混蛋……”。新仇旧恨一齊涌上心头，大伙兒再也按捺不住，拳、腳象雨點般地都往高鳳会身上落去。當時，大家只顧上了高鳳会，宋化月却從人縫中溜走了。

大伙兒拖着高鳳会出了廠子，上了鐵道，直往丰台鐵路工會拖去。那邊汪雪俊得到宋化月的報告，急忙打電話給警衛隊。喊了半天，只聽對方答道：“警衛隊今天到豐台警務段操練去了。”汪雪俊放下聽筒，罵聲：“該死的”便親自趕到廠門口來了。只見工人們正拖着高鳳会走，兩個門警呆呆地站在那邊，象泥菩薩一樣，吓得一動也不敢動。汪雪俊喊道：“開槍！開槍！給我打這些八路的！”門警舉起槍來，剛準備拉开槍栓。工人們都喝道：“你們敢！打就繳了你們的槍！”門警看到這情勢，只得把槍栓弄得卡嚓卡嚓直响，却不敢開槍。急得汪雪俊大声叫罵，可是當時

誰也不听他指使了。

高鳳会被拖到了丰台铁路工会时，已被工人们揍得鼻青脸肿，血流满面，吓晕了过去，直挺挺地躺在一张长凳上。郭真珠出来一看，本象就露出来了。他大声指责工人们道：“你们对厂方有什么不满的，尽可以上这里来講，再不行还可以写状子，为什么这般野蛮！”工人们說：“状子早就写好了。”王宴宾从口袋里掏出状子交给郭真珠。那郭真珠草草一看，便打发工人回去。气得工人们罵道：“他奶奶的，誰說工会为咱們工人办事，全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大伙兒一起高呼口号：

“工会要替工人說話！”

“实现我們的十項要求！”

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平津铁路管理局来了个当官的，审問了李金铭、乞振行、王忠印、李伯延、李起贵、李长全、梁善德等几个人。这个戴墨晶眼镜的官，坐在厂长办公室里，一个个召問。除了問了几个工头外，工人中先問的李金铭，接着又問李长全和梁善德。花了整整一个下午，可什么也沒問出来。这个戴墨晶眼镜的象疯子一般地捶着桌子，拿出吃奶的劲兒吼叫着道：“你們全不想活了！”“我馬上就可以把你們全部逮捕起来！”

果然，在三月三日那天，被审訊过的七个工人，被国民党警务处抓走六个。临走，梁善德瞅着空子告訴韓永长，要他沉着，繼續組織工人斗争。第二天，乞振行自己跑到北平警务处，拍着胸脯說：“你們抓我嗎？我自己来了！”警务处的特务把他們带到刑堂里，叫他們看滿墙上挂着的各种刑具。又把梁善德和判了死刑的人关在一起，叫他尝尝半夜里点名，把人拉出去枪毙的味道。他們以为这样就能吓唬住工人，那知工人全是好样的，誰也不說。留了一个礼拜，只有王忠印不注意說了句：“我閃了他一下。”那些官兒們，抓住了这句話，就断定王忠印是为首的。

人被抓走了，工人更加激憤，韓永長按照梁善德的指示，在厂里組織大家繼續斗争。一方面大家湊錢，派人到城里去慰問被捕的人，同时照以前商量好的办法，把預先藏起来的面粉，分发給被捕人的家屬，并进行安慰；另一方面发动大家写了好多狀子，到处控告汪雪俊；并且要求释放被抓去的人。大家決心要斗到底：“咱們有言在先，一定同生共死！汪雪俊有本事就把咱們全抓去，沒有本事就乖乖地把人放出來！”一連几天，工人們跑到丰台伪工会去鬧，逼他們出面去要人，他們一次次地敷衍欺騙，更加激起了工人的仇恨，認清了他們的面目。

被抓去的人在里邊很堅定，梁善德向每個人鼓勵，要大家堅持，只要不說，敵人就不能把我們怎樣。关了一个多星期，什么把柄也沒抓住。而这时候外邊的援救工作也在积极進行，工人們都不好好干活，厂里的生产几乎停頓了。汪雪俊急得坐立不安，他害怕工人繼續鬧下去，終于被迫把梁善德等七人放出來了。

七個人回廠的第二天，廠方宣布：王忠印為首毆打高工務員，應予革職處分，其餘六人，隨同逞凶，殊屬不當，姑念初犯，各減薪三級。却沒敢提什么解雇的事了。大伙一方面在經濟上援助被革職和減薪的人，不久也帮王忠印找到了工作；另一方面繼續找機會整汪雪俊。这家伙沒法解雇工人，是不甘心的，他揚言：“我搞不了這幫人，我就不當廠長了。”工人們聽到這話也下決心：“掉腦袋，也要搞掉這家伙。”沒過多久，究竟誰個厉害終于有了分曉。這天，汪雪俊在外面找另外一批人準備去修橋，可是在進廠拉工具、材料的時候，被工人發覺了。大伙一涌而上，不准發車，那伙外來的一個個都吓的溜走了，汪雪俊只好干瞪眼，說出的大話沒法收回。一氣之下，只好滾蛋了。汪雪俊一滾，什麼高鳳會、宋化月的，也都唏哩嘩啦地全都跟着滾蛋了！這一下真是大快人心。工人們開了个慶祝會。丰台洋灰制品厂、机務段

和材料厂的工人，还派了代表来参加哩！而且都在会上講了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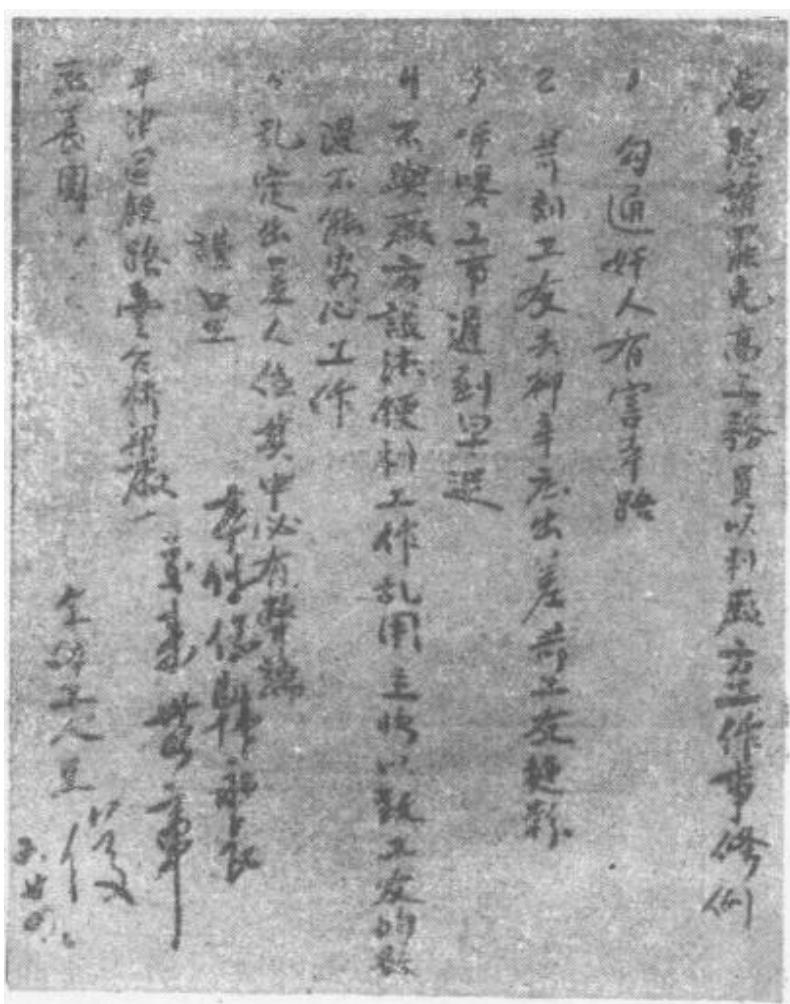
反解雇斗争就这样胜利地告了一个段落。

但是，斗争还没有结束。工人们不久就收到了匿名的威胁信。从西直门铁路检查站也来了一个工人，到厂里干临时工。他一天到晚老盯着梁善德。大家都觉得很奇怪，这个人放着正式铁路工人不做，竟有了当临时工的瘾！一天，这人在干活时衣角一掀，露出了别在腰间的一支小手枪，大家这才明白了。也在这个时候，新来的厂长忽然也找李金铭谈话。李金铭有点“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只听得厂长说：“你要好好干啊！你的表叔在北平工会工作的时候，和我的交情还很不错哩！以后有什么事常来谈啊！”才知道

原来是这么回事。

敌人用了各种各样的花招，企图破坏工人的团结和斗争。但都被工人们识破了，大伙儿说：“从今以后，哥儿们更得要一条心啦！”

（梁善德、韓永
长、李金铭谈
厂史编写小组
整理）



这是工人当时写的状子

临时工的故事

一九四七年春天，我来到丰台洋灰厂（管桩车间前身）做短临时工。当时洋灰厂主要生产套筒和电杆，生产任务时紧时松，很不正常。全厂总共只有五、六十人，里面还分正式工、长临时工、短临时工。厂子里到处是破破烂烂，简直不象一个工厂的样子。

那时候，干一天活只能买二斤半棒子面，只够自己吃的。我心想：要活命总得干活，做一天和尚总得撞一天钟唄。可是就连这“二斤半”也不是好拿的，拼死拼活地卖一天命，还要挨骂受气，动不动就要解雇。

日久天长，积在心头的疑問越来越多了。我心想：为什么当厂长当监工的可以挣那么多錢？为什么当个厂长、监工就可以这样作威作福，天天騎在工人头上？天长日久，穷哥兒們也混熟了，抽着空也要講講，原来大伙兒心里想的也和我一样。

大伙說：我們到处作工，到处受苦受气，这样的日子有完沒完？起先，为了保住飯碗，总是忍受着；可是，忍气吞声也总有個限度啊！也有的說：“再欺侮咱，咱們就和他干！”

打响第一炮

每天上班时，全体工人先站队，由監工員傅星源点完名后，再去工作。这个傅星源很坏，干活时动不动就说：“你們想干不想

干？”大伙兒受他的氣可大咧！每天他點名時，他故意念得很快，沒等工人聽清楚就念過去，不立刻答應的，就算遲到，开支時扣半天工資。差不多每個工人都吃過幾次亏。

一九四七年夏天的一個早晨，家住在北京的長臨時工連崇茂，帶着窩窩頭，上工來了。他跨進廠時，聽到正念到他的名字，沒等到連崇茂答應，傅星源就已念了下一個名字。點完名後，連崇茂趕緊走到傅星源面前說：“傅監工員，我沒遲到，請你把點名冊改一下。”可是這個傅星源，牛氣可大咧，斜着眼睛，歪着腦袋，毫不講理地說：“什——麼？算你遲到半天。”說完話，扭轉頭，就迈着八字步進公事房（即辦公室）去了。

連崇茂一聽急了，頓時怒火直冒，心想：今天不改遲到名冊就不行。把窩窩頭往地上一放，隨手操起一根鐵棍，跟着來到公事房門口。一個號稱“蔣干”的唐生玉迎上來（這個姓唐的好在背後出壞主意，所以大伙兒稱他“蔣干”）。這“蔣干”抬頭見到連崇茂怒氣沖沖的樣子，惊奇地問道：“連崇茂！有事嗎？”

連崇茂說：“我找傅星源玩兒命！”說罷就要進小屋找姓傅的。

唐生玉看見連崇茂的那勁兒，怕傅星源吃了亏，就連忙擋住問道：“什么事呀！用得着動那麼大的肝火。”連推帶拉地要連崇茂坐下來，並說：“有事可以慢慢商量。”

連崇茂說：“今天我來上班，沒有遲到，他說我遲到半天，我請他改名冊，他說不改。你說他講理嗎？”唐生玉說：“就為這事呀？那就不算你遲到好了。”

這時，一直躲在里屋的傅星源，从小屋走出来了，忙說：“小連，不算你遲到，不算你遲到好啦！”

連崇茂回到生產現場，興奮地講述了剛才的經過。有人說：“干得對，作一個工人，就得這樣。”有人說：“廠長、監工員都是

熊蛋包，欺軟怕硬。”

厂长干瞪眼

傅星源张口骂，咱们忍不了这口气。什么时候能找着个机会，大伙真想整他一次。一天到头累得个要死，还要挨骂受气，心一横，这小子再要找咱们的麻烦，就跟他拼了。这里干不成，总会有活路。大家不知道从哪儿学来这样一首歌谣：“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当大家受不了傅星源的气，就常常想起了这首歌谣；一想起这歌谣，大家就象突然添了一股勇气似的。我们这些短临时工虽说都没接触过八路军，但是或多或少也都听到过一些关于八路军的传说。大家心里明白，八路军就是咱们穷人的军队，跟劳动人民打天下的。心想，要有那一天真闹出了漏子，没二话，就得真走“爷去投八路”的这条路了。

咱们几个常在一块嘀咕这些事，对傅星源也就越来越不在乎了。到了末了，他反倒要提防咱们三分。

有那么一天，我们正在磨磨蹭蹭地干活，一见傅星源陪着厂长走来了，索性把活一扔，来个当面泡蘑菇，一个个瞅着厂长聊天。这时厂长已经走近，只见他夹一个大皮包，气冲冲地扫了大伙一眼。宋玉民等他走到跟前，故意提高嗓门对大伙说：“嘿，好大一皮包钱，够咱们小工人吃一年的。”厂长听得明白，傅星源也听得仔细，两个人气得脸色发青，但看到咱们人多心又齐，不敢怎样，就装着没听见，大踏步地走出了工厂门。

傅星源送了厂长回来，大概是挨了厂长的训，就想朝我们身上出气，但心里有几分胆怯，没敢大声嚷嚷，只说了句：“你们要泡，难道错个功夫都不行，偏偏要等……”

“累了就得休息，你想怎么样。”没等傅星源说完，宋玉民就

一頂。

“你想怎么样！”大伙一齐嚷着。

傅星源见势不妙，再没敢出声，就气急败坏地溜走了。

团结起来力量大

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二那天，哥兒們上班了。在厂房外面，大家又排着队，等傅星源点名。名点完了，傅星源夹起名册要走。我們十七、八个短临时工，不約而同地围住他問：“怎么沒点我？”傅星源瞪着眼珠說：“解雇了。”他冲开人群，又鑽进公事房去了。

这时，有个大块头宋玉民站出來說：“兄弟們！这口气受不受？”大伙說：“不受了。”“不受怎么办？”“去找他算賬！”大伙异口同声地說。

說罢，大伙就往公事房走。刚走几步，宋玉民作一手勢，叫大家停下。宋玉民說：“咱們得找个理由，要不怎么去交涉？”大伙兒說：“对呀！”經過商議，决定要以要工資的名义去談判。

当十几个人来到公事房前面时，厂长恰巧走了过来。

“你們要干什么？”厂长瞪着眼珠問。

大伙兒說：“傅星源說我們解雇了，我們來要工資。”

宋玉民說：“对！我們要錢。”他站在大伙前面。

厂长說：“現在沒有錢。十五号来拿！”

宋玉民說：“今天解雇，今天拿錢。明天我們就到別处去干，沒功夫来。”

厂长說：“要錢就是十五号来，今天就是沒有。”說完話，轉身要走。

看見厂长要走，宋玉民急了，走上去一把抓住厂长，回头問大家：“不給怎么办？”

大伙喊：“不給不讓走！”

这时，公事房的先生們，都鑽出头来看。傅星源慌忙走到厂長旁边，神气活現地大喊：“你們要造反！”年輕力壯的張同順，過去拦住了他道：“我們要錢，不給錢吃什么？”傅星源說：“十五号來拿，現在就是沒有。”張同順生气地一把抓住了这个監工員。大伙兒直喊：“揍他！”

这件事惊动了全厂。沒有解雇的长临时工、正式工也都圍过来了。工人們的声勢更大了。大家虽然还只是喊，但厂長已吓得脸色也变了，忙說：“大伙兒別打，不解雇你們。”宋玉民說：“你說話可得算話。”厂長連連說：“算数，算数，不解雇，就不解雇。”大伙这才放手。

解雇是沒敢解雇，可是后来傅星源又想玩花招。到开支那天，咱們領了錢一數，不对头，每人正好都差半天的工資。大伙一想，这一定是傅星源为上次鬧事想吞一笔錢。一气之下，就去找傅星源算賬。

一进办公室，大伙說：“傅星源，为什么少发半天工資？”

傅星源說：“你們自己明白，上次鬧事，半天沒劳动，当然得扣下来。”

我一听火了，逼着傅星源問：“鬧事是你們引起的，由你們負責，再說也沒有半天功夫，不能扣。你究竟补不补？”

“不能补！”他不甘心放弃已經到手的橫財。

宋玉民搶前一步，走近桌旁，把錢向桌上一甩，吼道：“你到底是給不給？这点錢咱們不是沒見过，工人干活，却不給錢，你們不干活却白白拿人的錢，这是什么話？”說完就朝傅星源面前挤过去，这时大伙也都压了过来。

傅星源眼看就要挨揍了，一边敢紧后退，一边連声說：“給，給，現在就給。”

“这还差不离。”当时就补足了工資。

从这以后，大伙都說：“團結起來力量大。”厂長、傅星源也不敢象以前那样对工人們耀武揚威了。

鈔票不值錢就得加工資

一九四七年未，市場上物价飞涨，国民党的鈔票越来越不值錢。月中能买两斤半棒子面的錢，到月底就只能买斤半或一斤了。工人們的生活越来越苦。大家都說：“厂方得加点工資。”

一天傍晚，厂長从公事房直奔我們這兒来。他吩咐說：“厂里包了五百根屯杆，任务很紧急。你們砸鐵棍去，推石子的工作另外雇人。”

下班后，我們几个在外面碰了头。宋玉民間：“咱們干不干？”大家商議了一番后，認為：要干，厂方就得加錢（大概是加到一天四斤棒子面的錢）。于是决定：不加錢不干，并且商量好迫使厂方加錢的办法。

第二天早晨，正式工、长临时工差不多都上班了，就是不見短临时工来。傅星源点完名后，很奇怪，等着等着地等了好久，还是不見人影。任务急他知道，人不够他也清楚。如果几乎占全厂总人数一半的短临时工都不来上工，完成任务就成問題了！傅星源好象是油鍋上的螞蟻，急得在工事房里面直轉圈子，嘴里說：“嗨！ 嘿……！”

过了一个多小时，傅星源来到厂门口。宋玉民按計劃慢慢地走了过去，傅星源一見宋玉民，連忙裝着笑脸迎上去說：“老宋！哥兒們怎么不上班？”

老宋說：“不干啦！掙的不够吃还干？”說完冷冷地看了傅星源一眼。傅星源臉上微微一動。問道：“原来这样，你們想加多少？事兒总是好商量。”話音刚落，宋玉民双手一摆，土坡后面短临时工都圍攏过来，宋玉民說：“大伙兒說吧！加多少錢咱們

才干?"

"四斤棒子面!"大伙一起說。"怎么样?"老宋向傅星源問。傅星源沉思了一會兒說:這問題我沒权決定,我去請示一下吧!""好!那就打電話去!"大伙說。

傅星源給廠長打了電話。因為五百根電杆剛包下來,沒有人干怎麼行呢?廠長只好一面罵街,一面答應了。就這樣,我們的工資增加到每天四斤棒子面。

在北倉工地

一九四八年七月,北倉大橋被八路軍炸壞了。廠方要我們去打洋灰橋墩子,并借這個機會,把我們幾個分開。從那以後,我去北倉,宋玉民就不知去向。

在北倉工地干活,仍然是傅星源這小子監工。在工地干活,比起廠里要苦得多。活特別重,傅星源也盯得特別緊。有一天,李克儉悄悄對我說:"明天我要給傅星源一點味道嘗嘗。"

第二天,我和李克儉在橋墩上干活,他掌鉗,我掄大錘。干活時,故意越打越不象樣。我特意不使勁。傅星源看到後,匆匆忙忙跑過來,嚷叫着說:"你們往哪裏打?你們往哪裏打!"他一邊說,一邊脫衣服。這時,老李對我說:"老孫,你今天怎麼沒勁,我來打錘吧!"我正要裝着去掌鉗時,傅星源却罵着說:"你一邊去,看我是怎麼干活的!"說完話,就去掌鉗。我看到傅星源去掌鉗,就走开了。心想,李克儉計算的可真准。

就在这時,李克儉朝我微微一笑,掄起十八磅的大錘,就朝傅星源的手臂打去。傅星源一看勢頭不对,連忙縮手。大錘當的一聲,打在大鉗上,震得傅星源連聲叫道:"你往哪兒打?你往哪兒打?"扔下大鉗一看,手掌的虎口都震裂了,鮮血直流。我故意說,"老李!怎麼搞的,看准了再打嘛!"李克儉却裝作若無其事

地說：“嗨！傅監工具，怎麼啦！大錘掄起來後，你就別動呀！”傅星源呢，嘔吧吃黃連，齷牙咧嘴地說：“得了，你們隨便打吧！”拿起衣服，回天津去了。

从此以後，傅星源對我發生了疑心，常監視我。有一回，我去車上取工具，傅星源就說：“你又泡了？”我說：“這氣我受不了，你給我調回丰台吧！”當天晚上，我們幾個臨時工商量一番，認為完工日期就要到，工作更忙，傅星源也更蠻橫，咱們再來斗他一斗。決定要是不漲錢，咱們就不干。第二天，傅星源來上班時，我們把話告訴了他，後來終於又加了錢。但不久，又把我調到東便門工地上去了。

在東便門工地

東便門是前門、通州、豐台的分道處。當時由豐台到通州的綫路上，有一座橋壞了，豐台到通州的火車，必須經東便門車站調頭。我們就是來修復這座橋的。

當我來到工地時，人已不少。這橋已修了好些日子，但工程的進度一直很慢，離完工日期還很遠。

這座橋原來是木頭橋，這回要作石頭橋。本來應用好石頭來做，但上邊偷工減料，用硬煤石這東西來代替。當時，我們負責從鐵道邊將硬煤石運到修橋工地上。

東便門工地規定八點上班，但監工的范手志九点多才來，所以大伙兒也九点多干活。我們在路上設好崗哨，專門作報訊工作。當時和我們一起干活的工人李煥文說：“哥兒們！咱們能泡就泡，能拖就拖，這行本事也得學着點。”

范手志到工地，大伙都裝着干活的樣子，抬筐的抬筐，裝石頭的裝石頭。但只要他一轉臉，大伙就歇着。因此橋就老修不好。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時局緊張起來，東便門外的城垛上都架

起了机枪，下面还设有二道岗哨。大伙儿心里很不安。有一天夜里，我们听到大炮声，有人说：八路军打到南口了。当天晚上十二点左右，我们几人偷偷地卷起铺盖卷，上东便门车站，准备搭车回丰台去。可是，到东便门车站一问，说丰台火车不通了。大伙正在着急，一辆火车从南口方向开来。司机告诉我们说：车要开回丰台，我们几个急忙上了车。

火车到永定门，车站上说，车不能到丰台。但司机也要回家，所以还是把车开到丰台来了。

在解放的炮声中

下了车，半夜三更我们回到了工厂。一到厂，我们碰见了国民党党员章兆瑞，他连忙问：“怎么回事？你们怎么都回来了？”我们说：“南口都已解放，东便门已封城，桥没法修了。”听到这里，他脸刷白的，一扭头就走了。

第二天（大概是十二月十四日）早晨，听到石景山方向炮声响得很厉害，心想八路军快来了。

这一天谁也没有回家，三五成群地呆在厂里闲谈。当时有人说：“今天十四号，还没发工资，过些日子向谁要钱？”当场大家决定，找厂长去。

来到公事房，只见厂长、章兆瑞、傅星源等，一个个都象木鸡似地坐在屋里。看见我们进去，都有些恐惧。大家向厂长说明了来意。厂长却回答我们没钱。工人于作云紧挨着厂长，厉声问道：“你给不给？”厂长胆怯地说：“真没有钱。”大伙说：“没钱给面（当时还存着好几百袋面）。”厂长忙说：“不行！不行！”大伙说：“八路军来了，你给不给？”厂长结巴地说：“那那……可不一定。”最后，还是每人发了两袋面。

十四日下午，住在厂四周的国民党军队，全退走了。黄昏

时，却从城里又开来了两輛鐵甲車。国民党軍队下車后，都馬上趴倒在鐵道南一带。解放军一炮，打中了一輛鐵甲車，水嘩嘩直流。另一輛鐵甲車敢紧拖着一車面粉，就溜进城去了。当时鐵道北邊已被八路軍占領，但是還沒有打起来。

十五日早晨，这些国民党部队，以为沒有八路軍，都站起来了。他們整了队，朝丰台車站走去。正当他們上車站时，突然枪声四响，这帮家伙被打死了一大半，剩余的被赶到张家路口一带。

我們估計八路軍要解放咱們工厂，一定要剪斷电网。而当时，电网上有电，章兆瑞、傅星源这帮家伙还时常来查电源。不过，咱們也自动組織起来了，一方面护厂，一方面迎接八路軍。咱們几个人一商量，就决定把电网上的电源搞断。为了不讓章兆瑞他們发覺，我們把保險絲拔了，仍旧把电网合上，从外表上看不出毛病。果然在下午三点左右，就有几个軍人把工厂四周的电网剪断了。当时被工人护厂队发现，吳耀春走过去想看个究竟。正走到半道，对面传来口令：“站住！干什么的？”吳耀春說：“工人。”对方說：“好！你过来。”吳耀春过去。只見电网外面有很多八路軍。在最前面的一位問道：“厂里还有敌人嗎？”吳耀春說：“沒有！早跑了。”这时已有几个解放军走进厂房。当时工人们都在厂房，見到一个个解放军，手持冲锋枪，从厂房北門进来，心里还有些害怕。“你們是干什么的？”解放军問。大伙兒說：“我們是工人。”这时吳耀春和一位解放军肩并肩地走过来。后来知道那位是营长。他和气地对大家說：“大伙兒別害怕，我們是解放军，不打人不罵人，咱們都是亲弟兄。”經他这么一說，又見他和吳耀春一路交谈，大伙都放心下来。营長說：“正在打仗，你們別乱走，要保卫好工厂。”这时已有不少解放军进屋来，和我們一起閑談。

躲在公事房的傅星源，想探看外面究竟。刚伸出半个脑袋来，立刻被机警的解放军战士发现了，他们立即喊道：“干什么的？”枪口马上对准了傅星源。傅星源吓得连脑袋也不敢缩回去，连忙举起双手，走出公事房，说：“我是工人，我是工人。”大伙儿见他的洋相，真又气又发笑。他穿着鹿皮夹克，脚上穿着皮鞋，头上戴着一顶毛线帽，点头哈腰不断地哀求。解放军说：“工人没你这号的。”

当天下午，大炮震天，我躲在木堆下面。巧得很，厂长也躲在里面。现在我一想起当天的情景还要发笑。这位厂长躺在我的身旁，只要大炮一响，他马上使劲抱着我的腿。大概这么一抱，就可以不怕大炮似的。头一、二回，我没理会。我心想，抱就抱罢。可是炮不停地打，他一回又一回地抱，劲越来越大，抱得我两条腿都发痛。我就踢他，但即使踢他，他还是抱。就这样，他抱着我的腿，一直躺到黄昏。

黄昏时，一个军人背着伤员走过来，叫我们起来，找一副担架。当时外面打得很激烈，双方的服装颜色又差不多，不知这个军人是属哪一方面的。因此，他虽然叫了几次，大家还是躺着不动。这位军人急了，“砰”地朝天放了一枪。吓得大家都赶快起来。叫我找棉被，叫老白找门板，其余的人都在旁站着。不一会儿，我把棉被找来，可是老白却跑走了。这位军人又叫别人去找门板。

这时，他见到厂长的打扮和别人不一样，穿着一件呢大衣，带着礼帽，就把枪对着厂长问道：“你是干什么的？”厂长说：“我是工人。”他讲的是南方话，这更引起军人的怀疑。“你哪象工人，你到底是干什么的？”这位军人大声地问道。厂长心慌地说：“我是工人。”军人说：“就算你是工人。你带我去将跑走的人找回来。”

厂长在前面带路，带枪的軍人在他后面。沒走多远，厂长不動了。回过头来，拿出他的手表，送到軍人面前。正要开口，那軍人却說：“我是解放軍，別給我来这一套。”一听說是解放軍，大伙兒都松了一口气。有人連忙去找水，給那位傷員喝。厂長呢？心里更害怕，解放軍对他也更怀疑。走到厨房，厂长又拿起一串馒头要送給解放軍吃，解放軍說：“我吃过。”

不一会儿，他們回來了。这个解放軍向大家說：“这是什么人？”大家說：“他是厂长。”解放軍聽說是厂长，态度比較溫和了些。他对厂长說：“你是厂长就說厂长，何必說工人呢？”

接着，我們抬着傷員，穿过枪林彈雨的路口，把傷員抬到急救站（在材料厂）。解放軍又叫我們找个安全地方去歇歇。这时天已漸漸地亮了。

在 阳 光 下

解放了。“东方紅”的歌声响遍了工厂，工人們怀着欢乐的心情开始了新的生活。

一九四九年二月，一位身穿黃軍裝的解放軍同志來接管工厂，他叫劉夢斗。他召集我們开会，談工厂的情况，控訴旧社会。李克儉代表工人們在会上发了言。

這些事被國民黨員章兆瑞知道了，他对李克儉說：“李克儉，你听着，你跟共产党一鼻子出气；等老总回来，有你的好处嗎？”一面說，一面歪嘴斜眼地瞪着老李，李克儉一听，当时心里倒有些发楞。

第二天劉夢斗又來开会，李克儉不敢参加了，劉夢斗問他为什么，大家說明了經過。劉夢斗說：“同志們！咱們解放了，从此工人当家作主，工人說了算。我問你們‘工’字下面加一个‘人’字是什么字？”大家說：“天字。”“对！这就是說，現在是工人的

天下，这还有什么可怕的。”刘梦斗还跟我們講了好多革命的道理。

不久，吳耀春告訴大家，咱們要成立职工筹备会，來管理自己的工厂。大家听了都很高兴。可是公事房里的先生們却不乐意，他們說：“你們搞工会，我們也要搞工会。”厂長還說：“狗戴帽子的也想當主席？”大家听了都很氣憤，指着鼻子問厂長說：“誰是狗？什麼是狗戴帽子？”厂長无言可答。刘梦斗說，“咱們工人当家，从今以后咱們工人說了算。”

选工会那天，公事房里的先生們，紛紛起哄，再加上咱們搞工会选举沒經驗，結果沒选出来。

事后，大伙說，主要是傅星源他們搗鬼，他要是不离开厂，咱們沒法搞好，一致要求开除他。领导上根据群众意見，并研究了傅星源的具体情况后，同意了群众的意見。可是也有人說：“开除傅星源却不那么简单。”

一天，全体工人开大会，討論傅星源的問題，大家要求开除，但也有人不同意。表决的时候，刘梦斗說：“同意开除的站左边，不同意的站右边。”当时有七、八个人站到右边去了。有人还大声說：“你們看怎么样，不那么简单吧？”但这个人却不看看站在左边的却有四十多人。刘梦斗点完人数后，当场就宣布：“开除傅星源！”

傅星源被开除后不久，章兆瑞、唐生玉也送走了。厂長声言不干，要回南方去。他把圖書和圖紙都卷起来要走。吳耀春說：“走可以，但圖紙不准拿走，那是國家財產。”后来厂長被工作組刘局长批評了，沒有回南方去。

又經過一番准备，职工会正式成立了，工会成立的当天晚上，还开了一个文艺晚会哩！

（孙庆元談 吳惠文記）



我们是新社会的主人

在解放的炮声中

(一) 护 厂

大炮声象隆隆的雷声，越响越近了。这是解放的信号。在这天翻地复的前夜，北京城外是一片慌乱的景象。丰台桥梁厂和洋灰厂里空荡荡的，全部机器都停止了转动。

部分工厂头目们，早已吓得面色如土，乱作一团，跟随着溃败的国民党匪军，夹着尾巴逃走了。丰台伪警务段派来的几名护厂警察，一见大势不妙，也都换上了便衣，一溜烟地向北京城

里逃窜。

炮声震得窗户发颤。枪弹象雨点似的，打得厂房上的铁板直响。厂外附近的村庄里，繼續不断有败退下来的国民党匪军經過。他們到处抓人，到处搶劫。几十名怕反动派抓兵的工人，都躲在厂子里。天色漸漸黑下来了，几間小屋里的氣氛象房子外面一样緊張。突然有一个人走了进来。一看这个人的身形，大伙就認出是梁善德，过去领导工友們向反动派作斗争的就是他。他大声地说：“工厂是我們的飯碗子，我們不能够等着反动派来搶劫、破坏。大家應該赶快組織起来，保护工厂。”

工人們由窃窃私語，变成大声議論：

“对！我們必須把飯碗保住，不能叫工厂遭受損失。”屋子裡頓時熱鬧起來。

保卫工厂的队伍，就在这兵慌馬亂的时分，組織起来了。这时，洋灰厂也行动起来了。吳耀春等人还把工厂附近的工人找来，成立了护厂队。

当晚就編好了輪流护厂的值班名单。沒有枪，大伙兒就扛起鐵棍來作武器。

外面战斗激烈地進行着，解放军已从丰台西北攻过来了。

冬天的夜里，寒风呼呼直叫。衣服褴褛的工人，三五成群地在工厂四周巡邏着。逃往北京的国民党匪軍，为了作临死的掙扎，又出动了铁甲車向丰台反扑。炮弹毫无目的地乱发，工厂里也落下了几十个，可是护厂队员們还是沉着地巡邏着。

国民党匪軍的反扑，很快就被解放军打回去了。铁甲車也不敢在铁道上出現了。整个丰台全被解放军占领了。当值班員吳耀春等走到厂北的警卫楼时，他們发现崗樓里放着一門小炮、几支步槍和几箱子彈、手榴彈。这是那些仓皇逃命的伪警丢弃的。于是立刻把这个情况告訴了解放軍。解放军的一位营長对吳耀

春說：“這些武器要是落在反動派手里，他們會拿起來繼續對付人民！今天我們就用這些武器來消灭他們！”後來，工人們就把這些槍、彈，送到解放軍營部。橋梁廠里積存着的八十多桶機油，工友們怕被炮彈炸毀，也都埋藏起來了。

丰台的解放軍接管組是當時兩個廠子的臨時上級。組長劉建章（現在鐵道部的副部長）和李光祿（現在北京鐵路局的總監察）等同志，直接管理着工廠。他們知道工廠成立了護廠隊，立即發來了十几支大槍，鼓勵工人們繼續保卫工廠，為解放北京作好準備。“你們辛苦啦！工人同志也和解放軍一起參加了戰鬥。”這幾句話，是當時接管組的負責同志向工人們說的，至今還留在大伙的腦子里。“同志”這兩個字多么親切，工人們第一次感到自己被人尊重。當時大伙都覺得工廠是工人的家了，沒有工廠，自己那個家又算得了什麼。

炮火圍攻着北京，護廠隊員們扛着槍，更加警惕地守護着工廠。

（二）為解放軍爆破藥筒

一天清早，密密麻麻的槍炮聲越響越近了。一伙工人不約而同地都跑進廠子里來。

“八路軍到哪兒了？”好多人這樣問。

“恐怕到了盧沟橋啦。國民黨的官兵和帶着飛機頭的太太，都逃進城里去了。”有人打趣地說。

大伙兒正在紛紛議論的當兒，一群解放軍，騎着戰馬，就從西邊奔馳過來了。馬鞍上的戰士，提着自動步槍，顯得很英武。戰士們看見屋裏有人，便向門口走來。

“廠長在嗎？”領頭的一個解放軍同志問。他的態度是那麼和藹，滿面笑容。軍服上披滿塵土，帽沿邊上已被汗水濕透了。

“他們早跑到城里去了。”有人回答道。

“同志，你們幫助我們干点活兒可以嗎？給我們修修馬鞍子，焊一些炸藥筒。”解放軍同志和氣地說。

“可以呀！”工人們同聲回答道。

这时，大伙都从屋里走出来，回到車間，准备干活了。好多人心里都暗暗想着，国民党不是整天宣传八路軍杀富分頭的嗎？怎么这些解放軍态度这么好呢？看来那些騎在人民头上的家伙，做事騙人，說話也全是騙人。在干活兒之前，那个解放軍同志向大伙講了些革命道理，他說：“解放軍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帮助人民求解放的。专打压迫、剝削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派……”这些話深深打动了工人們的心。大伙亲眼看見解放軍是怎样消灭国民党匪軍的；进了厂子，也沒杀工人的头，沒共誰的妻；他們給人的感覺是和氣、亲热，沒有一点架子。于是“一家人”的感情很快就在大伙心里产生了。

工人們心里的疑慮和恐惧消失了，每个人都想多干点活兒。就是修馬鞍子也是支援解放哪。撂在工房里生鏽的鐵錘又叮叮当地响起来了。工人郝永盛和貢双吉日夜忙着焊炸藥筒。說也奇怪，每天干十几小时，大伙仍是精神飽滿，有說有笑的。工人眉額上的皺紋，第一次舒展开了。

(三) 帶 路

“同志，沙木屯在哪兒？”一位解放軍騎着馬，向我問路。我立刻告訴他：“东邊有个沙木園，沒有沙木屯。”他說：“就是沙木園吧。你能帶我們去嗎？”“能！”我很快地答應了。我本来是要回家取干糧的，可是看到他（以后才知道他是班長）帶着好几个战士，个个都是氣喘吁吁的，猜想一定有緊急的战斗任务。那时虽然枪声响得很密，我仍然壯了壯胆子，帶領他們去了。

出了葛家村，枪声响得更怕人了。我心里象打鼓似地咚咚直响。当时正是解放军围攻北京的日子。城里的炮弹、机关枪往外打，解放军往里打，枪炮声连成一片。那天天气很冷，我穿着棉大衣仍然冻得发抖，可是战士们两眼亮堂堂的，毫不在乎地走着。班长还怕我受伤，命令我弯着腰走，我服从了他的命令，弯着腰走。这时子弹丝丝地响着，就落在我脚下，溅起一股股的尘土，象冒着白烟似的。不能再往前走了。我趴在地上，腿吐朝天，头上直冒冷汗。要知道，那时我才十八岁呀！班长领着我们半蹲半爬地前进几步，又站起来跑几步。

再走一里多地就到沙木园了。这时忽然传来了“吃一吃一”的火车声。我猛一抬头，看见一辆国民党的花皮铁甲车，从马家堡那边开来了。车慢慢地开着，两旁紧跟着很多拿枪的缩头缩脑的国民党兵。车上炮塔上的大炮来回转动着、寻找着射击目标。班长马上叫我们趴倒在田地的墙沟里，慢慢地向玉米杆子栽的篱笆墙边爬去。人是趴倒了，可是那高大的战马不能趴着走，目标露得太明显了。没走多久，敌人发觉了，炮弹就向我们打来了。轰的一声，一匹牲口翻滚着，吐着白沫，倒下去不动了。炮弹炸起来的泥土重重地压在我们身上，我的耳朵给震得嗡嗡直响。我勉强抬起头来，可是立刻又是一声轰响，一块弹皮打在我的脖子上，血刹时流了下来。我疼得直叫。这时，我看见班长也受伤了。可是他仍然领导着我们，带着伤，继续向前爬行。

炮弹震得我昏头转向。我不知班长是怎样把我领进一家农民的菜洞里的。我清醒过来时，心里还直颤抖。我就在那儿一直呆到了第二天，天亮才回到工厂。

这次引路，我受到了一次很好的锻炼。我亲眼看到了解放军多英勇啊！

(四) 搶修盧溝鐵路橋

在北京解放的前夕，國民黨反動派妄想截阻解放軍的追擊，炸毀了盧溝橋旁邊的鐵路橋。

丰台解放的第二天夜里，工人們都聚在厂里，交談着解放的心情。正在說說笑笑的時候，突然接到了丰台解放軍指揮部的通知，号召工人們去搶修盧溝橋。

工人們一聽說有搶修任務，就立刻推舉王丕鈞等為代表，先出發去了解橋破壞的情況。其余的人就在厂里做準備工作。

這是一個難忘的夜晚。炮彈時時划過天空，象閃電似地一亮一亮的，怒吼着落在城那邊爆炸了。工人代表們怀着緊張而激动的心情，步行到盧溝橋。解放軍代表接見了他們，說明了任務的緊急，并介紹了橋的破壞情況。最後向代表們問，鐵路橋什麼時候可以搶修完成。

“兩天一夜保証通車。”工人們回答。

“是不是可以提前完成？”

“我們一定爭取提前通車！”工人代表的口氣十分堅決。

接着，解放軍的另一位代表（後來，工人們知道他是一位司令員）轉過臉來對工人們說：

“同志們，能不能再快一些？有什么困難可以提出來。”

“沒有困難，只要有兩輛大卡車就好了。”王丕鈞說道。“那好說！”司令員笑着答應了。他作着工人代表到了司令部，辦好了手續。

第二天天亮不久，工人們就出發了。每個人的眼睛都不斷地注視着前方。到了工地一看，橋被炸毀了三孔，有一孔已塌落。工人心里都又氣憤又着急。破壞到這種程度的橋，如果在國民黨時期，那一定要磨它三月、兩月的。可是大伙兒那时的心情

完全变了。好象自己的亲人病了，要想尽方法使它迅速好起来一样。工人和战士們携手并肩地在一起作战了。

严寒的冬天，冷风放到脸上就象刀刮，但工人們毫不退縮。他們勇敢地爬上了残破的桥架。鐵錘敲打着，起重工在呼哈地裝卸，大伙都不想休息，越干越有劲。干得饿了，就吃几个老乡們送来的热窝窝头，一面又抡起大鐵錘。

国民党匪軍并不甘心失敗。工人和战士們在搶修的時候，不时有一两架敌机来捣乱，“嗡一嗡”地在桥面上空来回盘旋，工人們一点也不慌乱，来了躲一躲，走了照样工作。

紧张的劳动結束了，英雄的大桥又象一个巨人似地屹立起来了。搶修工作提前一天一夜完成了。丰台指揮部为了表揚搶修工人对支援解放北京的貢献，发給桥梁厂一面奖旗。

這是我們厂有史以来获得的第一面奖旗。

(吳耀春、王琨、李春山、王桂一、乔占林、

王丕鈞、王新成談 厂史编写小組整理)

从此我們永远解放了

早晨进工厂，一切情景都跟往常不一样。厂里的反动头目惊慌失措，而工人們却显得十分鎮靜。枪炮声由远而近，由稀到密，好象就在鐵道北一带激战。

工厂外面的大路上，尘土飞扬，非常混乱。国民党军队从厂子的西南方向，拚命地往东南方奔跑。有的連枪都丢掉，有的匪軍官拉着老婆边逃边啼哭。有人还看見，两个匪兵用担架抬着一位“官太太”。

下午，我給楊增家送东西去。刚走到材料厂的南面时，碰到一帮匪軍往东跑。有的背着大包袱，有的提着大皮箱。忽然有个匪兵对我說：“老乡！借你的自行車給我用用吧！”当时我想，你們这群不知死的鬼，事到如今还要劫掠！我看他們都沒有枪，跳上車往回就跑。

三点鐘左右，我回到了厂里。看見有十几个軍人，手提着枪，头戴着草圈。我悄悄地問別的工人，这是些什么人？有人給我做一个“八”字的手勢，我立即会意，他們就是八路軍（即解放軍）。不一会儿，又有人告訴我，八路軍的眼睛真亮，刚一进来就知道誰是坏人，誰是好人。原来，刚才发生这样一件事：八路軍进厂后不久，看見了傅星源，鬼鬼祟祟的模样，当场就給带走了（傅是監工員，很坏）。

工厂解放了，但战争还在离厂不远的地方进行。晚上，我刚

回到家里，枪炮声到处响起来，照明弹一个个地时升时落。

正在吃饭时，有两个端着冲锋枪的战士问我：有国民党兵没有？我说：“同志！没有，你进来吧！”战士们进屋后，向我借了洋镐锹，就挖工事。他们告诉我道：“你家有地窖没有，要是有，全家赶快到地窖去。”听到这话，我沒心再吃饭，全家八口连忙躲到菜窖里去。不一忽，就听见爆炒豆似的枪声，忽儿隆隆……忽儿嗖嗖……，就这样連續打了很久。

月亮上来了，白色的寒光射入地窖口。这时枪声更密，更响，更激烈。忽然听见“嗖——”的一声怪叫，紧接着“轰”的一声巨响，厢房被炸坏了。当时我母亲说：“要沒八路軍給報訊，說不定咱們全家都完了。”全家都衷心地感謝八路軍。

嗖嗖声不断地从空中飞过，炮弹时近时远地爆炸。从窖口看出去，一道道红光在空中飞舞。渐渐地，西边的炮弹减少了，东面的爆炸声音却越来越稠密起来。我想，这一定是八路軍的大炮在热烈发言。

地窖里可以清楚地听到“杀杀——”的高喊声，大概是冲锋了。接着喊杀声之后，有几个手榴弹投进院里来。爆炸声震耳欲聋，房上的玻璃乒乒乓乓地都震碎了。烟硝冲进地窖，呼吸都感到困难，小孩子都嗆得不住咳嗽。正在这时候，一支火箭简直飞到院里，在西房的窗台上爆炸，窗台即时着火了。我想去救火，但又怕枪弹。正在犹豫之际，见到几个战士冲进院内，奋不顾身地把火焰扑灭了。我們全家亲眼看見这一切，感动得都流下眼泪，千言万语难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

就这样，终于将王鳳崗匪軍打跑了。这时正是午夜，明月当空，我們慢慢地走出地窖，深深地吸了几口解放后的新空气。从此我們永远解放了。

(康連午写 厂史编写小组改写)

治橋大夫顯神通

第一回 华北鐵路三块病

一九四九年天津解放以后，国民党军队向南逃窜，一路上把桥都给炸了。火车开不了，人民解放军不能及时南下。上级来了一道命令，要咱们厂的工人，赶快去修复桥梁。任务真是紧急。天津铁路管理局的于处长向大伙儿说：“同志們！馬厂河、金溪河、天津北站等三座桥，都被炸了，这是我们华北区铁路线上的三块病。病了就得請大夫来治。我們桥梁厂工人就是大夫，任务重啦！南边的同胞等着解放。我們早一天把桥修好，就早一天解放他們！早一个鐘头修好，就早一个鐘头解放他們！”

那时桥梁厂什么设备也没有，只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破烂摊子。拿什么去修桥呢？这可难不倒咱工人。这些桥咱们装过。花梁是誰上的？铆钉是誰铆的？大伙儿都还记得清清楚楚。說起这些桥的脾气，那真熟。要真叫咱治病，准能治好。一九四八年北京围城，卢沟铁桥被炸了，就是咱们抢修的。头一炮就打的响，军区給了一面奖旗。这一回也同样能干好！大伙带上工具，先上了馬厂河。

第二回 翻身作主話往事

今日修桥想当年，当年修桥苦无边。咱们厂老工人王新成，

這一天解开了褂子，指着肩上的一塊厚茧，他說：“咱們被壓了幾十年啦！這一塊肉就是壓出來的！”

說起來話長。出差修橋，几塊破席、鐵板在河邊一搭，人就住在里邊。碰上下雨，漏個滴哩搭拉，誰來管你。有一回在長口縣，連席棚都沒有，只用四根道木疊在兩邊，頂上橫着一排道木，成了一個方洞。夜里睡覺，先得在外邊脫衣服，然後腳在前，頭在後地鑽到洞里去睡。

半夜三点就得起來，推着手車跑步上工地。日日夜夜沒命地干。头上太阳似火燒，大伙兒扛着二、三百斤的鋼材，在橋上來來去去。鬼子不給水喝，渴得沒辦法，只好爬到橋旁一個臭水坑邊，管它水有多臭，伏下去，把水面上的脏東西往兩邊一擣，雙手捧起水來就咕嚕咕嚕地往下咽。這一喝准鬧肚子，可是鬧肚子還得照樣二、三百斤壓在肩上。有個耿師傅實在受不了，只好半夜三更帶病逃跑。鬼子追到一個市鎮上，抓着他就是一頓毒打。

要說打，鬼子是摸着什么使什么打。有一回卸橫梁，大伙兒拉着鋼繩已經精疲力盡。鬼子一看，掄起棍子照着工人們的腦袋就劈下來。大伙兒一緊張就松了手。隆的一聲橫梁倒了。周志和正在車上撬杆拔，一下被橫梁砸倒，險些被砸死。棒棒的一個小伙子，就這樣的幾個月也干不了活啦。有一個名叫劉和軒的工人，被打火了，狠狠心，想等鬼子上橋後，把鬼子推下河去。王新成知道了，勸他說：“你這一推，自個兒跑了，大伙兒可受不了。”經這一勸，才沒推。

說的這些全是解放以前的事。比比現在，真是天上地下，相差萬里。

第三回 于處長送瓜慰工人

三伏天，真够热。大伙兒正在馬場河旁休息，只見從大道上

开来了一辆汽车，停在工地旁。车上跳下一个人，衣裳半旧的，象个工人模样。他抱着几个大西瓜就往工人这边走来：“哥兒們，渴了吃个瓜呀！”大伙兒以为管理处叫工人送瓜来了。近了一看，原来是于处长。于处长和大伙兒坐在一块兒，吃着西瓜聊开了。他說：“洪水快要來啦！這橋要不提前修好，說不定會給沖跑了。大伙兒看能提前嗎？”“能！能！”大伙兒都搶着回答。于处長又問怎么能行。大伙兒說：“以前咱們是什樣兒？干活还得人家拿着棍子跟在后面哩！但是拿着棍子有屁用，只要离了咱們腳后跟一步，誰還干！能磨就磨，反正干好干坏都得挨棍子。可現在咱們工人又是什樣兒？有了事，厂長、工程师还叫咱开会商量哩，开头我們還不懂啥叫开会，还当是听唱戏，赶会哩！”說着都哈哈地笑了，于处長也跟着笑个不停。大伙兒又說：“解放了，真是太高兴了。这一高兴，力气也大，办法也多；活重，心里可輕快，到了下班真舍不得走。誰也沒叫加班，就自動地想多干一会儿。照这样下去，咳，任務准能提前！”于处長說：“对！这才叫做当家做主人！”他問大伙怎麼手上尽是疙瘩。大伙兒說：“这河边蚊子真毒，穿兩件衣裳也能叮透。”他說大伙兒受苦啦！大伙兒說這算不了什么。他又說：“現在是要艰苦一些，将来就会好的。”接着，他又和大伙兒講起将来的发展。正在这时候，有人說李春山鬧肚子啦。于处長說：“赶快叫大夫！”他一听这里沒大夫，馬上就給天津挂了電話。

这边于处长去挂電話，那边大伙兒七嘴八舌都說开了。这个說：“压根兒沒見過處長給工人送瓜的。”那个說：“看这處長沒一點兒官样，跟工人真是一个劲！說不定他过去也是个工人哩！”

忽然，天上下起雨来。一队队解放军和南下干部冒雨前进。經過桥边都拼命給工人鼓掌，还唱起《我們工人有力量》的歌曲。大伙兒全身都淋湿了，心里可热极了。这是哪朝哪代啦？誰對咱

工人都这么亲！当时都争着往桥上跑，扛的扛，拉的拉，雨水顺着鼻子流进嘴巴，可是大伙儿还不停地干。

第四回 王金福冒险扶钢繩

金溪河宽有六十四米，大桥架在海汊子上。河中间停了一艘轮船。轮船上立着一根炮子❶。炮子上，扶着五根钢丝绳，三根拴在左岸，两根拴在右岸。两边不平衡，炮子立不稳，要再扶一根，就得从岸上攀着钢绳，爬到炮子上去。王金福要爬上去。领队的王丕鈞说：“不行！从岸上到炮子顶上，钢丝绳足有一百五十米长。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不能拿性命开玩笑！”王金福不听，他说：“我力气大，不会掉下来！”说完就跳起来，两手抓住钢绳，两脚勾在钢绳上，身子一收，就倒挂着爬上去了。河水晃荡，轮船晃荡，炮子晃荡。钢丝绳上下左右地摇摆着。风一吹，王金福好象在空中飘荡着一般。他一气爬了一百米，已经气喘吁吁的。侧身一看，只见海水滚滚，自己身子好象正往下落。一阵紧张，赶紧闭起眼睛，两手紧抓钢绳。他歇了口气，又往上爬。不一会儿到了顶上。他想翻过身来，爬上炮子上的枕木头。但这一翻身，最是难事，心里有些害怕。眼睛往下一看，正好瞧着岸上好多人都仰着头看着他。这一下浑身起劲，一手握紧钢绳，另一只手伸过去就抱住了枕头木。

他坐在枕头木上，放下腰上挂的一根麻绳。船上的人把滑子、钢绳吊在麻绳上，王金福马上提上去装好了。炮子站稳了，他又开始帮助大伙儿干起活来。

❶ 刨子又叫吊拔杆或起重拔杆，是土造的起重机。

第五回 徐修臣打捞氧气瓶

海水快要冻冰了。工人们住在车皮上。领导上怕大伙儿冻着，每个车皮上烧一爐煤。但睡觉时，还觉得有些冷。白天干活，桥又高，风又紧，干两三个鐘头活，就冻得嘴唇发硬，講起話来都不利索。有一次，小輪船拖着一根一寸多粗的鋼絲繩，从这岸，拖过去拴在对岸。船靠了岸，大伙儿忙着把鋼繩从水中拔上来。海水濺了一身。过一会儿，大伙儿的腿上、褲子上全結了冰。可誰也沒歇手，还是使劲拽，两只握着鋼繩的手，冒起騰騰的热气来。

就是这样的天气，有一天，我們往輪船上运工具的时候，小摆渡一个晃蕩，氧气瓶掉下海去了。請了本地人来打捞。大家說水太深，不敢下去。又說，別看河面上的水不怎么流，河底下水可急了。这时候，徐修臣鑽出来了。他是咱們厂一九四九年入团的第一批团员，他說：“怎能瞪着眼睛看国家的財富受損失？我下去！”徐修臣的水性不賴，领导上看他还合适，就同意他下去捞。他把棉衣一剝，只穿条褲衩，腰間結了一根繩子。西北风一吹，冻得他渾身发麻，可是他毫不理会，一下就跳到水里去了。只見水面上一陣陣气泡。約莫过了三分鐘，徐修臣鑽出了水面。兩頰、嘴唇都冻得发青了。船上的人赶快伸手拉他。他一上来，就揮着手喊着：“摸到了，摸到了，瓶口上我已拴上了繩子，快拉吧！”

第六回 王新成智解难题

吃过了晚飯，車皮旁边的場子上，围着一圈人看王茂林他們摔跤，那边是唱戏的、扭秧歌的。李永华拉着几个工人，指着車皮上的“解放、思想”等几个字，教他們認。一会儿，管伙食的同志，又来公布帳目。他說：“为了便利大伙兒吃饭，已經搭了飯房。

带来的面和肉差不多快吃完了！現在已經派人到德州去买了！”大伙兒都高高兴兴的。只有王新成坐在一个角落里，不声不响的，好象有什么心事。

原来金溪河大桥的底座，被炸得弯弯的，劈开老远。干部、工程师找了些老工人，商量怎么修。工程师說得拆下来修。可是桥被炸塌了腰，斜在河上。要拆它，很可能一翻就倒下海去。这个办法很危险。要吊呢，桥重三百吨，最大的吊車才能吊十二吨。而且要扎桩，在海里还扎不了。办法想尽了，难题還沒解决。厂長問王新成：“老王，你怎么不咬声？”这时老王心里正在琢磨，他想起日伪时代，有一次在石景山修高爐，也是这么弯了一块，当时用絞磨給拉直了。他想提这办法試試，只是感覺不保险。过去那年头，誰願意把技术教給咱工人呢？厂長这一問，王新成就把用絞磨拉的事兒說了，大伙兒全說試試。

第二天，輪船上架起絞磨。領工具一聲号令，四十个推磨的，吆喝着推开了。王新成两眼緊盯着炸弯的桥底座，只見它一点一点直了起来，好象駝背的慢慢地直起身子一样。二十分鐘过去，桥底座完全恢复了原样。工程师拿尺子一量，就朝着老王喊道：“成功了！”好多人都跑来向老王祝賀，老王却不好意思地对大伙兒說：“这点东西沒什么，干嘛要看得那么重啊！”

第七回 欢欣鼓舞庆通车

一九五〇年的元旦，华北区三块病全叫咱桥梁厂工人治好了！馬厂河大桥提前了二十四天，金溪河大桥提前半个月修好。

金溪河大桥的桥头，搭起了席棚，庆祝通车，这天全体修桥工人都参加了。每人胸前都挂了两三个奖章，金光闪闪，分外耀眼。于处长站在台上說：“打从盘古开天到如今，从来也沒人能这么快把桥修好。这一次参加修桥的每个工人，都是劳动英雄！”

这时，一列火車載着南下的部队、干部和大批物資，隆隆地从橋上开过。車上的人不斷向工人們招手。大伙兒正在高兴，忽然有人報告說：“好消息！好消息！解放军在西南打了大胜仗！解放了成都。現在四川、西康、云南、貴州已經全部解放啦！”会場上頓時轟动起来，大家揮着胳膊，对着大桥、对着开过的列車，喊啊！跳啊！高兴到了极点。这时有人又唱起歌来。解放前咱工人从沒唱过歌。刚开始，人家教，还感到害羞，不敢張口。这会兒却是破羅嗓子不覺臊，河上、橋上，到处都是咱工人的歌声：

我們的臉上放紅光，
我們的汗珠往下淌，
为什么？为了求解放，
为什么？为了求解放，哎嗨，哎嗨，
为了咱新中国，彻底解放！

（王丕鈞、尹令起、王新成、王金福、徐修臣、
李春山，宛最宗談 黃修己整理）

第一面红旗

一九五一年，全国廿四个铁路工厂开展了红旗竞赛运动，丰台桥梁工厂各个车间也很快卷入了竞赛的热潮，到处贴着鲜艳的标语，大红布上写着醒目的战斗口号：“开展红旗竞赛”、“超额完成国家任务”、“加速建设社会主义”。这些口号象进军的号角，鼓舞着全厂职工。这个车间的红旗刚刚得来不久，下个月就可能被兄弟车间夺去了。被夺去红旗的车间支部书记和主任，还得敲锣打鼓，把红旗扛着送给人家。

在那些激动人心的日子里，工人个个都象下山的猛虎一样，紧张顽强地劳动着。在过去，日本鬼子、国民党警察提着棍子背着枪，象狗一样守在旁边，谁也不愿意好好干，可是现在呢，工人们都奋不顾身地搶着干。解放以来，党和政府处处关心工人的生活福利，和旧日子比起来，大伙儿都感到有天地之别。工人地位提高，主人翁的劳动态度逐渐树立起来了。这就是大伙儿在艰苦的劳动环境下，能战胜一切困难的动力。

当时生产任务非常紧迫，是专门制造活动站台、军用油罐和修复路綫专用的三十二米钢梁。工人们从来没有制造过油罐，两边堵头上面的圆钢板全得用人工来砸。把圆钢柄烧得半红时，工人们抡着大木锤，一下一下地砸。冷了，再烧；烧红了，再砸。因为圆板来回滑动，砸一个要费好多工夫，人也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工人金贞明想来想去，觉得这样干下去，不但不能很

好完成抗美援朝的任务，而且人也很累。老金师傅整天想着：要用生铁铸个半圆胎型，再把圆钢板卡在上面，不就稳固了吗？老金师傅就动手试验了。他找到木工，做了一个小胎型，试了试，满好使。他的信心更强了。下了班，饭也顾不得吃，就去找人画图。回到家里，也到处乱翻腾，最后硬逼着他的老伴，用鞋衬子给他剪个模样。老伴问他做什么用，他说：“你不懂，照样剪吧！”老伴说他“神经病”。第二天到了厂里，他把办法告诉给工人后，大伙儿马上动手来了。领导上也立刻支持了他的建议。翻砂组很快地就把模型铸出来了。试验成功了。圆板卡得紧紧的，推起来也省力多了。工人高兴极了，生产效率一下提高三倍，任务提前十几天就完成了。

制造钢梁我们固然是内行，可是当时的任务，要求每天至少要铆出一孔桥来。按过去平常的速度，一组一天只能铆六、七百钉，可是一孔桥有七千多钉，九个铆钉组展开竞赛了。李起贵小组一直走在前边，可是光凭体力，又怎能吃得消？一个人爬上桥，一千就是半天不下来。就这样每天也顶多铆一千个左右。

怎样才能使烧钉、接钉、顶钉、铆钉这四套工序中间不耽误一分钟呢？这是一个关键问题。以前，常常等五十公厘的钉铆好，六十公厘的钉才开始烧。这样，桥架上的人只好干瞪着眼等着。烧钉工人程师傅想了个办法，叫扔钉的人注意，在一种铆钉铆得剩下十几个时，就给烧钉工打个手势，烧钉工就把另一号铆钉烧起来。这样，钉数又提高到一千九百个。别的小组也采纳了他们的做法干起来。可是仍然完不成任务，大家更开动脑筋。程师傅又提出建议：“咱们每天下班后不要马上回去，先做好明天上工的准备工作；把各号钉摆好，工具收拾妥当，烧炉的提前来生火，第二天汽笛一响，咱们不就立刻可以开始铆钉了吗？”大伙众口同声，决定就这样干。

工人們真不想离开厂子，回家睡到床上，心也在厂里。程师傅准是打了个盹兒就醒来了，他也弄不清是什么时候，起来就急急忙忙赶到厂里。天还黑糊糊的。护厂队的值班同志問他道：“程师傅，你半夜三更跑來干嘛呀！”他說：“我以为天亮了，来生爐子。”其实这时才四、五点来鐘。那位同志逗了他一陣子，叫他找个地方再去睡睡。天大亮了，他們小組的工人都趕來了，大伙兒就在露水潮气扑打之下干开了。早晨上班的汽笛响了，別的小組工人們來了一看，只見他們爐火通紅，梁架上一片叮當的敲打声。打这以后，其他組头天准备好第二天的生产，第二天一来就干。这么一来，铆釘數就提高到一千七百个以上。

經過几个月的苦战，他們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厂务局了解到丰台桥梁厂的工人干得很出色，就提出了奖給我們紅旗的建議。經過鐵道部、区工会总評的結果，决定把全国铁路战線上这面光荣的流动紅旗，奖給我們丰台桥梁厂了。

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頓時传遍了全厂。迎接紅旗的那天是个难忘的日子。我們厂里象慶祝节日一样个个都欢天喜地，腰鼓队在大清早就預演了一回。中午，职工們高举着大旗，鑼鼓喧天，浩浩蕩蕩地向丰台出发，迎接紅旗去。

車站上挤滿了人。站上的一位同志說：“嘿，你們橋梁厂今天来欢迎誰啊，这么热闹！”我們說来迎接紅旗。他們也都站出来了，說：“你們厂得了紅旗，我們站也光荣。”一片欢笑鼓掌声，火車終于进站了。腰鼓队摆开陣勢打起来。

紅旗下了車，迎风飘揚起来。一路上职工跳啊唱啊，那股子劲头就象一九四九年欢迎咱們解放军进城一样。大伙兒边走边望着这面大紅旗，望着旗上毛主席的綉象。領袖在检閱我們的生产队伍哪！当时人人都很感动，有的老工人挤到旗跟前，想偷偷用手摸摸旗上的絲繩。又怕弄脏了紅旗，就尽量靠近紅旗，跟

着紅旗走。大伙都为这面紅旗驕傲，感到光荣。这是自己劳动获得的最高奖賞，是全厂千百人努力劳动的結果。

晚上，在孟家村单身宿舍外边搭了个会台，进行授旗典礼。会上厂长、党委書記和送紅旗来的鐵道部代表，都講了話。首長們都表揚了全厂职工高度的社会主义劳动热情，并鼓励我們要永远保持这一面光荣的紅旗。我們工人代表也上去講了話，表达了千百职工激动的心情。大伙兒个个情緒高涨，一定要以更优良的生产成績来回答党和人民的期望。雷鳴的掌声，响彻了会場。

(孙文泉談 張時魯整理)

搶修悟空河大桥

一九五一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厂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裡，对我说：“老云，这次决定派你带队到京汉綫去修悟空河大桥。这是很艰巨的任务，要在通车的情况下进行搶修。困难情况你也很清楚，但为了支援抗美援朝，我們一定要胜利地完成任务，安全問題也要特別注意。搞好这工作，靠一个人不行，主要得依靠群众，有事多和大家商量。”他說完話停了一下，接着又問我道：“怎样？有困难嗎？”我知道困难一定不少，但我看看厂长，想着他对我这样年青的技术人員的信任和关心，又怎能在他面前說出“困难”这两个字呢？我馬上說：“沒問題，我保証完成任务。”

厂长好象看透了我的心，望着我說：“困难一定会有的，但沒有克服不了的，快回去准备，明天出发。”

我到达悟空河大桥，就和当地工务段联系，安排下住处。同志們累了一天，很快都睡着了。我因为考慮工程上的問題，靠在墙上睡不着。晴朗的夏夜，明月高挂半空。借着月光，我左右四顧同志們都已入梦境。但自己却一点睡意也沒有。心想要在保証日夜通车的情况下，切断三公尺長鋼梁，然后移梁即位，并且再接长一孔鋼梁。施工面積总共只有六平方公尺，却必須几个工种同时操作。有时工作面只够一个人側身进去，運動都困难。而大桥高达十余公尺，又沒有安全帶……。我越想越紧张，最后想到：只要多和工人同志們研究，按党的指示作去，困难一定都

可以克服。

早上和各施工的干部、工人到大桥下。細心察看了施工布置和細节問題。我和大家說明了这工程的意义后，就請大家討論。王新成提出：“利用扣軌支架，免去氧切鋼梁和接長鋼梁两个工序，要点閉塞時間由七次減少到五次，移梁可用母子千斤頂，前后連續頂梁移动，我考慮这大胆的施工方法，只要施工时注意，加強安全措施，不会有什麼事故的。但工作效率快多了。于是决定采用这个方法。

等到討論怎样完成这项工程时，放样工馬洪也不示弱，站起来两手一摊說：“划綫号孔是头一工序，現在虽然只能站着工作，但我保証質量百分之百。”經常爱摆龙门陣的李清，当时坐在一角，看見馬洪的劲头不小，心想我怎能落后，就很严肃地說：“你們什么时候用风，我就什么时候給。只要你手一指，风就过去。”这么一来，拼配的、鉚釘的、气切的都紛紛提出了保証完成任务的具体措施和办法。当时我被这些热情，大膽能干的工人同志們的热情激动起来了。不覺嚷道：“我們一定要把紅旗拿过来带回厂去”。

第四天，我們正在緊張地作着准备工作，工务段的同志們在橋上扣扣軌，我們見到他們人少，就自動地帮助他們扣，帮助他們卸。他們抬运軌枕，我們抬运鋼軌。王新成這組的人在橋梁枕木上抬着走，跟走平地一样，步伐又大又稳。工务段的同志們直伸大拇指說：“了不起！”到了緊張的时候，分工也无法分清了。拼配、鉚釘、鑽空的都上去帮助工务段上螺絲。同志們滿身都是汗，越干劲头越大。工地上除了鋼鐵相碰声之外，只听到“快点”、“快点”的喊声。

准备和划綫号孔的工作一結束，馬上开始氧切鋼梁了。氧切工梁世杰是我厂数一数二的高手，这一点我很清楚。我对他

說：“這工程第一關鍵在你手里。切長切短都影響很大，要特別小心，質量第一。”他走近我的身邊，小聲地說：“老云，切是不好切，但你放心。”說完，他就走上橋墩，不慌不忙地仰臥在枕木架上，面對着鋼梁“下翼緣”開始切割。只聽見oxygene噓噓的聲音，一會兒“下翼緣”切斷了。“下翼緣”切斷後，即着手切割“上翼緣”。切割“上翼緣”更加困難了，工作空隙更小，小得僅剛剛把oxygene嘴子伸進去，左右移動都不方便。oxygene嘴只能斜着放。只要一不留神，切嘴稍為斜一斜，就會出危險。但我們的老梁信心十足。穩穩地點着火，嘖的一聲，把千余度的火舌“噓噓地”對着“上翼緣”切割起來了。鋼梁在火熱的火舌前服軟了，熔化成鋼水，一直流下來。別的同志在四邊防止鋼水燒着枕木架，但都緊張地看着他操作。心都懸在半空啊！忽然啪的一聲，梁切斷了。老梁站起來，把藍黑的眼鏡摘下來，望着我們，臉上微微笑着。這是勝利的微笑。大伙兒都歡呼起來了。都擁上前去和他握手祝賀。

已經到了最後的工序鉚釘了。這天氣特別炎熱，太陽光猛烈地射下來，地下河砂却又反射上來，我們被上下夾攻，熱得走油。但我們還是緊張地把燒紅的鉚釘，一個接一個地鉚在鋼梁上。鉚釘槍太燙手，就包上濕毛巾。大伙兒都汗流直淌，但鉚釘槍却象機關槍一樣連續地噠噠地响着。燒釘爐拉風箱的同志們累了，別的同志接着干，炎熱難不住我們工人呀！

二十六日是全橋工程完工的最後一天，也是最後移梁卽位的一天。有幾十年起重經驗的山東大漢王新成，采用大距離移動的母子千斤頂法來移梁卽位。雖然我們沒有經驗，但這任務交他來完成，大伙兒都放心。我檢查了準備工作，母子千斤頂就緊張地工作起來了。噠的一聲，梁已移動了一點二公尺，兩個千斤頂各又連續頂過三公寸，已达移梁需要長度，當時站在梁頂兩端軌道上面的一位工務段工長，走過來對老王說：“你們要頂梁

的时候，告訴我們一下。”大家都笑了起來。王新成告訴他：“我們已頂好了。”那位工長一驚：“已頂好了。”老王接着說：“是啊！”那位工長走回橋頭一看，果然梁已就位。他說：“你們作得又快又穩，我們站在上面都不知道，確實有兩下子。”

我們臨走前一天，北京局、當地工務段及其他單位，開了一個慶功大會。慶祝我們提前完成修復任務，王新成同志還代表我廠受旗。

（云逢介）

一个家屬的話

提起過去那些事，我心裏就不舒坦，那些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可又哪裏講得完呢？

我們是本地人，我愛人謝銅玲在十五歲就當了一個玉器行學徒，好不容易熬了七年才出師，誰知道干了沒多久，就給資本家解雇了。回來以後，就在丰台的煤舖里搖煤球。那會兒我正懷着孩子，因為家里錢不夠使，就上東仓库給日本人作工。有一天，上班沒多久，我拔一顆大草，手腳慢了點，日本人就攔腰給了我一棍子。打得我當時就直不起腰來。到了晌午，我怎麼也走動，血流得不成模樣，把褲腰都染紅了。可我還不知道已經坐小月子了。姊妹們把我送回家去時，一路上我什麼也瞧不見了。到家後，家里什麼吃的也沒有，我婆婆只好向南院借了點棒子面，熬粥給我喝，我心裏想狗日本，你好狠毒啊！逼得我們沒法過日子不算，還把我肚子里的這條小命也送掉了。

那時日本人為了辦工廠，把我們家的地和房子全給占了，可是錢却進了村長和保甲長的腰包。反正我們窮唄，誰都想欺負我們。實在沒辦法維持生活了，我男人就去給地主打活。可是地主瞧他餓了好幾天，怕他吃得多不合算，就沒要。那年頭，真是越窮就越沒活路。

我原是在地主家燒長飯的，後來懷了孩子，地主就不要了。我生孩子那陣兒，我婆婆就頂着我去了。她老人家一面干活，一

面却惦着我坐月子要喝粥，怎么能安得下心啊！可是等她支了点錢回家，我已經餓了好几天，都不認識人了。她趕忙出去，稱了六斤棒子面蒸了窩頭。我一口气吃了四个碗口大的窩頭，才抬起头来叫了声“婆婆”。过几天实在沒得吃了，我就拖着三个孩子出去要飯。我們這地方老規矩，刚坐月子不能进别人家里，怕冲走了人家什么好运气。沒办法，我就拖着三个孩子，到南边一里外的地方去要飯。那会兒，我刚生过孩子，又沒吃的，哪兒走得動啊！可是孩子都餓着，不去要飯又怎么能行呢？只好硬撑着挨家挨戶去討。当时我心里那股勁兒，真是甭提有多难受了。走着走着，見到个好心人，就劝我几句：“大嫂子啊！这种苦日子，总有一天会到头的，好好把孩子拉扯大吧！”我听了，心里就亮堂多了。我婆婆，人在地主家干活，可心里总惦記着我們，疼我們，怕我和孩子累着。可是，她又那兒疼得过来啊！我过了滿月，又去地主家煮飯，我婆婆就拖着两个，抱着一个，出去要飯。那会兒，我的爱人，餓得脸都成了一长条兒了。有一天，我婆婆走过他身边，都沒認出是自己的兒子。別人告訴她，她还問：“在哪兒呢？”你瞧，作娘的連自己的亲兒子都認不出来，这叫什么世道啊！

那会兒，我們吃的是杂合面，这种面摻了水都沒法捏成窩头，得使劲按着才成了个团兒。实在沒东西吃的时候，我們就檢些沒人要的、又脏、又硬的白菜帮子，回家洗了跟榆树皮、杂合面搁在一起，熬粥吃。那东西簡直就跟猪食一样，小孩吃了，屁股里就直往外流水，人的皮色都变成鐵青的了。

怎么办呢？沒法子，奶奶就带着孙子、孙女上丰台去要飯。那天，两个孩子好不容易要来一小块鍋巴，孩子怕奶奶餓着，就使劲兒往奶奶嘴里塞，老人家吐又不是，吃又不是，看見孩子都餓着，怎么咽得下去呀！家里什么穿的也沒有，冬天只有一件破棉

袄，要围三个孩子一个大人，怎么围得住呢？实在没法了，就把炕席揭起来挡风。下雪天，没柴火烧炕，就让小孩儿去地里拾柴火。这又不是偷人家的，可是孩子走到地里，人家看我们穷，好欺负，就把孩子打了一通。我们作大人的也没敢吱声。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呀！后来实在没东西吃了，我和他爸爸就咬了牙，一狠心，把二闺女送人了。天底下，哪个父母不疼自己的孩子，不想把他们留在身边呢？可是要活命，也就顧不上这些了。这孩子要再晚生几年，就不会过这种骨肉离散，没爹没娘的日子了。

一九四三年那年，桥梁厂招收工人，我和孩子爸爸一起进了工厂。那时的女工，是干绑铁丝的活儿。日本人贪图我们女工工钱低，才要我们的。在日本人手下做工，语言不通，他们动不动就是一靴子。那会儿，一天要干十几个鐘头的活。他爸爸的身骨子就是那时给磨坏的，到今天还常常咳嗽、吃药。进厂的第一年，厂里没发钱，只发给没有碾过的高粱。我们出去做工，没人看孩子，怕那小的孩子乱爬，就把他放在沟里活受罪。大点的孩子，也是又冻又饿，可怜巴巴地没人照顾，到外边去还尽挨别人揍，被人笑话没出息。要我说呀，那些吃的堆在嘴边的孩子，当然没人骂了；可是我们穷人家的孩子，饿哭了，还尽给人家骂没出息，你说这话气人不气人？

就这样吃不饱，穿不暖的，在厂子里干了三年。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国民党接收了这个厂。他们一来，就说什么“停薪留职”，其实还不是把我们都给解雇了！那会儿，谁家有钱，能送上一份礼，又会拉扯点关系，就准有工作。可是我们穷得这样，又上哪兒去弄这份钱呀！他爸爸三天两头没活干，在厂子里打短工。打短工一天就挣一斤粮，一家八口人，够谁吃的呀！我又去帮人家干零活糊口。家里越是没吃的，孩子越要吃，越嚷得厉害，叫我们作大人的心里怎么不气闷啊！那年过年，连下了四天

大雪，等我領了錢回來，他們都餓了好几天了。我們就这样有一頓沒一頓的。有了就拼命地吃，沒得吃就餓個半死。就在那會兒，我又硬着心腸送出去一个丫头。穷人真是連孩子都不該生啊！

好不容易盼到一九四八年底，解放軍來了。那时我愛人已經躺在家里好些日子沒工作了。解放軍來了後，就找失業工人去开会，又省下糧食救濟我們。當時有些人還害怕，不敢出來，我愛人就跟解放軍同志們一起去挖戰壕、抬擔架。我也給他們作飯、扛東西。我心想你們為我們窮人辦事，我還能不帮着干？有幾個同志就在我們院里，他們怕我累着，總叫我去歇歇。我說：“你們比我还累得多呢！”

沒過幾天，廠里就捎信來叫我愛人去。他一到那兒，人家就告訴他現在工人當家了，讓他留在廠里干活。那會兒，我們家的高興勁呀，就甭提了。他在廠里每天干八個鐘頭活，一开始就發七斤大米一天。慢慢地家里油鹽醬醋都有了，生活也就有了保證。我愛人有飯吃了，家里生活好了，在廠里工作又挺順心，思想就提高了。當了工長以後，什麼事兒都找大伙兒商量。一九五零年就評上了勞模。後來大概是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四年吧，他又評上了兩次勞模。廠里蓋第一批工人宿舍時，我們就搬了進去。那房子有兩間，牆刷的雪白雪白，窗上都安上了玻璃，還有電燈呢！這幾年我們添置了不少新東西，什麼都齊全了，還買了收音機。誰會想到今天有吃、有穿，還能聽這玩意兒。那些要飯的破爛，前些日子都給我扔了。現在就只剩下一條破麻袋拼的被子和半口袋雜合面了。那麼些年的苦，总算熬出頭來了。今天這樣吃大米、吃白面的日子，真是得來不易啊！眼前我愛人在廠每月拿七十五元錢，再加上我和他爺爺在公社里勞動，一個月的收入總共有一百多元了。剛解放那年，我又添了个小闺女，因

为是在十月一日生的，就起了个名兒叫国庆。我是在医院里生的这孩子，我們家就数这孩子最有福气，一丁点儿苦都沒受过。这几年，孩子都上了学。我大闺女当上了卫生員，大兒子在北京当学徒工，这小伙子活在这个时候，可真是运气啊！

今天，我們算是过着了这种好日子，可是过去那些事我是一輩子也忘不了的。要不是共产党，我們这一家还不都得穷死餓死？你說我要不想个法兒报答这个大恩人，怎么过意得去呢？

（张秀桂談 孙明惠整理）

乔 迁

从丰台到刘家村西口，你会看見路北的园子里有四間土房，其中一間廂房，就是我在鬼子、国民党时候住过八年的房子。

巴掌大的地方，除去土炕、鍋台、火爐，再放上点日用家具，两个人轉身就都犯挤了。南面是紙糊的窗戶，用一块小玻璃嵌在中間，还能略略透进一点阳光。

八年里，我家人口慢慢地增多，从三口、四口、五口一直加到七、八口。有时候，我父亲、母亲来住些日子，这間屋就住了我們老少三輩。炕上住不开，連地下也搭上鋪，一进门就全是炕，不能过人。东西沒处放，只好在半空中悬起一块板，杂七杂八的都放在上面。冬天烧风箱，烟把四周燻得漆黑，房頂上的葦把子，因为年深日久都烂了，滴里搭拉地挂了下来。上面积下了一层很厚很厚的黑灰。一到夏天，房間里又潮湿得厉害，地上墙上都是湿漉漉的。墙角上尽是鼠洞，有一夜用夹子打，就打了五只老鼠。

我們是多么盼望着能住一个象样的房子呀！可是在过去的那些年代里，工人吃不飽穿不暖，誰还敢想改善居住条件？

一九四八年解放后，随着国家經濟建設的恢复和发展，到一九五三年，我們厂的工人新村就建成了。第一次分配时，領導上就把167号房子分配給我了。我拿着房号，心里非常激动。晚上下班后，飯也沒顧得吃，就跑去看房子。踏进新房一看，洋灰

地，新糊頂棚，雪白的牆，玻璃大窗，又有電燈。心理真有說不出來的高興，不知怎麼的，心扑通地跳得厲害。心想：這房子真叫我住嗎？我還是在作夢吧！趕緊拿出房號對看，却又一點不錯，是167號。不是作夢，是真的。我頭也沒回，一口氣就跑回家去。

一到家，我就和老婆孩子講起來了。他們聽了，那股高興勁兒也不用說了，很驚奇地說：“憑咱們能住上那樣的好房子？”我老婆向來不愛出門，今天可真高興極了，非去看看新房子不可。我說天快黑了，明天再說吧！她不，一定要馬上就去。吃完飯，碗也沒刷，我倆領着孩子就看房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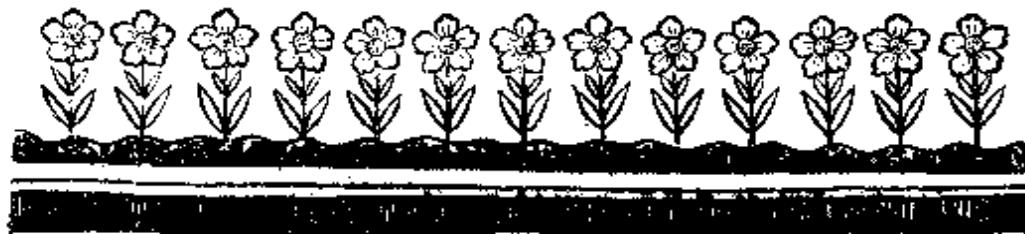
那天，月光很亮，我們圍着房子轉了一圈，看看水管、廁所，又進到屋裡仔仔細細地看了一會兒。我老婆領着孩子，手扶着門框說：真沒想到，我們真能住上那麼好的房子！不知怎的，看看這個，摸摸那個，還合計着哪裏放床，哪裏放桌子，大人睡哪兒，小孩睡哪兒。大人孩子都懶得走了。我連催幾次，他們才勉強地走出來，還直往回蹤。這一夜，誰也沒睡好覺，都盼着趕快天明好搬家。

四點多鐘，我睜開眼一看，我老婆早就起來收拾東西了。爐火早已升着，還燒得挺旺挺旺的。她說：“搬家要先搬過爐子去。”我問她為什麼，她說：“讓往後的日子過得象火一樣。”我笑了，說：“算了吧！甭再迷信了。有了共產黨，以後的日子就會過得越來越旺。”說着，我也起來幫她收拾東西。這時，太陽也升起來了，通紅通紅的，我們一家人歡天喜地地搬進了新房。

搬家後不久，我就買了收音機，把我那一輩子也沒住過新房的父母親接了來，讓他們在新房中也住些日子。晚上我下班後，一家人團聚在一起，又說又笑。打開收音機，還能聽到全國各地的聲音。這種幸福生活，全是共產黨和毛主席給的呀！

（翟文煥）

友誼之花



和朝鮮人民相处的日子

抗美援朝的时候，一发出号召，我就报名参加啦。当时，我是第三个签的名。可是因为工作需要，領導上沒批准。一九五四年支援朝鮮建設，領導上找我談話，還沒等他开口，我就說：“我早預備好啦，什么顧慮也沒有，讓我去吧！”就这样，領導上決定讓我去朝鮮了。当时甭提我多高兴啦，心想这回定要好好干，比在厂里还要干得好。

八月十六日，我們就出发了，大伙兒都穿上了志願軍的軍衣，坐上火車过鴨綠江。到了新義州，往外一看，到处都是一个个又深又大的炸弹坑。一看到这光景，我們对美国鬼子更仇恨

了。多好的地方啦，被他們炸成这个样兒！大伙在車上討論开了，都說：“到了工作地点，不論分配干什么，都一定要克服困难，帮助朝鮮人民重建家园。”

說話車就到了平壤。車一停，嘿，站上紅旗飄揚，鑼鼓喧天，吹的，打的，熱鬧着哪。朝鮮劳动党、青年团的代表都米啦，还有少先队。我們一下車，他們就跟我們热情地握手，口号喊得雷样响，听別人說，他們喊的意思是：欢迎中國人民志願軍帮助他們建設！……

在平壤，我們住在附近的乡村。一到那兒，当地的朝鮮人民就跟我們联欢，用苹果、栗子招待我們。許多老大娘、大姐拉着我們跳舞，我們多嚨跳过舞啊，他們热情地教我們，我們也就舞着胳膊，蹦啊跳啊，高兴极啦！一直到晚上十二点，他們还不去睡，給我們打洗脸水、沏茶。我們要他們去睡，明兒个早上好起来工作，他們說：“今兒陪你們一宵，明兒我們还照样干活。”

在平壤，我們帮助朝鮮人民修車庫，只呆了三天。接着就調到了定州。任务又多，还有不少困难。当时，我是排长，我这一排負責鋼筋加工，从前我沒干过这活兒，看图纸也生疏，但是我們終于克服了一切困难，一年的任务，六个多月就完成啦。在工作中我們展开劳动竞赛，誰任务完成得好，誰就戴紅花；我們連、排以及許多个人都得到了紅花。工具不够用，大伙就动脑筋，找窍門，想尽一切办法解决。我們比別的排較早完成任务，就帮助別的排工作，有的当电工，有的当油漆工，随学随干，不到阴历年，全部工作都完成了。

在定州，我們住有一位姓李的老大娘家。他的老伴兒被美國鬼子飞机炸死了，大兒子在三八綫跟美国鬼子作战时，光荣地牺牲了。現在家里还有一个姑娘、两个小兒子。老大娘把我們看成跟她的兒子一样，每天早上，都給我們預備洗脸水。她年紀

大啦，每天都用一个罐子盛水頂在头上，一步一步地把水頂回来，一点也不嫌累。我們过意不去，一商量，等她不在家的时候，就替她把水缸挑滿，地也扫得干干淨淨。老大娘回来一看，就更乐啦。她和她的閨女老搶着替我們洗衣服，怎麼說也不肯放下。我們沒法，有一次換下衣服以后，就偷偷地把它們藏在被窩里。可是回來一翻，衣服沒啦，到哪兒去了呢？大伙兒急得直轉。再一瞧，嘿，都洗得挺干淨地晾在外面。藏也不行，真沒办法。就这样我們象一家人一样，过了不少日子。我們又跟老大娘的两个小兒子學會了“碗兒”、“盤兒”、“吃啊”的朝鮮話，連比划，帶哼哼，对付着能跟老大娘談話了。

有一天夜里大伙兒都睡啦；忽然老大娘把我們都叫起來，說她閨女今夜出嫁办喜事，請我們吃飯。按照朝鮮風俗，办喜事都在夜里，說完，一桌酒席就抬進來了，還有肉（那會兒朝鮮正很難，豬養得不多，當時吃到肉可真不容易啊）。上級指示我們，不准動用朝鮮人民一草一木。因此，誰也不願吃。大伙兒都想，讓老大娘吃吧。就把一桌菜送回去了。老大娘怎麼也不答應，又送了過來。這樣送來送去地送了三回。等三回送過去的時候，老大娘一家不乐意地都哭啦。老大娘說我們不吃就是瞧不起他們。哪能送三回都退回來啊。大伙一瞧都急了。沒辦法，只好請示連部，孫連長又來“說服”老大娘，跟她解釋，可是老大娘說什麼也不答應，就是哭。後來大伙兒又打電話請示團部，團部說，這是“特殊情況”，吃一點吧！我們這才放下心，都吃了一點。這一來，老大娘可樂啦，一家人都圍着我們笑。

任務完成后，我們就快回國了。一天下工回來，看到老大娘一家都愁眉不展，象有什么心事似的。什么事讓他們不高兴呢？大伙都猜不着，我跟她說：“阿媽娘，您怎麼啦？”她說：“中國薩拉尼要回去了。我想着要看不見你們，心里就难受。我大兒子打

美国鬼子牺牲了，你們就象我的兒子一样，帮助我，这回都要走了。”說完，她望着我們又难过起来。我心里也挺难受，誰不想回祖国？可又舍不得离开老大娘。只好安慰她說：“我們現在走了，以后需要我們，我們一定再来。”可是老大娘总还是依依难舍，在临走的几天，一說話就流泪。

临走那天，火車站上站滿了欢送的人，比刚到朝鮮时还热闹。老大娘也来了，这会哭得更凶，怎么說也不行。我們上了車，他們就把苹果啊、栗子啊往車里扔。老大娘不住招手，一直等車开老远了，才看不見她。

跟老大娘分別的时候，她的小兒子还送了一本日記本給我們，在上面留下了地址，希望多多通信。

(孙小林談 唐永德整理)

越 南 散 記

(一)

一九五五年一月，一支擁有两千多人的建設大軍，從全國各地來到廣西憑祥。住了十多天，便出國到越南去。我們的任務是修通陸南關到河內的鐵路。

离开祖國，一路上我們看到的是越南戰後的景物。敵人是殘酷的，把越南破壞得不象樣子。鐵路的軌道、枕木都炸光了，只剩下路基；有的地方連路基也沒有，看不出這裡原來是鐵路線，成了一片荒野。沿路大大小小的車站也都燒光了。同登、諒山那麼漂亮的車站，被炸得什麼也沒有了。當我們住下來以後，隊長就召集大會，他号召我們說：“大家都已經看到了，鐵路成了這個樣子。我們一定要和越南同志一起，趕緊搶修。任務是很緊的，要求大家不分鐵工、木工一齊干，共同來完成任務，三個月內就要把鐵路從陸南關修到河內。”

大家二話沒說：我們是從中國來的，做好做不好對國家影響都很大，做不好怎麼對得起祖國哩。為了搶修，當然不能說我是鐵匠，不干木匠的活，需要干什么，大家就干什么。鉗工于學榮表現得特別好，碰到鉗工活兒不多，就去干別的活，只要隊長說一声干，他馬上就行動起來。有一次大師傅病了，他就去燒飯；晚上做活沒燈，他就給大家造煤油燈，一造就是好几百只；後來

大家都选他作了劳模。

搶修任务这么紧急，材料又沒有，工具也不够。我們就想办法找废料，到山沟里拆破火車上的烂东西，象管子、車皮等等，还把破車上的鐵彈拿回来作螺絲，有时跑了几里路，爬到山頂上，把地堡的鋼筋打下来作原料，在只有四根房架子的破房上盖一层雨布，就开爐升火地干起来了。搶修就是要快，不能算鐘点的。

越南山多，铁路都是围着山繞，全是弯弯曲曲的，加上那兒的天气不是下雨就是半阴天，鋪路就更加困难了。和我們在一起工作的还有越南的人民。他們热情、积极。越南的民工大部分是妇女，她們很能干，身体很强壮，一天到晚挑土也不覺得累，有些連男人还比不上。有一次我們一起去裝道枕木，越南的道木用硬木，比我国的枕木重得多，一个人扛一根都很費劲，一般的都要两个人抬。但是越南的女同志都一个人扛一根，而且走得很快。人多一块干，可真快极了，刷的一下子就把路鋪得老远老远。这样，我們两个月就把任务完成了。

(二)

越南盛产大米，一年可种两、三熟，无论是春夏秋冬都种粮食。土地肥沃，气候比較炎熱。我們离开北京时正是寒冷的一月，但在越南却很暖和了。中午只要穿夹衣，早晚穿一件絨衣就行了。

越南出产的水果很多，其中有一种水果名叫檳榔，在一次晚会上，我們吃过。他們說这东西还是过去从中国传去的。檳榔一般的都是妇女吃。

越南同志穿的服装大部分是咖啡色的，式样类似我国农村中盛行的中式短装，一般的褲腿都很肥大。干活兒时都光着脚。

當時咱們干活時，穿球鞋還感覺疙腳，但他們光腳却不在乎，挑着兩筐土在鐵道路基上行走，如行走在平坦大道上。這種勤勞吃苦的精神，使我們稱贊敬佩不已。

越南人民愛歌舞，尤其是青年更是好唱好跳。下了班他們就拉着我們去跳，其實我們都不會，但在他們熱情的鼓勵下，慢慢地敢跳會跳了。越南有一種少數民族，了解情人都是用唱歌的形式進行的。男女便通過歌唱來敘述自己的身世，使對方了解。唱完後，如雙方都同意了，就選擇日期結婚。他們選擇的地點一般都是在野外風景優美之處，有時也在馬路旁邊或村外。有一回，我們在馬路旁邊看見一對青年男女在歡欣地歌唱。我們懷着好奇心，停下脚步來聽他們的歌聲。我問旁邊的一個越南同志：他們在唱什麼？越南同志回答說，主要是互相詢問家庭歷史情況。

我們參加過一回越南婚禮，大體上和我國新式結婚是差不多的，新婚之夜也要鬧洞房。

越南人很聰明，我知道在建鐵路時曾發生這樣一件事：在一段線路上需要很多土方，但泥土表面很硬，挖起來很費勁。當時有一位越南民工，想出辦法。挖土時不從上面挖，而從側面掏進去一個窟窿，到晚間在土洞里澆一些水，使硬土喝飽水分，到第二天早晨，不用費大勁，就能砸下一大塊土方。硬土方問題就這樣解決了。

越南的同志愛學習，從我們到諒山之後，有個轉業的戰鬥英雄，他過去一直在打仗，這次參加建設，學木工技術。他肯鑽研，肯思想，過了三個月，這位戰鬥英雄，由外行變成了三級工。一般說，學木匠起碼得三年，我學了五年才到四級。

不久，由於工作需要，他調到別處去了，這時我們也快回國，分別時我們把自己的工具送給他作紀念，他非常感動，抱着我，

吻我的脸，还掉下眼泪。他說他一定把我送給他工具当武器，发挥最大的用处。說完后我們紧紧地拥抱，誰也不願分手，真是难舍难分。后来，我在南定市又碰見他，我們紧紧地握手，他帶我去看我送給他的工具，他保存得很好。一个越南同志告訴我，他已經被評上了勞模。

(三)

我們第二次又出國到越南，是去修河內到海防的鐵路。其中越池大桥是越南一座很大的鐵路桥，离海防有一百多公里。战争中全部破坏了，法国等三个国家过去准备合建，但看到河水很深，水流很急，水面很寬，风浪很大，不敢动手。当我们去修时，帝国主义就說：“中国人不行，他們修不好的。”

工人們听到了这种話后，非常气憤，决心修好大桥，用活的事实来堵塞狗嘴。修大桥的工程开始了，中国工人、技术人員和越南同志在一起，开始了緊張的战斗。三十多岁的优秀裝吊工长陈国平負責領導頂平工作，頂平工作是搶修任务开始的第一步，這項工作很艰巨，要将高大的桥墩，从急流中頂起来。

頂平工作进行到最后一天，眼看旧桥墩快頂好了，天空忽然刮起七、八級大风，并且越来越大，設有人力卷揚机的大船，在河心中搖摆得很厉害，隨時可能发生严重事故。这时指揮操作的陈国平，看到情况紧急，他就要船上的越南同志全部上岸。越南同志不願意，只是从船头走到船尾去。任务很紧，如果停止工作，就会前功尽弃。于是在大风浪中，坚持工作。不料一陣狂风吹来，鋼絲繩断了，两个中国工人被断头的鋼絲繩打落到水中。这时，双手紧握着絞車的陈国平，便伸手去拉那快落水的同志。誰知他一伸手，絞車輪一反轉，也把他打到水中去了。这个严重的事故，立即震惊了全工地，很多越南同志想下水去搶救，显然，在

这样的狂风大浪中，单手下水救人是枉然的，因此被工地上的中国领导制止了。大家立刻用鱼网抢救，在离船二百公尺左右的地方，先掉下水的两人被救了。可是陈国平同志却被水冲走了。胡主席知道这件事，立即下令，要红河下游的全部渔民停止捕鱼，都来打捞。打了三天还是无影无踪，陈国平同志就这样牺牲了。两个被救起来的中国工人，立刻送到了越南中央医院去抢救。范文同总理还曾亲自去探望。因为抢救及时，不久，两位同志便出院了。

工地上为了纪念陈国平同志，全体停工三天，召开了严肃隆重的追悼大会，工人同志们纷纷表示要向陈国平同志学习，学习他的国际主义和忘我劳动的伟大精神。会上陈国平同志被越南政府追认为越南一级劳动英雄，越池大桥改名为国平大桥，并在桥头立了一座纪念碑。在中越职工的努力下，本应一年完成的大桥，只用三个月就完成了。

(四)

在越南，我們幸运地見到了胡主席。

在一九五五年九月，当时我們正好在河内。胡主席穿着咖啡色的土布服装，脚穿木拖鞋，脸上带着慈祥的微笑，一見面就用中國話說：“同志們喝水。”过一会儿，看我們都沒动静，又风趣地笑着說：“还要我給端？这么些人，我可端不过来，自己來吧！”他还給我們預備了汽水。当时一起去的还有我国大使館的几位同志，胡主席問他們：“你們怎么不带小孩来？”據說胡主席特別喜欢小孩。接着他問我們生活习惯不习惯，又告訴我們說：“最近我到中国去了一趟，毛主席身体很健康。”并且說，“我們工作中有什么缺点，你們都要毫不客气地提出来。”会后还招待我們看了一场胡主席出国訪問的記錄电影。在电影快开演时，胡

主席說：“我還有事，不能陪你們了。”說完就和大家告別了。

胡主席非常朴素，衣著和老百姓一模一样。这次的会見，給我們的印象很深，越南領袖对人民的关怀、照顧，以及越南人民热爱劳动的模范行动，深深地感动了我們。使我們永远也不能忘記。

（吳仁芳、董家森談 厂史编写小組整理）

中蘇友誼的花朵

(一) 記西林專家

說到管柱應用範圍的擴大，不能不記起西林專家。早在一九五二年，專家來廠參觀，中國廠管柱的製造吸引了他，他感到新穎有趣，便細細琢磨起來。他發覺用離心法製造管，用途不廣，如果改進接柱方法，可給橋梁施工帶來很多好處。想到這裡，他自言自語說：“這簡直是一項技術革命！”隨即，提出了三種接頭樣式，並親自指導試驗，結果採用了法蘭盤式。

西林專家的預言得到了實現。幾年後，他擔任長江大橋工程的專家組長時，便採用大型管柱作橋墩。工人們因此就可以在水面上操作，健康和安全都有了保障。記得過去建造錢江大橋時，橋墩奠基，必須沉到水底工作，就有人死在水里。現在，這管柱不獨在鐵路橋梁上使用，公路、水利、國防上也都採用了。吃水不忘引水人，我們真感謝西林專家。

此外，打一九五零年開始，還有巴格勒夫、沙布里、普洛赫曼、夫、炳布赫、包布列可夫、皮洛夫、庫滋涅佐夫、拉基弗林、列溫、魯登科、吉赫諾夫、奧尼斯可夫等十數位專家先後來廠指導，他們關心我國的建設，就像關心他們自己的事業一樣，他們的汗水，滋潤了中國的土地。今天，在這片土地上，已經開放出千朵萬朵友誼的花朵。

(二) 記莫紐斯珂專家

苏联莫紐斯珂专家，到中国来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講学，在这期間，他常到我們桥梁厂来考察。

這是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一个早晨。我們和郭可譯工程师去見专家，想請专家帮助我們解决生产工艺的設計方案問題。专家正在写着一份材料，但他馬上停止了这工作，接見了我們。他十分仔細地傾聽我們的彙報。接着就和我們一起進行了討論。专家逐条地提出了他的建議。起初，我們只是一个勁兒地記筆記，想等他的意見談完后，回厂后再仔細研究。但是其中有几点意見，我們覺得很為難，意見是很好的，可是結合我們厂的具体条件，似乎有些困难。专家立刻發現了我們这种心情，就問我們說：“有什么困难嗎？不要不好意思提。”接着，他笑着說：“我除了言語而外，并沒有把我看成是外国人，所以我希望你們也不要把我当成外国人。”我們考慮到专家工作很忙，原則問題已經解決了，一些小問題，不願意耽擱专家太多的时间，莫紐斯珂同志馬上笑着說：“我在中国的时间只有四个月，你們假如明白苏联政府派到中国来的专家都願意尽自己的力量，为中国服务，那么你們就應該在四个月内两只手拉住我的衣裳，尽量向我要东西。”他又說：“小問題往往能牽連到整个設計，應該提出來，而且要爭論。”专家的話使我們感到不彻底弄通专家的建議是不对的，又感到专家是这样容易接近。于是我們把所能想到的一些困难問題，全都提了出来，并且进行了爭論。翻譯同志忙碌地翻譯着，爭論了整整一个上午。专家在討論中象老师对待自己的学生一样，耐心、细致反复地研究和推論，使我們終于把問題彻底弄清楚了。

時間已經不早了，告辭回來的时候，我們說：“感謝专家，耽

擋了您很多時間。”專家笑着說：“您們使我的時間做了很有價值的工作。”我笑着說：“您對我們不好的工藝設計，做了一場斗争嘛！”專家笑着點点头說：“這種鬥爭才是我們的友誼啊！不良的工藝設計，會使工作受許多罪；但好的工藝設計，會使工作更輕松更愉快！”

翻譯同志告訴我們，莫紐斯珂專家從到中國來的頭一天起，就不知疲倦地學習着我們黨的總路線的各種文件，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這樣才能在中國的期間內，能更好地按照中國共產黨的路線幫助中國人民辦更多的事情。”

(三) 記倆布赫專家

倆布赫專家，年紀約五十來歲，是一個具有丰富施工經驗的專家。工作中沉着細致而且大膽。什麼事情，對他來講，似乎總不會沒有辦法似的，許多複雜的問題一到他那裡很快會得到解決。

他待人，總是那麼耐心。有一次，橋梁出現裂縫。這時，大家都沒有經驗，不知道原因在那裡。他听完大家的意見後，便拿起放大鏡檢查我們帶去的混凝土塊。不一會兒，他就指出了裂縫的原因，並且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辦法出來。他似乎很理解我們的心情，對已經產生裂縫的梁，也提出了處理意見，很快就得到了解決。

曾經有人提到倆布赫專家的“脾氣”。有一次，因為我們把“預應力梁”靜荷重試驗做錯了，倆布赫專家發脾氣了。他漲紅了臉說：“幾萬塊錢啦！在蘇聯，幾萬塊錢交給我們試驗，就會象貓捉住一個耗子一樣小心謹慎地來擺弄，可是你們却輕易地把它搞錯了。”這是嚴格的批評呀！但在最後，他却請求我們不要生他的氣。他是为了國家損失而着急。我們知道，倆布赫專家

所以发“脾气”是因为他对工作有着高度责任感。

俩布赫专家已回到苏联去了。但最近还給我們寄来对我们有帮助的資料，他象关心着他祖国的建設事業一样关心着我們的建設事業。

(四) 記包布列可夫專家

苏联包布列可夫专家，正在唐山鐵道學院作短期的講學，传授苏联桥梁建設的新技术。我們厂每星期五組織了有关人員去听专家的報告。这段时间里，使我們得到丰富的新的技术知識。

这是一九五七年的秋季，我厂正进行着“后張式預应力梁”的大生产。这一天，忽然发现了所有产品上混凝土都出現了細微的裂縫，生产頓時都停頓了下来。車間和厂部干部都怀着焦急的心情，分析和研究对策。虽然大家都集中了力量和智慧，企图把裂縫的原因找出来，但由于理論和經驗的缺乏，都提不出一个确切有把握的措施来。

包布列可夫专家听到了这个消息，立即乘車从唐山赶到了丰台桥梁工厂。下火車还没有休息，就由厂长陪同着到現場去了。他詳細地查看了情况，听取了我們的彙報，約定第二天在唐山鐵道學院利用講課的時間举行一次討論会。

星期五，在唐山鐵道學院的教室里，聚集着設計施工等單位的同志，唐山鐵道學院的教授們也参加了这次會議。包布列可夫专家主持了會議，他認為“后張式預应力”鋼筋混凝土梁混凝土上出現的細微裂縫，是一个新的技术問題，会影响到預应力混凝土的发展速度，因此必須由大家共同分析、研究，寻求一个确切的技术对策。开始他沒有发表意見，他想先倾听大家的看法。

在丰台厂詳細地介紹了情况之后，会場馬上开始了热烈的爭論。包布列可夫专家坐在一旁，聚精会神地記着、听着。不时

停下筆來思索。辯論告一段落時，專家不慌不忙地走上講台，以深湛的理論分析了大家的看法；最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會場上馬上議論开了。大家的看法一致了，專家總結的意見是正確的。

依照包布列可夫專家的意見，施行措施之後，一個複雜的技術問題得到了徹底的解決。

（張志良、王永興、姚訓惠）

支援首都建設

我們是首都的工人，都願意為首都的建設多出一份力，把我們的首都建築得更宏偉更美麗。几年來，在黨的領導下，我們創造性地利用電杆空心的特點，製成新產品，支援了天安門的改建工程，這種產品在解放初期只有我們廠製造，但現在已在全国推廣了。我們製造了預應力梁，支援了丰台車站駝峰貨場的修建，我們製造了首都劇場的屋架、北京飯店的屋架基樁、永定河引水工程的閘門……，和全市工人兄弟一樣，在支援首都的建設上，我們也貢獻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一)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禮堂，可供几千人聚會。當人們走進會場的時候，就會覺得這個樓上的看台有獨特之處。象這樣三十公尺左右寬的看台，下面沒有支柱，那時在首都還沒有見到過。人們也許會有些擔心，但是不要緊，它是由一個一人半高的鋼梁支撐着。這個鋼梁約有二千袋白面的重量，在這個大梁上又承托着不少放射性小梁，這些大小梁便是我們廠工人製造的。要把這麼重的梁從平地上提高到六、七公尺高的半空，那是多么的困難。起重機還吊不了那麼重。而且起重機也根本無法開進當時政協禮堂的工地，那怎麼辦呢？困難難不到咱們廠的起重工人們，你信不信？他們僅僅用了二根木柱，在几小時內，便把

这样笨重的鋼梁裝上去了。

(二)

一九五三年時，我們還是一個小廠子。當時鋼結構生產能力很低，技術工人也很少。一天，鐵道部派來了兩位工程師，傳達上級布置下來的任務——改建懷仁堂。要我們擔任鋼屋架製造及安裝工作。時間短促，大概只能有一個月左右。並且還要和現場土建工程配合進行。聽說要改建國家領導人集會的懷仁堂，並且要在此召開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工人們沸騰了。在現場會上，大伙紛紛提出了保證。事情就這樣定下來了。

製造鋼屋架，本來應該畫施工圖。但時間來不及了，於是，就大膽採用了就地放樣不再畫圖，工程技術人員深入現場，就地解決問題的辦法。這樣，一下子就節約了十多天時間。因材料規格和圖紙不符，便採用代用材料。而為了給安裝創造條件，便依照安裝順序來創造。這又大大地縮短了工作時間。

最困難的還是安裝工作。因為懷仁堂原來很小，而且兩側都有房子，只兩端可以通行。但地方也不大，連材料都放不下。安裝時又不能碰壞一切東西和古迹，起重設備也用不上。不光這樣，當時土建工程也正在進行，所以還不能妨礙他們的工作。怎麼辦？老師傅們開了群眾會、諸葛亮會，辦法有了。料不能運，用人抬；上不去，搭架子。幾天之內，搭了个滿堂腳手架。幾十噸材料，用人工一根根地抬上去，而且在幾十丈高的高空中拼裝。當時天下着毛毛細雨，路不好走。天氣又悶熱，汗流夾背。但是大家一想到這是在毛主席的身邊工作啊！立刻力量百倍。拼配鉚釘的工人們，接着上來了。他們有把燒紅的鉚釘，從地下扔到十几丈高高空的技巧，但是為了防火，他們却把鉚釘爐也抬到了高空中來進行作業。一筐筐的煤，一個一個釘子，都从

地下搬上去了。这样，原来計劃二十天的安装任务，只用了十几
天就完成了。

(三)

苏联展览館，現在叫北京展览館。它最大的标志，就是高入
云端的五十余公尺的镏金鐵塔。日光从表面镏金的塔身反射出来，
灿烂耀眼。夜間，塔頂的五星放出紅色光芒，庄严美丽。

我們在一九五四年接受了制造装配这个鐵塔的光荣任务。
鐵塔是由苏联設計的，技术要求很高。当时我們的电焊技术还
比較差，但在苏联专家的鼓舞下，我們勇敢地承担下来了。鐵塔
高四十余公尺，是用二十余节拼装起来的。当时展览館整个工
程要求在“五一”节前完工。拼裝鐵塔，从四月上旬开始。因为
四周土建工程已經完成，所以鐵塔是从室內一节节地由下往上
拼裝。拼一节从塔身內往上吊一节，越往上，外面就越看不見。
要拼裝得很直，是个困难工作。但是我們按照技术要求，仅仅用
了十天功夫就完成了。

制造塔頂上的紅五星更困难。听说原来打算在苏联訂貨，
但由于时间紧急，赶不上。那时，我們厂的工人們說話了：只要有
苏联老大哥的帮助，再困难我們也一定能制造出来。沒有設
备，我們用双手制造；沒有經驗，我們可以依靠群众。我們一定
要讓它在工人的节日——“五一”，从塔頂上放出灿烂的光芒。

好！行动开始了。車間主任、領工員和大家一起干起来了。
沒有机器，就用砂輪把几十根角鋼一点一点磨出来了。

紅五星在塔頂上看看很小，但它有一丈寬一千多斤重。原来
計劃把它从脚手架上，用八个人抬上去。估計一天能裝好。但
后来架子拆掉了，抬不上去。怎么办？当时已經是二十八日，里
面還有一百四十多个电灯的安装工作。这个紅五星如果不在二

十九日这一天装好，那么“五一”就亮不起来。大家都为这个焦急地想办法。从塔里面吊，不行，太窄；用起重机，沒有这样高这样长的机器。再重搭架子，不可能。这时，起重老工人們，憑着他們几十年的經驗，又想出了高妙的办法。他們大胆地提出，在塔頂上立两根木杆，利用屋側的提升架，中間拉上鋼絲繩，用杂技团走繩索的办法，从空中把紅五星拖上去。并且說：有半天的功夫便能完成任务。这办法刚提出来，好些人都怀疑，也有的人惊讶：这真叫美妙啊！但领导上支持了这个建議。工作就在二十九日早晨开始了。嗨！不到中午的时候就安装成功了。

(四)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文化体育事業也飞跃地发展着。首都都要建筑一座大型的体育比賽館。这个比賽館的結構，是世界上少有的。五十六公尺寬，三十多公尺高，中間沒有柱子。这是怎样建筑起来的呢？

掌握設計的苏联专家一到中国后，便提出这个結構要我們制造。因为他在苏联时，就听说首都有个丰台桥梁工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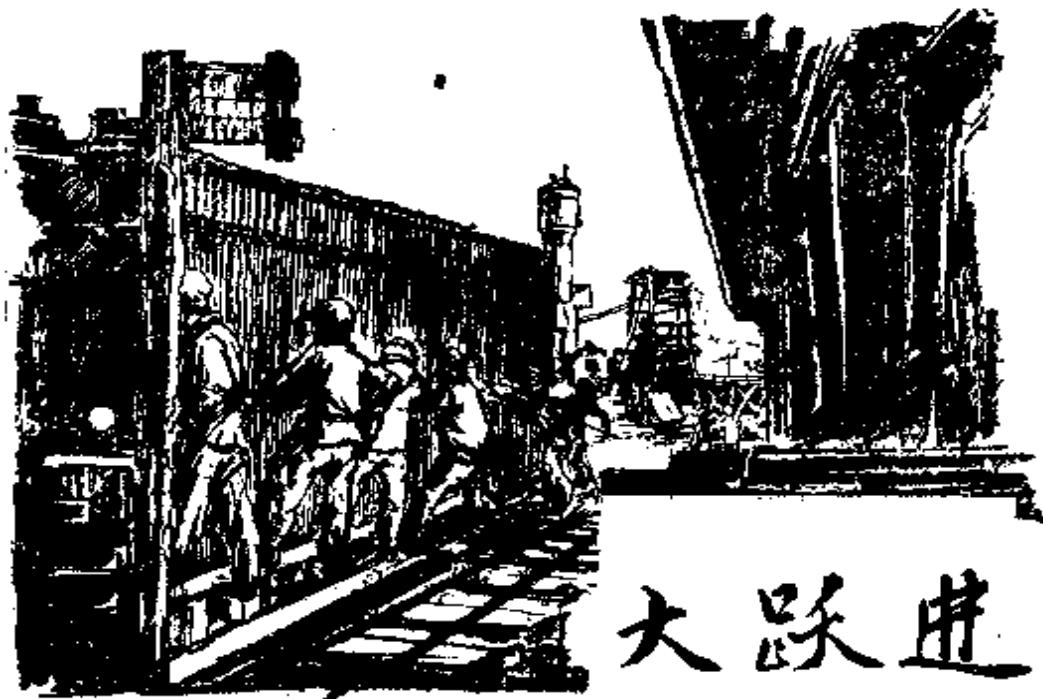
制造这样大的鋼架，必須要求精确，不差分毫，才能装上。当时碰到最大的困难是底座。底座由两个半圆形吻合而成，規定要用鑄鋼。鑄鋼設備沒有，加工設備沒有，怎么办？后来我們用鋼板拼成，用手工代替了机械。

半个鋼架就有六吨重、三十公尺长，架起来时又不能固定，所以安装时的安全工作是很重要的。当时正值春节，天气寒冷。每天早晨工人們登上三十多公尺高的架頂上，頂上一片霜，不小心就会滑下来。而且經常有五、六級大风，很难立脚。

安装工作應該开始了，可是因为底座沒有制好，不能按时开工。当时工地負責人非常着急，因为这个工程的完工日期不能

延誤。工人們進行了討論，採取了措施。要在延期開工的情況下，仍然保證按期完工，並且爭取提前。安裝開始了，第一架安裝又延誤了兩天。但是，大家都知道，這樣的工程如能提前一天，是有不小意義的。大伙工作得更帶勁了。有了第一架安裝的經驗，使工作熟練了，就一架比一架地縮短時間，結果比預計的速度還提前了三天哩！

• (范景宗、王新成、王丕鈞等談 王忠義整理)



大跃进

胜读十年书

一九五七年的九月间，我们南口铁路工程学校的六十几个毕业生，走上建设祖国的岗位，到了丰台桥梁工厂。

想想国家培养我们十二年，今天开始工作了，我们心情多激动！真象一个小孩子，到了新鲜地方，面对着轰隆轰隆的车间，里面有森林一般的钢筋，灰白的水泥，眼睛看不过来，耳朵听不过来，什么都要问问。在课堂里，光听说桥梁、轨枕、电杆，现在可要来亲手制造了，我们心里激动着。……

正是这个时候，党在进行整风，右派分子却乘机向党进攻，一时乌云乱翻起来。

本来有些同学是带着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来到工厂。他们想，桥梁厂大，工程师多，提拔快，当个技术员，工资有六十多块……谁知发工作证时，上面印的不是“实习生”几个字，却是“混凝土工”。轰的一下子问题都出来了，这会是一级工，还有二级、三级……多会儿才升到技术员呀？念了十来年书，怎么还是个工人？这样，上班时哼哼哈哈，磨磨蹭蹭。下了班，凑在一起滥发牢骚。这时候，隐藏在学生中的坏分子肖庆普，乘机会煽风点火，他叼着个烟卷儿，倒背着手，成天在各工组串来串去：“你们还干啦，别处可都呆着哩！法不责众，咱们都不干，领导没办法。”上夜班时，他公开宣泄自己的仇恨：“社会主义真不如资本主义好。过去我跑行商，自由自在，哪象今天！”他更慫恿一个学生说：“你成份好，大闹一場没问题，我支持你到铁道部去。”厂里右派分子金水，也假惺惺地向学生们表示“同情”，说：“你们要闹，否则一辈子当混凝土工了。”于是，有不少学生一时迷失了方向。有一天，肖庆普居然四处煽动，把许多学生哄到厂长室围住厂长闹事，他自己却扮成好人，伸手指脚干起活来。厂长问他怎么没去？他说：“工作时间，按规定办事唄！”

我们这批学生中，当然也有头脑清醒的，有些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对于党的领导始终没有动摇。我们的父兄，有的就是工人。“工人”，是一个多么闪闪发光的称呼呵！我们听党的話，热望把自己锻炼成为真正的工人，好建設社会主义。而他们，却不听党的話，不願当工人，迷恋资产阶级生活，甚至于想闹事。这样，我们和他们，暂时走上了两条道路。我们听到许多讽刺，坏分子还威胁着要打我们，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打，是吓不倒的；为了党的事业，我可以牺牲一切。

一场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开始了。

许多老工人纷纷贴出大字报，责问他们：“你们吃的穿的，是

打哪里来？念了几年書，是誰的培养？对得起党和人民嗎？”在这样义正詞严的大字报面前，有些学生为了掩飾錯誤，爭取同情，又捏造事实，写了一篇“事實簡述”，說什么國家欺騙了他們，他們是来实习的，不是来当工人的，不應該參加体力劳动。这可更惹火工人們了。我們也忍无可忍了，也写了一張題名“實事簡述”的大字报，揭穿他們的謊言。并且表明我們的态度：一定要站稳立場，維护党的利益，坚决服从国家的需要。我們的大字报一貼出去，馬上得到工人們的支持，到处都貼出大學報支持我們，写着：“你們挺起身來，全厂工人都在看着你們。”

老工人和覺醒同学貼出的大字报，使陷入資本主义思想的同学猛省。党为了挽救走上歧路的学生們，耐心地从各方面伸出了援助的手。黨組織依然是无微不至地在生活上关心他們，在思想上帮助他們，使他們認識到解放前工人的痛苦生活：那时候，工人們吃了一頓愁一頓，吃的也尽是混合面，那玩意兒，吃了脸肿脚肿，日本鬼子說是得了霍亂啦！用繩子一拴，就要拖去活埋，鬼子在前面拖，工人直喊：“我还是活的呀！”可还是被埋进坑里了。那地方就成了万人坑，狗在那兒啃尸首，都吃紅了眼，見人就咬……这些跟現在对比一下，真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呵！“可你們還說沒有前途。沒有党的领导，沒有社会主义，哪裏談得到什么前途！”支部書記王秀同志又启发他們說，“过去有錯誤，只要現在改正了，就是好同志。”这时候設計总局的工程师、秘書、大學的教師，都下放到車間，当上普通工人了，而且劳动得特別好。許多学生感覺自己的水平比他們差远了，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劳动呢？不久，伟大的双反运动开始了，几万张大字报向浪费、保守和各种歪风邪气展开猛烈的攻击，工人們为了加速建設社会主义，干劲冲天，生产紀錄接二連三地被突破，喜报挂滿厂門，許多学生，在这种忘我的劳动的热潮里，亲切体会到了工人阶级的

伟大，不得不承认自己过去是错误了，而且开始转变了。他们对“工人”这两个字，逐渐产生了感情，要求别人称自己是“工人”了，过去混八个钟点，现在也成了抄写大字报的夜战队员。这时候，坏分子肖庆普等，还不死心，企图反扑，在汉反中化了八个假名，写大字报谩骂领导，讽刺打击进步同学，但是，这种反动活动再也不能蒙骗觉悟了的大多数学生，反而激起了公愤，大家群起而攻，坏分子被孤立起来了。

领导上为了进一步向学生进行教育，紧接着组织他们向党交心。蓬蓬勃勃的大跃进形势鼓舞着他们，工人阶级的光辉品质激发着他们，年青人要求进步的热情推动着他们——伟大的党伸开了温暖的手臂欢迎着他们，他们纷纷赤诚地向党交出了真心，就象犯下过失的孩子在母亲的怀里老实认错一样。有的检查了当混凝土工是屈才的思想。有的交出了这样发泄不满情绪的歪诗：“繁星明月送学堂，指望将来成栋梁，苦读寒窗十二载，没有想到进灶房。”有的检查了光专不红的错误思想。有的揭露了自己过去所订下“个人主义的四年规划”……许多学生的交心材料中，同时都鲜明地揭发和证实了：隐藏在他们之中的肖庆普等，是煽动他们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坏分子。直到这时，学生们才大吃一惊，认识到自己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成了被坏分子可以利用的孔隙，使他们一度走上了如此危险的歧途。他们痛恨自己，并且相互进行了严格的批判。通过热烈的辩论，大家一致决心挖掉个人主义的臭根子，大家都认为一辈子当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混凝土工人是光荣的。

这一场激烈的战斗，经过了几个月的时间，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终于被打得落花流水，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思想终于获得了全胜。

包袱放下，思想解放，南口学生以全部的热情，所有的本领，

迎接了技术革命。三天之間，全厂共提出建議四万多件，其中两万一千多件是南口学生所在的軌枕車間提出来的。在老师傅的帮助下，他們立即改造了千斤頂架子，制造了倒盤机、拉伸机。現在，什么活脏，什么活兒累，大家搶着干！上班干了，业余还要干。想一个建議，想到睡不着覺。运输有困难，就組織业余运料队。运洋灰沒有工作服也不在乎，扛起来就走。

咱們厂里，還沒有过女工长。董秀兰破天荒地当上了女工长。起初大家都担心她干不下来。有人开玩笑地跟她說：“董秀兰，多准备手絹擦眼泪呀！”可是直到現在，董秀兰沒有哭过一回，还接二連三地創造了新紀錄，最先突破了二十分鐘，获得了紅旗。工人們管她叫“穆桂英”，說她站在生产队伍前边，真象个女將軍似的。董秀兰說：“如果思想上要把工作做得好，一切工作都会胜利地完成。”

南口来的学生，現在許多都當了工長、組長。我也做了些女同志过去沒有做过的工作，領導上叫我去采購，必須东南西北，到各个工业城市去物色。我毫不猶豫地接受了任务。可是仔細一想，困难是很多的。比如到了广州，說話听不懂，怎么办？到了一个生地方，一个女同志，找不着住处怎么办？隨身帶这么多錢，丢了怎么办？有人跟我开玩笑，說：“你准备多少錢留着賠呀！”弄得我坐在火車上，不敢跟人家說話，怕別人知道我帶着許多錢。但我沒有犹豫，堅決往各个陌生的都市里闖去，越闖胆子越大。終於完成了采購任务。

現在我在試驗室工作。回想进厂不过一年多，得到了許多鍛煉，給我的教育，胜过讀十年書。現在，我們南口来的学生，跃进的姿态，真象生龙活虎一般。想到这些，我从心底里覺着快乐、舒暢，我就更加感謝党，更要坚决听党的話，做党的好女兒。

(李國英等談 厂史編寫小組整理)

老徐师傅

老徐师傅叫徐文奎，是咱们厂試驗室的混凝土工，今年已經四十多岁。他解放后来到丰台桥梁厂工作。但在开始时，他工作不安心，老是以为在桥梁厂工作不如作其他工人的工资高。因此，改行的念头成了他的思想包袱，明明知道工作上需要他，他却总不考虑这些。由于党的不断教育，他勉强地留了下来，并曾一度在工作上表現得不錯。

一九五四年老徐被調到試驗室工作。当时車間已施行計件工資，而試驗室不实行計件工資，因此，他的情緒又起了波动。一心要想調回車間去工作。他光想調回車間后，每月就可多得二十余元的計件工資。他的个人欲望沒有得到滿足时，他的老毛病又犯了：工作馬馬虎虎，吊兒郎當，上班后半小时，才懒洋洋地开始干活；差半小时下班，就已在准备回家了。不但这样，工作上还不服从組織調动，总是患得患失，認為自己貢獻不小，而得到的报酬却太少。他要求調动工作。曾找过厂长三次，找过人事科三次，找本单位主任那就更不計其数了。老徐师傅为什么那样呢？正象他自己說的：“我就是打算鬧得凶点，好讓領導上快快地把我調回車間去。”

由于領導上沒理他这个碴兒，老徐师傅闹得越来越不象話了。他不但在工作上泡蘑菇，而且會議也不参加，鈴一响就回家。为了叫领导为难，有一次他竟向試驗室黃主任要求十多分

鐘加班的補貼。當時黃主任說：“十分鐘怎麼補貼？”而他却很不滿意地說：“十分鐘也是加班呀！加班就得發補貼，這是規定！”

這就是在整風以前，抱着“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老徐師傅。正因為這樣，他自己也給自己起了個名兒叫“老和尚”。於是老和尚的外號，很快地在廠里出名了。

偉大的整風運動開始了，人們都本着治病救人的態度，向不良傾向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老徐師傅的那些表現，當然也被大家提出來了。大家分析了他的錯誤，並指出了錯誤發展的根源和後果，經過批評和辯論，通過新舊社會對比，勾起了老徐師傅一場痛苦的回憶。

老徐師傅念過一年書，生活逼得他到一個卷煙工廠當了徒工。當徒工的滋味不是人受的，他受盡了各種折磨和剝削。為了一家大小的溫飽，為了活命，老徐冒着生命的危險，曾在廠里偷出些烟卷來賣錢。有一次，被日本鬼子捉到了，吊在一間冰冷的屋子里，一天一夜被鬼子打昏過三次。老徐出來後，決心不給鬼子干了。就離開了卷煙廠，到處打短工，干各式各樣的零活，混飯吃。

盼星星，盼月亮，盼到一九四五年鬼子投降了。他滿以為這一下回廠做一個工人，就可以衣食不愁了。可是，國民黨的劫收大員象蝗蟲一樣地飛來，把卷煙廠值錢的機器設備都弄走了。工廠關了門，工人們都失業了。老徐又干了蹬三輪車的行當。一天蹬十六、七个小时，受盡風吹，雨打，但得到的却是吃不飽、穿不暖。有一天，老徐蹬車碰上了一個國民黨的傷兵，坐了往返六十多里路的車子，只給了他二千元偽法幣。當時二千元的偽法幣，買不到兩斤玉米面。好容易對付過這一關，又碰上了一個美國兵醉鬼，強迫叫他拉車，還叫他給找女人。老徐心想：“怎樣做這件事呢？”他拐彎抹角地拉了他半天，看看天色已晚，最後拉到

一个背靜处，趁无人之际，把醉鬼一家伙掀下車子，摔了他个脚跟朝天，蹬起車子就跑回家里来了。

他想到这些事，又想起当时两个可爱的孩子，由于闊病，眼睜睜地看着他們死去了。可是解放后，另一个孩子病得很厉害，不但住了医院，而且一个錢沒有花，就把孩子的病治好了。想从前，比現在，这是一个多么明显的对照！

解放后，非人的生活和失业的痛苦，統統一去不复返了。工人当了家，作了主人，可是自己却还一直闊待遇，闊个人利益……。他越琢磨就越覺得自己是“人在福中不知福”，太对不起党了。想到这些，老徐师傅既痛心，又悔恨，背地里落下了泪。但他很快地把悔恨变成了前进的行动和力量。

老徐师傅轉变了。从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以来，他就一直在各項运动的最前列。十二月中技术革命运动开始了，他立刻一馬当先地投入了这火热的战斗中。他用了三天三夜的时间，創造了划綫器。划綫器的創造成功，不但解放了笨重的体力劳动，并提高了工作效率三倍多。老徐师傅为了創造这个划綫工具，晚上回到家里，一次又一次地用紙板来做模型。不行再来，又不行，又再来。模型变了又变，改了又改。孩子們跑到他跟前，想和爸爸亲亲，但都被他扒拉一边。这个一向对孩子們特別疼愛的父亲，这几天却好象对孩子們有些厌煩似的；好說好道的习惯，也都見不到了。这使老徐师傅的老婆也感到奇怪起来。但經過三天三夜的苦战，他終于战胜了困难，赶走了失敗，取得了技术革新的胜利。他眉头上的結解开了，他更疼爱孩子了，他又恢复了有說有笑的老习惯。

划綫器的制造成功，对老徐师傅來說，仅仅是一个改进的开始。他又进行了下一步的創造。經過好几天的苦心鑽研和一次又一次的試驗，他又提出了“鋼絲試件縮短”的建議。提起这个

事来，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开始老徐师傅看到“試件”截得太长了，有些心疼，当时就想提出縮短的意見。但想来想去却压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試件的长短，是上級的規定。但在党提出了要冲破清規戒律，打破迷信思想等号召后，他又重新想起了縮短試件的事来。为了更有把握起見，他仔細回忆了几年来拉試件的情况，反复地进行了各种試驗，就肯定試件縮短是可能的。当他正式提出了这个建議后，却碰上了工程师不同的意見。但老徐沒有气餒。他把自己的一些体会和試驗，拿出来做証。經過了反复的研究和爭論，他終于胜利了。这一次的成功，給了他更大的力量和鼓舞。从此老徐师傅就一天不断、分秒必爭地进行着各种技术改进的工作。他前前后后，創造和改制了十七件生产工具，为国家节省了好几千元的財富。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老徐师傅的干劲一天天地增大了。一九五八年九月，他又积极地参加了小組集体的技术革命工作。在这工作中，可以說事事缺不了他，事事离不了他。每一个关键問題，只要一找他，他就会千方百計地去突破。从此“多面手”这个称号，送给了老徐师傅。因为他現在不仅精通了本行技术，而且还会简单的鉗工、电工、木工、瓦工等活了。現在，再沒有人叫他“老和尚”了。过去的“老和尚”变成了“多面手”。

在轟轟烈烈的夺鋼戰中，老徐师傅显得更活跃了。为了夺鋼，有一次，他蹲在地上，用两只手一直在冰冷的湿泥中，連續工作了好几个小时。他不叫苦，更不退縮。

徐老师傅就在这火热的夺鋼戰中，鍛炼得更坚强，更勇敢了。他現在終日为各种工作奔忙着，每天走起路来和飞一般。

在大力开展技术革命的同时，我們厂的文化革命的高潮也掀起来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口号，更激动着老徐的心。为了全面跃进，为了控訴过去非人的生活，为了歌唱英雄事迹和新社

会的幸福，他决心要在文化革命中也插上一面红旗。他在一个很短的日子里，写出了几十首詩歌。請听他那动人心弦的歌声。

国民党，是恶兔，
又要糧，又要米，
又跟美帝一条腿，
霸占台湾与馬祖，
兔子尾巴不长久。

* * *

共产党，紅又紅，
领导我們向前进，
幸福生活哪里來？
全靠党的大恩情。

* * *

东风吹来精神爽，
文化榜上把名揚，
老粗能把書来看，
拿笔也能写文章。

(崔克林写 厂史编写小组改写)

土专家佟兆珍

佟兆珍——我們管他叫老佟，年青的工人管他叫佟师傅，是咱們廠子有名的土專家。他今年三十三歲，高高的個子，渾身都是勁兒；看他說話不慌不忙的，可有着一肚子的好辦法。工人們干活兒的時候，碰見了什麼困難，只要一看見老佟，眉頭上的疙瘩，馬上就解开了。老遠就嚷：“咱們的土專家來了，事兒好辦啦！”

老佟進廠的時間並不很長，剛來的時候，還是臨時工呢！但他會鑽研，什麼事兒都愛摸摸弄弄的，什麼難事也吓不倒他。車間里要是有什么困難不能解決，他就会跟自己長了一塊心病似的，一會兒也放不下。總要琢磨來琢磨去，非弄個水落石出不可。後來他接連着當了長工、一級工、二級工……一直到五級工。一九五六年，領導上提拔干部，他一下當了管柱車間主任。我還記得那時他笑哈哈地說：“不行啊！我家沒這個家譜啊！”話雖這麼說，可是他勇敢地把這個工作接過來了，作得也滿不錯。後來精簡機構，干部下放，那時他在試驗車間當主任，寫了幾次決心書要求下放，領導上同意了，就下放到本車間當領工具員。

去年，因為用枕木鋪鐵路太費木材，鐵道部決定用混凝土作軌枕來代替。十二月中，把試制二千根混凝土軌枕的任務，交給了試驗車間。任務是光榮的，但一开头就碰到了一大難題：“波紋卡具”供應不上。“波紋卡具”用來拉鋼絲，是鐵道部科學院設計的，質量要求嚴格極了，二片波紋合起來中間不能有 $\frac{1}{10}$ 厘米的

空隙，还要六面刨光。咱們厂的机配車間一看見这个活就腦袋疼。沒办法，只得讓別處的桥梁厂去搞，可是也不合标准；于是，又送到沈阳去搞，却又是慢得要命，总发不出厂来。这个“波紋卡具”卡住了整个試制二千根混凝土軌枕的生产任务，几十号人为这个停工，成天在車間坐着干瞪眼，有劲沒地方使。任务要求在三月份就要生产出两千根混凝土軌枕，可是因为波紋卡具的供应解决不了，車間每天只能生产十五根。工人們都急得愁眉苦脸，技术科也沒一点兒办法。老佟呢，开始时，他也給唬住了。他想：“这波紋卡具是鐵道部科学院設計的，人家都是大科学家，咱这大老粗能行嗎？”可是眼瞧着任务完不成，也真不好受。老佟不由得就琢磨起来了，他白天想，夜里也想，甚至做梦都梦见。一連想了十来天，办法終於想出来了。

老佟講了他的新方法：用一块鐵板刨个槽，卡上几根鐵棍兒就行了。这办法倒真简单，是他从长年的操作中摸索出来的。但当时我听后心里却直犯嘀咕：“人家波紋卡具是那么高級的玩意兒，都是按照書上作的，咱們用几根鐵棍擋在一起焊焊能行嗎？”可是我支持他去試試。他去找了技术員，技术員也直啞嘴兒，皺着眉头，沒把握地說：“也許行吧！”

老佟想：“为了打破这一关，这个东西一定得試了。能行更好，不能行就吹。吹了也沒啥，再想别的办法好了！”那天晚上，他画好了草图，当晚就交給鉗工組去造。鉗工組也挺高兴，拿过来馬上就作，沒有材料就从废料堆里找，需要电工就找电焊工帮忙，六小时就把新卡具造好了。

老佟拿着刚作好的新卡具，到車間去試驗。大伙兒一看新卡具做出来了，立刻围上了一大堆人。你也帮忙，我也帮忙。試驗的时候，誰的心都在嗓子眼里吊着。試驗結果，一切都好。鋼絲一点沒滑动，波紋卡具也一点沒弯。大家这个高兴勁兒就甭

提了。后来根据张厂長的意見，又用长鋼絲來試驗了一次，并且放它一天一夜，看它变形不变形。結果，一切又都好。波紋卡具完全試制成功了，厂里就决定大量制造。这种簡簡單單的波紋卡具，咱們自己的机配車間完全可以作。卡具一大批一大批地出來，軌枕的生产也大大提高了。从每天生产十五根到每天三十根，一直到每天六十根。就这样到三月中，試制两千根軌枕的任务如期完成了。

事后，咱們厂的技术人員還說：“工人好搞，成了更好，不成就拉倒，也不难看。可我們呢，要搞不成，可就說不过去了。”技術人員就這樣顧慮這顧慮那地怕栽跟头。咱們土专家却不是那样，在任务面前，就是敢想敢作，不怕这一套。結果，不就用土办法解决了大問題嗎？領導上为了鼓励老佟大胆創造，发給他五十元奖金。后来，开了一个座谈会。他在座談会上說：“这次成功离开誰的帮助也不行。”还說：“咱們是試驗車間，要是創造發明能在这兒搞出来，对全厂的好处可就大了。”老佟給大家作了好榜样，这次会以后，全車間很快就出来了十几項新发明。

老佟只念过三年私塾，怎么能有这么大成績；哪兒来的这么大鑽劲呢？誰都愛問問他這個問題。一九五八年六月，苏联《真理报》記者訪問他的时候，也問过他：“什么思想支配你去創造？”老佟挠挠头发，笑笑說：“也說不上什么思想，我就觉得自己是个共产党员，眼巴巴地看着五、六十号人在那兒窩工，总不是个事兒。”他还說：“任务么，不能含糊。我老佟头拱着地也要完成的呀！”

象試制波紋卡具这样的活兒，老佟干的还多着咧！从他进厂以后，創造发明是一件緊接着一件。他在干保溫工作的时候，原来加蒸氣时要用草帘子蓋。草帘子經過蒸氣一蒸，又軟又重，工人抬上抬下很不方便，而且使上两、三次后，就得換新的。他

就想出了用两张席子夹上桐油紙去代替。結果，既輕便，又省錢，一張可用一季。另外，他还創造了管枕車間的蒸氣熬油箱，改造了瀝青鍋等。

老佟有那么多貢獻，大伙兒就把他選為代表，出席了全國鐵路先進工作者代表大會和全國先進生產者代表大會。最近，他又改造了鋼絲組吊架，創造了卡具伸縮档、千斤頂升降小車等等。他見到了毛主席幾次。他告訴我們說：“想不到我這個从小就給財主扛活兒的穷小子，現在見了毛主席啦！”

提起老佟的過去，那可真是受苦人咧！從他能勞動的時候起，就給地主扛活。吃不飽，穿不暖。太陽還沒出來就去上工，還得先給地主的水缸挑滿水；天黑才下工，又得伏侍地主家的牲口。干一天活兒，掙的錢还不够買包洋火。窮了，地主老婆還說：“這年頭兒，誰雇得起人，你想找个管飯的地方還沒有呢！”可是，老佟哪裏能吃得飽啊！爺兒倆掙下的錢，一家人還吃不上一頓飽飯呢，沒辦法，就撿野地里的杜梨，摻在混合面里吃。杜梨跟木頭一樣，放在碾子里一轉，劈喇叭喇地直响，就生把這玩意兒磨碎了，和在混合面里蒸窩窩頭吃。杜梨吃在肚子里，這滋味真叫難受呀！可是那時候，還有人從馬糞里抖落高粱大麥吃哩！一談起過去那些事兒，老佟难受地說：那個苦啊，就別提了。在那時候過日子，跟牛馬一樣；可是馬糞里的糧食，牛馬也不吃啊！他看見咱們廠子有新從南口學校來的同學，嫌工資少地位低，成天磨洋工，不好好干活，就說：“這些人！要是嘗過以前那些罪，就不會這樣了。”他主動地找這些同學來談，把自己過去的經歷告訴他們聽，要他們好好地干活。好几个同學當時還感動得直掉淚呢！

咱們的老佟，就是这样一个一心一意為工厂、敢想敢干又肯鑽的土專家，是咱們全厂工人的一面又紅又專的旗幟。

(列織文談 賀瑞君、楊天石整理)

朱副主席來厂

(一)

紅十月战斗的第十七天，藍天上飘着朵朵紅霞，阳光格外明亮。全厂的职工，精神抖擞，飽含激情，战斗在两个战场上。
在炼鋼战场上是：

百座土爐平地起，
紅紅鋼水日夜流，
三千大軍齐奋战，
不奪鋼材誓不休。

在生产战场上是：

技术革命开紅花，
缺料也能想办法，
土洋結合造机器，
跃进路上如跑馬。

就在这个火候上，一个使人兴奋的好消息传遍了全厂。人們在隆隆的机器吼叫声中，互相传告着：“我們敬愛的朱副主席

来了。”

这消息給干勁不足的职工馬上又增加了万倍力量，象东风吹起万頃巨浪，使全厂的生产和奪鋼高潮，达到了沸騰的頂点，于是：

馬达的轟鳴更加激昂动听，
工人操作起机器輕快如风，
生产指标长起了紅色翅膀，
炼鋼爐前舞动起鋼鐵巨龙。

工人的心，馬达的轟鳴，新的生产紀錄，鋼鐵巨龙……一切都在欢呼！它欢呼朱副主席的到来。

朱副主席来了。人群里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站在我身旁的張老头，朝着朱副主席走来的方向跑去。朱副主席似乎早已理解到这个白发蒼蒼、驟然年輕了許多的老工人的心情，亲切地伸出手去向他握手。

張老头已經是年近六十岁的人了，一輩子受了近五十年的苦，在旧社会，挨过打，失过业，甚至穷得連老婆也养不起。解放后不仅使他翻了身，还連續三次被評上先进生产者，現在他能和領袖握手，又怎能不愉快和激动呢！

(二)

朱副主席关心职工和每項平凡的劳动。在厂里短短的两个多小时，副主席一刻也沒有休息，走遍了每个車間，反复地了解产品性能，然后作了宝贵的指示。

在“先張式預应力梁”工地上，副主席一手撫摸着堵头上的鋼絲，一边微笑着听总工程师張志良同志的彙報。

“‘先張式預應力梁’是工厂的新产品之一，能够比一孔鋼梁节省近百分之七十的鋼材，比起一孔‘后張式預應力梁’来，还能再节约鋼材百分之二十三，而且大大縮短了生产周期呢！”张志良同志彙報說。

“我們的各项事业大有发展前途，只要思想解放了，許多困难都能克服。”副主席簡短地指示了几句，看了看“預應力梁”的庞大身躯，接着問：“一孔梁有多重，成本是多少？”

“重一百四十四吨，一孔成本是二万零六十五元。”車間主任张玉鎮同志答道。

副主席微笑着說：“可不可以使梁再輕一点？使成本再低一点？”敬愛的領袖對我們的工作是多么关心啊！指示是多么細致周到啊！

接着，副主席来到高大的制管机前。制管机上的毛布，正在有节奏地轉动着，它把石棉和水泥的合成液体，均衡地送到成形軸上。不到一分鐘功夫，一根石棉管就誕生了。副主席仔細地看了石棉管的生产过程，向站在身旁的张志良同志問：

“石棉管的性能怎么样？主要用途是什么？”

“石棉管具有强度高、重量輕、价格低廉、耐蝕、絕緣、能代替鋼鐵管材在多方面使用等优点。如果按生产設計能力計算，一年就可以节约五万二千吨鋼材。”张志良一口气回答了朱副主席的問話。显然，他也无法掩飾內心的激动和喜悦。

朱副主席点了点头，微笑着說：

“这种产品應該多多生产！”

(三)

副主席来到一吨轉爐旁，这台轉爐昨夜才正式投入生产，放下了首次战功。老工人魏茂桐等正在进行修爐工作，朱副主席

走上前去，亲切地拍着魏茂桐同志的肩膀问：

“身体还好吗？”

“很好。”魏茂桐同志红着脸回答。

“应该注意身体。”朱副主席再一次亲切地嘱咐。

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办公楼前的花园里已经站满了等着欢送朱副主席的人群，其中有子弟小学的少先队员，有听到消息后从宿舍赶来的倒班工人和退休老工人。人们都在兴高采烈地讲述着一九五六年朱副主席来厂的情况。

朱副主席从办公楼门内走出来了，人群里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大家都高喊着：“共产党万岁！”

朱副主席迈着稳健的步伐，微笑着从欢呼的人群中漫步走过。他老人家象知道群众心事似的，向大家招手，直到厂门口，才乘上汽车，向工人同志们告别。

（四）

朱副主席走后的第一个早晨，厂大门口出现了一排排的喜报。第一块报喜牌上，就有了用斗大的红字写着的：机配车间一吨转炉创一夜炼钢五吨的最高纪录。原来，当炼钢工人夜晚上班时，知道朱副主席来厂，并视察了炼钢炉的消息后，顿时干劲冲天，把原订二十日出钢的计划，提前了三天。

第二块报喜牌上写着丁梁车间职工的决心。他们写道：“我们一定遵循朱副主席的指示，力争降低成本，十月超过产值十万元。”

除了颜色鲜艳的报喜牌外，墙头上还贴满了笔迹未乾的大字报。这是各车间、各工组以及个人的保证书和决心书。

在党的英明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全厂的三千多名职工，誓做跃进的先锋。一个更大的跃进高潮掀起来了。 （杨洪钧）

从无到有的丁梁车间

在我们厂子里，管桩车间是个呱呱叫的车间，宽阔的厂房，陪伴着高大的烟囱，是个机械化与半机械化的生产车间。在它旁边原来是一片荒地，地势低洼，杂草丛生，是淤塞了的北河河道。

不过五年光景，丁梁车间从无到有，从旧河道发展到今天的大车间，这当中有着一段不平凡的过程。

(一) 白手起家

随着我国工农业大跃进，我国要新建设的铁路真是一日千里，一九五三年，铁道部向桥梁厂提出了一项新的任务，要在年内试制钢筋混凝土桥梁，并生产六十孔，供应新线建设，这是一个极不平凡的任务。

当时我们什么也没有，只有北河河道一大片荒地。对于新技术、新东西，就是工程师们，也只有从书本上见过它，总之，什么都是陌生的。但是我们要白手起家！

混凝土搅拌机和两台电焊机，就是我们的全套机器设备。用两根大杉木杆绑起来的人字扒杆，就是我们的起重机器。

但是，大家没有被困难吓倒，我们大干而特干起来！刘树明同志，当时的车间主任，因为他当过钢筋工，就被分配到钢筋工区，和工人一起砸铁棍，抡大锤，裁切钢筋。李宝瑜技术员，变

成了木工，何叔良工程师变成了混凝土工。大家还不大懂，大家都在摸索。但工程进展得还不算慢，一片两片鋼筋混凝土桥梁被造出来了，接着又是两片梁，陈放在現場上了，我們就是用土办法白手起家，开始了生产的。

（二）向質量宣戰

梁做出来了，一系列的技术难关，一个个地被大家闯过去了，但是接着而来的困难又擋住在我們面前：混凝土的質量出了毛病，連工程师也被难住了。大家看着梁身混凝土上，麻面蜂窝似的小洞，誰不着急呢？新綫急着用梁，鐵路过不了河，而我們的梁却躺在病床上！

“懂”总是从不懂来的，于是大家就坐下来研究。木工提出了木模上升天窗的先进办法，立即試驗起来；混凝土工人也總結出灌好混凝土的工作方法。这些联在一起，变成了一套活的操作規程。

困难退却了，有缺陷的梁被修补好了，一孔一孔的梁，被装运到各地去了。列車从我們制造的桥上过去，奔向祖国的四面八方。

（三）成家立业

車間原来簡陋的基础，已經不能适应当前的形势了，为了更好的生产，在一九五四年冬季，決定改建車間。

大家都沒有設計一个車間的經驗，晚上車間办公室里聚集着車間主任、領工具、技术員、老工人、青年工人等，他們围在一张草制的布置图旁边，討論着，爭論着。他們在討論着自己車間的设计，怎样干活方便，咱們就怎样布置。

在鐵道部苏联专家办公室里，布朗可夫同志听完了每个設

計的細節，便說出他自己的意見和建議。整整九個鐘頭，終于从九個方案中，確定了一個比較完善的方法。

設計方案定下來了，設計圖紙還沒有來得及下達，首先得勘查地下土壤的結構。

張玉鎮同志當時是鋼筋領工具，負責在場地挖坑取土樣，這時已進入冬天了，挖地五公寸就見水。抽水泵不停地抽着水，土坑一寸一寸挖下去，挖得越深就越冷，冷得換着班下去挖。老張先下去了，恨不得一下子就挖到土壤試樣的深度。然而，土總是要一鍬一鍬地往上送呀！下班的汽笛响了，廠里的工人們都整理好工具回家了，但在鋼筋工區負責挖坑的工人們却更加緊張起來了。土壤結構晚一天弄清，工程就得晚一天進行，今天非挖好這個坑不可。

設計圖紙下來了，青年組成了突擊隊，突擊基礎土方工程，並且進行了小組競賽。張儒林小組挖基礎坑，一下子每人平均挖了六方土，這消息在工區上頓時傳開了。馮傳勝急了，他們一定要趕先進，可是小組的人并不整齊，有幾個嘟嘟囔囔地不齊心。老馮就鼓動道：“張儒林小組一個坑挖下去一半了，咱們才干了這一點兒，大家學他們快干吧。”他棉褲也脫了，只穿着小褲衩跳下泥水坑，拿起鐵鍬就一個勁兒地挖開了。小組的人被他帶動起來了，上午老馮組沒有趕過張儒林小組，到下午老馮他們却已趕过去了。工地上的突擊隊開展了火熱的競賽，挖到五公寸深，就見水了。冬天水很冷，但是，大家排除困難，工程進行得更緊張了。

三個月的時間，我們的車間就象個樣兒了，於是，我們的勁頭更大了，每月都超額完成生產任務。

這幾年，我們車間配合新線建設，先後提供了上千孔的鋼筋混凝土鐵路橋梁。

(四) 向国际技术水平进军

一九五五年十月，我們苦戰了三個月；“后張式預應力鋼筋混凝土梁”試制成功了。但另一个更大的困難，又擺到了我們的面前。那就是：目前在國際上還是一個爭論的課題——壓漿工藝。我們找遍了各種技術資料，進行了多次的試驗，可是一次、兩次地都失敗了。

張玉鎮同志這時已擔任了車間主任。他一天到晚和工人一起圍着壓漿機轉，滿頭滿臉都是水泥漿。幾天过去了還是想不出好辦法來。這問題咱們能克服嗎？技術員老姚有些懷疑了。可惱的是他翻遍了資料，也不能為現場提供出一點好措施。他直瞪着大家，好象在問：“能想個辦法嗎？”第三天上，大家認真地討論出二次壓漿的辦法來了。試驗的結果完全證明這種“土工藝方法”是很好的。老姚有活干了，立即總結了經驗，作為臨時的操作規程。

“后張式梁”正式投入了生產，豐富的施工經驗須要總結成一套比較完善的操作規程。

張主任主持了這個預應力工藝規程的會審會，檢查員周永祿、領工員周文貴、預應力小組的老工人等都參加了。規程草案是技術員老姚提出來的。周文貴等都捉摸我們工人參加這樣的討論能成嗎？我們管得了什麼？工人們都覺得自己理論差，審不了規程，只好听听罢了。但工人們在會上聽到了報告的規程草案之後，立刻爭論開了：熟悉實際操作的是工人，他們有的認為這一條不符合實際情況，有的認為那一条文字上沒寫着，須把實際情況說清楚；而有的，却干脆認為應作幾點原則上的修改。

規程草案修改得精確完善了，周永祿有感觸似地說：“技術再深，也逃不了一個理，咱們工人有實踐經驗，也能談理論。”

不久在唐山鐵道學院的實驗室里，舉辦了一個研究預應力工藝的技術會議，出席會議的都是些高級工程師、教授、講師等。數來數去，就數咱們廠參加的幾個人學識最淺，理論最少了。當會議上討論到關於科學理論在工業生產上的應用問題時，大家都聯繫到丰台廠的工藝規程上來了。結果，我們象小學生考試得了五分似的，高高兴興地回廠了。途中技術員老姚心想：這規程要不是經過了群眾的會審，怎麼會制定得這樣好，這樣完整？技術依靠群眾，就能創造奇蹟呀！

(五) 大躍進

一九五八年是大躍進的一年，黨提出的敢想、敢干、破除迷信的口號，鼓舞着大家。六月初，咱們提出了試制先張式預應力鋼筋混凝土梁新產品，作為“七一”向黨的獻禮；雖然當時設備資料圖紙一件也沒有，可是大伙兒都信心十足。

原來的車間技術員姚訓惠同志，几年來在黨的培養下，被提升為工程師。這回他把辦公桌、畫圖板都搬到離現場不遠的一間小屋內來了，一來離現場近，二來也好和工人們商量。姚工程師和三個下放干部，都參加了試制先張式工作組的工作，沒有產品設計圖紙，跑遍了有關的單位，都扑了空；怎麼辦呢，我們自己動手設計！這時候距離“七一”還只剩二十四天了。

在余工程師的協助指導下，大伙兒就緊張地干起來了。不知怎的也不覺得天熱了，工作多也不覺得累了；兩天半時間突破了設計難關。圖紙下來後的第一個工序是木工製造模型，按老規矩是應先由工程師畫出模型設計圖後，再由木工開工製造。但時間太緊，不能按老規矩辦事了，於是木模的設計和施工統統交給木工師傅了。王福才、謝玉海，都是五十多歲的老木工了。雖然這幾年來，總是和模板打交道，對工程師們設計的模型圖紙，也能

看出問題來，但这双干活的手，从来沒画过图紙呀！就一下子要把設計与制造的重担子全部挑起來，都有些担心。沒有理論，憑实际經驗能行嗎？老师傅的心不平靜起来，可是，任务由不得你考慮这些了，得馬上动手干！好吧！三个臭皮匠湊成个諸葛亮，咱們是集合群众智慧，大伙兒商量着干。王福才老师傅放开了大样。这里不用立柱了，一木支千斤，改用三角架子，看样子也不成問題……。木工們緊張地干起来了，就这样工程才有了进度，設備、零件都突击搞出來了。第二天早晨現場就开工了。

時間已是六月三十日的晚上，工地上安上了探照灯，木工开始安装模型。王福才、謝玉海这两位老将，直围着模板打轉兒，这模型是用他們自己的手画样、設計出来的呀。

报社的記者也來到現場，“七一”獻礼的消息已經寫好，排字間就等着这里的電話。在办公室里李师傅从新調配了一下劳动力，又估量了一下工作量，再有一个多小時便可以完成任务。大家心中有了数，劲头更大，果然又工作了不到一小時任务就基本完成，只剩下最后一道工序澆灌混凝土了。木工們背起了工具，笑嘻嘻地对混凝土工說：“这回看你們的了。”

混凝土工早两个鐘头就来了，見木工活一完，就說：“瞧我們的沒問題！”便紧接着干起來了。“七一”獻礼的任务完成了，木工跑上去和混凝土工握手，有的拥抱，大伙兒都欢呼起來。

东方呈現了魚肚色，“七一”的曙光照着我們的新产品。它比后张式梁节省鋼材百分之二十三，节省人工百分之六十，縮短工期百分之三十五，它达到了先进技术水平。

(六) 大建厂房

先张式梁試制成功了，接着就开始了大生产。旧基础适应不了新要求，設計工作又在进行着。我們要开辟一个半机械化的

大生產場地。現場工人听了設計方案的传达報告後，反復討論着細節設計，勁頭都上來了。历年來丁梁車間的露天生產的老規矩就要被打破，从此下雨起風，天寒都不怕，這有多好哇！用半機械化來代替了笨重的体力劳动，這是我們工人日夜渴慕已久的事兒。

生產建廠雙躍進，這天晚上要灌造幾個加力床的混凝土。還沒動員，大家磨拳擦掌都來了。混凝土離攪拌機遠，材料都要兩個人一筐一筐地抬着走；但白天預備好的抬筐却不够用，原來大家嫌兩人抬一筐不夠勁兒，自己找來布兜子，一人挑起來了；而且來回小跑步。這時趙書記和劉廠長來看我們，大家干得更歡騰。吃飯時黨支書、車間主任剛放下抬筐，就當上了服務員，給大家盛湯、檢馒头。

建廠鋼料缺乏，從哪兒來？大伙兒滿廠找廢鐵板。艾景山工程師在半道上看見一小塊廢鐵板，就扛回來放到鉗工房。心里盤算着，這塊鋼板用在什么地方，然后一小塊一小塊都拼焊起來。

年產一萬方的預應力混凝土車間建成了！厂房、天車、高大的烟囱，多漂亮！多宏伟！理想終于變成了現實。工人們摸着机器，瞰着厂房，笑得合不上嘴。

蘇聯專家莫紐斯柯同志，也到我們車間來參觀。當時，我們正規劃着一個年產量更大的車間。感謝蘇聯專家送給我們“躍進式”生產工序厂房的設計。專家病了，還出席了我們規劃的審查會議；大伙兒為了紀念專家的帮助，把新建的五萬方混凝土年產預應力梁的大車間，命名叫“中蘇友誼車間”。

嶄新的厂房，机器有节奏地轟鳴着，工人們愉快地操縱着机器，成千上萬孔的桥梁從車間里生產出來。讓祖國社會主義的勝利列車，在我們製造出來的桥梁上飛馳前进吧！

（吳永春、張玉鎮、姚訓惠、閻永志、周文貴、佟永春）

編 后 記

《長橋萬里》是在黨的領導下，丰台橋梁工廠全廠職工積極參加寫成的一部工廠史。

《長橋萬里》的誕生不是偶然的。

在一九五七年，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向黨發動猖狂的進攻時，我們廠的許多職工，為了捍衛黨、捍衛社會主義事業，他們自動地組織起來，述說自己的亲身經歷，用鐵一般的事實，駁斥右派的謬論。

工廠黨委及時地作了研究，認為：老工人講的經歷是很寶貴的材料，應該記錄下來。如果將有關工廠的建立、發展、壯大和工人生活、鬥爭、成長的過程系統地加以整理，將不仅是反對右派的強有力的武器，同時也將是一部工人階級自我教育的好教科書。於是黨委熱情地支持老工人，並且發動群眾人人都來回憶編寫。在這基礎上，組織力量，成立工史編寫小組，舉辦工史展覽會。

職工們聽說要編工廠史，許多人自動報名參加了。他們積極提供材料，組織座談，有的還提筆寫了起來。更有同志拿出過去討飯用的碗、打狗棍、破衣、破褲等放在工史展覽會上。在全廠職工努力下，僅用兩星期的時間，寫成了工史初稿。經初步修改後，在一九五七年九月的工廠《橋梁報》上陸續發表了。儘管時間倉促，材料搜集得不細致，不全面；但仍然受到職工們熱烈歡迎，他們要求增印小報份數，要求印成單行本。

一九五八年暑假，北京大学中文系五五年級的同学，來厂帮助我們修改与补充，經過两星期多的紧张劳动，完成了約十万字的第一次修改稿，奠定了《长桥万里》的雛形。以后北京市文联文学組又进行了閱讀，找老工人談話，研究初稿中尚存在的問題。去年十月份，又再次广泛地动员群众进行补充。用半个月的工夫，群众又写了上千篇的厂史片断，大大地充实了厂史內容。最后，在市文联文学組的具体帮助下，进行修改、加工与定稿。

《长桥万里》現在出版了，这是我厂全体职工值得高兴的一件大事。我們想借此机会，代表全体职工，謹向不辞辛苦、热情帮助我們修改与补充的北大中文系同學們、北京市文联文学組同志們致以衷心的感謝。

《长桥万里》和讀者見面了，由于編者水平低浅、由于很多老职工已經离厂，所以內容上可能会有不妥当和不全面的地方。我們热忱地希望讀者提出宝贵的意見，以便有机会加以补充和修改。

中共丰台桥梁工厂委员会宣传部

一九五九年三月

